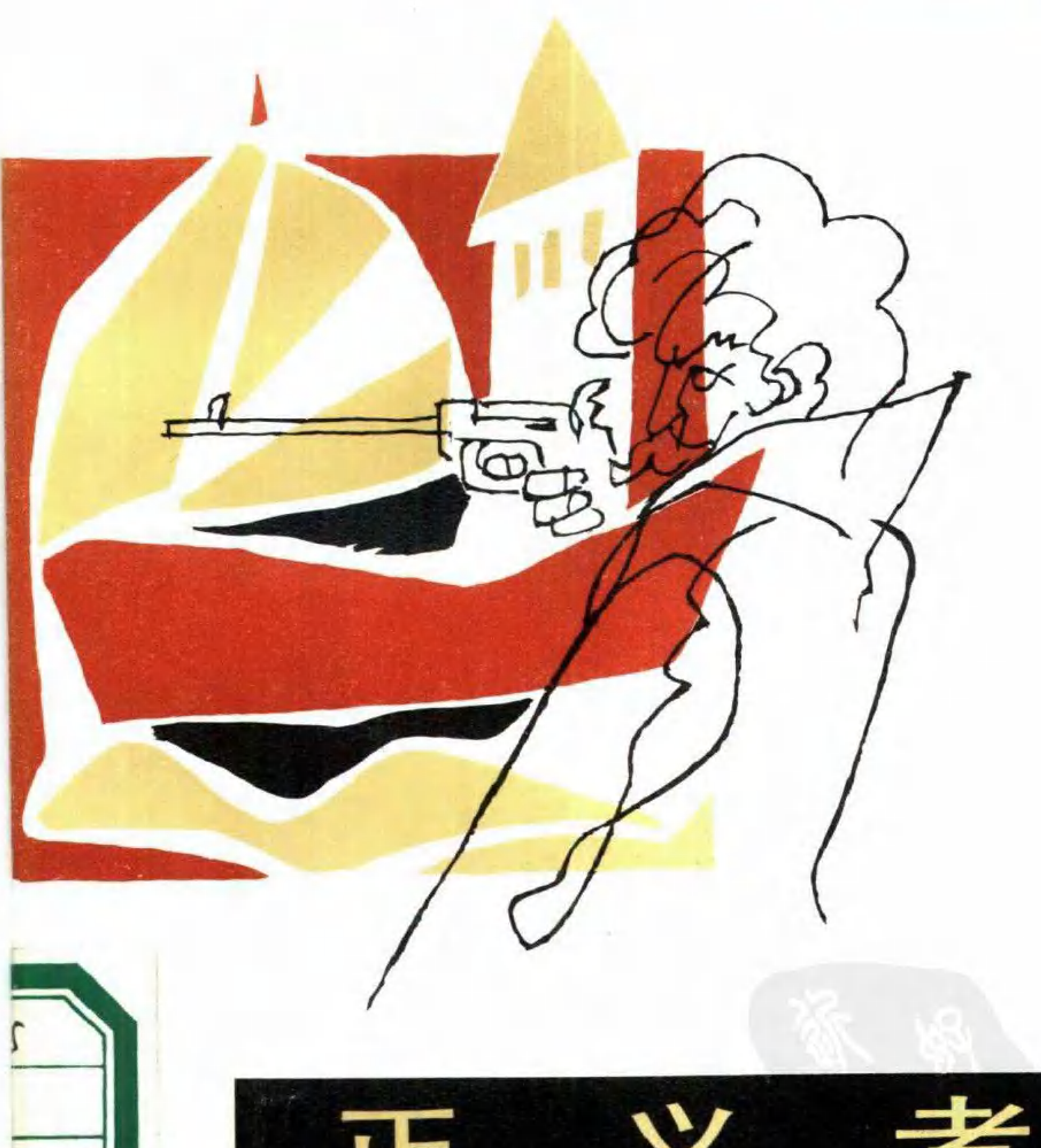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正义者

加缪 著 李玉民 译 漓江出版社

F·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正义者

加缪 著 李玉民 译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　　帧：刘绍荟

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
正　义　者
阿尔贝·加缪著
李玉民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25　插页2　字数 142,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7,200 册
书号：10256·186　定价：1.45元
定价：1.[illegible]

· 译本序 ·

从西西弗到正义者

柳鸣九

西西弗，神话中的一个国王，被众神判决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由于本身的重量，巨石总要滚下山来，于是，他又得把石块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众神以为，再没有什么惩罚比这无效的、没有尽头的劳役更为可怕的了。人啊，这就是你的生存状况的形象与缩影。

一个廿九岁的思想者在他的名著《西西弗的神话》里这样宣称了他对人类生活的思考。这种思考，肯定不是我们的哲学，然而，它却很有震动与搅翻人心的力量，事实上，它在自己国度里对整个一代青年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这个思想者就是在法国几乎与萨特齐名的加缪，这个集子就是他的主要文学实绩之一。这作品

集决不是通俗文学趣味的宠儿，它在我们这里既不会象奇案小说那样引起轰动，也不会象侠义小说那样得到畅销，它反倒可能另有一番际遇，可能象萨特的某些作品一样，或被侧目而视，或遭非议责难，然而，不论怎样，它肯定将引起爱好思索的读者的注意，并且作为一本具有思想品格的书而获得持久的生命。

书是读者所有的。读者对书的需求与趣味有各种不同的层次，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书籍必须有不同的种类与层次。每个作家，不论本人是否自觉，总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精神需要作为自己写作的目的。由此，在书的世界里，也就有高与低、雅与俗、严肃与消遣等等的区分了。

加缪显然不是为消遣与娱乐这一层次的需要服务的作家，他甚至不追求有趣与引人入胜，似乎他并不希求成为一个具有艺术魔力的文学家，而一心追求思想家的境界。他总致力于表现一种哲理，这是他主要的压倒一切的目的。于是，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一种不事工巧、不重词章、不披挂任何华丽的外表、不涂抹任何夺目的色彩，而一任思想的火星在冷峻的文体里闪现的风格，就象一块阴沉单调的色布，上面闪烁着无数的光点，构成一片发出某种信息、启示着人们思想的灵光。他是没有什么艺术性的，但善于穿著的人不正是穿著得最不引人注意的人吗？

加缪的作品并不多，主要的不过有这样几种：小说《局外人》与《鼠疫》，散文《西西弗的神话》与《反抗的人》，此外就是这个集子里的戏剧三种了。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却奠定了加缪在法国廿世纪文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数量不多的作品而不朽，这是文学史上一种常见的令人深思的现象。考其原因，不外是或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社会的状况风貌，或具有足以打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的思想力量，或以精湛的艺术性而能经受时序的磨损。加缪属于以思想力量见长的那一类，他的作品无一不高度凝结着思想，而且，在他作品里表露的思想并不是泛泛的、杂乱的、分散的，而是执着的、聚集的、或系统的。他所集中思考的问题是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他在自己的作品里，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形象描绘加以表现的，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哲理。

什么是加缪的哲理？《西西弗神话》是他哲理凝聚的地方，我们还得回到这个"罗陀斯"岛上。

在加缪看来，现实世界是不合理的，不理想的，人与这个世界不协调、有矛盾，人在世界上并不感到是在自己的家乡，而有一种陌生感，他被剥夺了自己的希望，世界对他的希求不作任何回答，他在这里的生活就象是西西弗的劳役，世界对他的任何努力都不给予任何报偿。这就是加缪所指出的"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亦即他所

谓的“荒诞”。“荒诞”说是加缪哲理的核心，而荒诞则是产生于人的呼唤与世界无理性的沉默之间的对立”。这无疑是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哲学，甚至显得有点阴沉，看不到欢乐，只看到痛苦，看不到希望，只看到周而复始，没有尽头的劳役与绝望。不过，要更深入地说明这荒诞说的世界观的性质，关键在于对“荒诞”的理解。的确，加缪所指的荒诞，既不是完全在于人，也不完全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不协调的、不合理的对立的关系。但是，假如世界是人的希望之乡，是人感到亲切与和协一致的祖国，荒诞也就不会存在了。因此，如果我们不迷失在加缪的哲学概念的迷宫里的话，那末，可以这样说，加缪所思考的荒诞，实际上仍然是来自现实世界的荒诞。从这个理解出发，就更能清楚地说明加缪建立在荒诞说之上的文学形象，也只有从这个理解出发，才能说明加缪在人应如何对待荒诞的问题上的认识的发展。

人面对着这种荒诞应该怎么办？加缪思考的重点与他哲理的核心就在于此，他的文学创作即使不说全部，至少也可以说主要的都以说明与解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为目的。

借以表现人类命运的是西西弗，借以阐明人生哲学的仍然是西西弗。“我把西西弗放在山脚下，人们总是看到他的重负”，面对着那无效的、永无止境的劳役，加缪的西西弗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他对自己苦难的处境有清醒的意识，他了解自己悲惨命运

的全部内容，也为此感到痛苦与烦恼，然而，他却以极大的坚毅仍不断地把石块推上山顶。"爬上山顶所要作出的艰苦努力，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从这里西西弗又感到了幸福。于是，西西弗既是一个背负着命运重担的形象，又是一个永远没有被这重负压倒的形象，他正视荒诞的命运而又对荒诞的命运表示了藐视。在这个神话英雄的身上，加缪所突出的是他那种"清醒意识"，照他看来，"这种清醒意识给西西弗带来了痛苦，同时也造成了他的胜利，没有任何命运是不被藐视战胜的"。这样，通过西西弗神话，加缪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是的，事情就是如此；是的，世界是荒诞的，但是，不要对神有任何期待。面对着这无情的命运，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意识，要对它表示藐视"，而清醒的、对荒诞的藐视，也就成了加缪一系列文学作品的基调。

《西西弗的神话》中的哲理，首先带来的是加缪的著名小说《局外人》。这两部同在1924年问世的作品，其实就是孪生兄弟。如果说《西西弗的神话》中的英雄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的话，那末，《局外人》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的荒诞之中而又表现出了西西弗式的悟性的活生生的现代人。这个公司小职员莫尔索周围的现实生活完全是平庸、灰暗、委琐的，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外表下，存在着矛盾、不合理与荒诞，莫索尔自己的生活，无疑也是荒诞的一部分。他在海边糊里糊涂、莫明其妙开枪打死了一

个阿拉伯人，是由于阿拉伯人的恶意？是由于他自己惊慌失措？是由于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的照射使他生理上有变态反应？总之，这是加缪用来表现生活荒诞性的一个有力的情节。如果说，这种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的荒诞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末，莫尔索所遇到的控告、审判、舆论指责以及他被卷入的法律程序、法律机构，则更是充满了达到荒悖程度的荒诞，而所有这一切却恰巧是以正常合理的面孔出现的，得到人们的接受、赞同与支持。其实，荒诞并不太可怕，也许真正可怕的就是这种对荒诞习以为常的荒诞。加缪企图以莫尔索这个小人物来打破这种把荒诞视为正常的蒙昧，他不承认、也不接受现实的合理性，而是看透了它的不合理性与荒诞，达到了彻悟的境界："我看上去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对一切都有充分的把握，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即将来到的死亡，完全了如指掌"。因此，他以一种冷漠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以冷淡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被判处死刑，甚至在临刑之前认为："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还是幸福的"。彻悟就是幸福，彻悟就是胜利。在莫尔索对待荒诞世界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后面，加缪所要表现的，就是一双冷冷的、看透了一切的眼睛，一种对荒诞的藐视与一种精神上的坚强。显然，在他看来，彻悟之后脱俗的坚强，对荒诞的现实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对抗力量，它以其藐视而优胜于荒诞。

著名的文学传记作家、评论家安德烈·莫洛亚，

曾经把本世纪人类的经历形容为西西弗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尽管并非尽如人意，境况似乎还不错，“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四年，巨石滚下山脚，西西弗鼓起勇气再操起他那永恒的劳役，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一次粉碎了希望，巨石又压倒了一切”。在《西西弗的神话》与《局外人》问世的 1942 年，“世界从没有象这样荒诞”：大战正在进行，法国被占领，暴虐的法西斯势力气炎正盛。“西西弗呆在山脚崩塌的岩石下，筋疲力尽，沮丧万状”。正是在这个时候，加缪以这两部作品向人类指出人类的状况，提倡一种清醒的意识与藐视的态度。无疑，这既强有力又软弱无力：说它强有力，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精神力量，说它软弱无力，则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而并没有反抗的行动。

在说明了《西西弗的神话》与《局外人》之后，要理解这个集子里的前两个作品：《误会》(1944 年)与《卡利古拉》(1945 年)，就比较简单了，因为这两部作品基本上属于《西西弗的神话》的阶段。

对于《误会》，请你不要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剧本的情节上，以“母女开黑店，害人害己，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之类的逻辑，织成一个严密的罗网套在它的头上；请你多注意作者发出的信息，让开黑店的母女两个人物发出的信息，关于荒诞的信息：“人世是不合理的”，“这片幽深的没有阳光的土地，人进去就成为失明的动物的腹中食，总不能把这种地方称为

祖国”，“任何人从来没有承认的秩序是命定的”，“人在这里，目光四处受阻，整片土地的形状，只适于脑袋仰起，眼神哀求”，“在这片土地上，一切都无定准”，“这个世界是为了人在这里边死的”等等。这些信息，一再重复了《西西弗的神话》中的基本思想：世界是荒诞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荒诞的，现实世界不是人的祖国，人被剥夺了希望，人在现实世界上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而已。当然，哥哥回到故乡，准备接母亲与妹妹到富裕的海边，但渴望到富裕的海边去生活的母女却正是为了筹集必要的钱款而谋财害命、误杀了自己的亲人，这更是荒诞生活触目惊心的一例。只要不现实主义地拘泥于开黑店的具体情节。而把这视为一种象征、一种格局，那就不难看到，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相悖、动机与效果的相悖，实际上是大量地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甚至在亲近的人与人的关系中。如果要说剧本中的故事是荒诞人生之一例，那末，这首先意味着世界的荒诞是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的。

在这里，加缪又回到了他清醒意识的主题。他让母女二人特别是女儿充当这种哲理的阐发者。面对冷漠的世界，她主张以冷漠相对：“对所有的呼声都要充耳不闻，要及时加入顽石的行列”；面对命运，她声称：“我不跪下”，在不合理的人世中，她学会了“蔑视一切”。因此，她“根本不承认爱情、快乐或痛苦”，在她看来，人面对荒诞“为什么要向大海或向爱

情呼唤”？为什么要有“柔情”与“眼泪”？她明确地表示：“眼泪使我反感”，“一想无论什么类似人类的柔情的东西，我就感到怒火中烧”，“不愿意与那些沉湎在失而复得的柔情中的人群为伍”。在这种阴沉、严峻、冷漠的人生态度的后面，同样是一双逼视的、看透了一切的眼睛，是对荒诞的深深的厌弃与对世界的极端的悲观、绝望。所有这些，与《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莫尔索仅止于精神上的彻悟与看透而已，在这里，少女玛尔塔却有了行动与“对抗”，她回答荒诞的是“恶”，是她的“恶”的方式，她谋财害命的营生，甚至在她误杀了自己的哥哥之后，她还能冷漠而残忍地说出这样的话：“即使我认出他来了，事情也不会有丝毫改变”，“面对一个陌生而冷漠的哥哥，我是不会低下头的”。然而，她的行动与恶的对抗，既不能改变荒诞，也并不能使自己幸福，而只能加深荒诞，自己也悲惨地沦于毁灭。

《卡利古拉》以古罗马暴君故事为题材，但是，请你不要把这个剧本当作现实主义的历史剧，也不必去把罗马历史上的暴君与剧本中的主人公加以对比，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差别中去立论，作出现实主义的分析与评判。除了剧中人物披着罗马的衣装、除了主人公把杀人当儿戏似乎与暴君有些相象外，其他就没有什么相同了。这并不是历史剧，而是寓言剧、哲理剧；主人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暴君，而是哲人。

说他是哲人，因为剧中一个人物曾经指出："卡伊乌斯是个理想主义者"，还因为加缪把十七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喀的著名哲理放在他嘴里，他声称认识到了一个"极其简单、极其明了、有点儿迂拙，但是很难发现"的真理，那就是："人要死亡，他们并不幸福"。巴斯喀认为，人的伟大"就在于他知道他会死"；同样，西西弗的伟大，就死于他知道巨石又将从山顶滚下来：而卡利古拉之所以不是暴君的象征、而是哲人的象征，就在于他体现了巴斯喀的哲理，体现了加缪的西西弗式的哲理，体现了加缪关于面对荒诞要具有清醒意识的哲理。在剧本里，当舍雷亚对他说："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就应该替它辩护"，他的回答是："这个世界并不重要，谁承认这一点，就能赢得自己"。正因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所以，他指出他们都是"不自由的"，而只有他，对世界有清醒意识的他，敢于面对的他，不断体验到"一阵阵恶心"和某种"味道"——"不是血腥味，不是腐尸味，也不是高烧时的苦涩味，然而这些味全有的味道"——的他，才是"自由的"。从这里，我们再一次听到"西西弗幸福"的基调，听到莫尔索在临刑前自认为"我过去幸福，现在还幸福"的基调。但是，卡利古拉较之莫尔索也有不同，他不仅有了清醒的意识，而且也象玛尔塔一样，有了行动与"对抗"，只不过他的行动与"对抗"仍然没有超出"觉醒"与清醒意识的范围。

他的起点是获得了真理，认识了世界与人生的真相，明确地认定："这个世界，在目前状态下，是让人无法容忍的"，然而，他面前的世人却偏偏"缺乏认识"，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生活在"假象"之中，在荒诞面前，在恶命运的面前，一些人认为理所当然，一些人迷信绝对的善，有些人还竭力要为现存的世界辩护，力求维持与稳定既有的秩序。要改变就必须先看透。如何才能使世人认清呢？他要充当世人的"言之有物的教师"，教世人认识世界与人生那"让人无法容忍的"状况，而他可采取的办法却是一种绝对的、极端的办法，那就是把荒诞的世界、恶的命运的逻辑推行到极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遵循逻辑"。既然世界本是无法容忍的、而人们又麻木不仁，那他就来施行暴虐、任意杀戮，使人深感难以活下去；既然"人不理解命运"，那他就"装扮成了命运"，让人看清命运的面孔。有谁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如此为所欲为？有谁能充当这样一个"教师"？当然只有象他这样在人世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帝王。总之，在他主观上，他的施暴肆虐"就是教育"。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倒真成了恶的化身，荒诞的代表，成了世人必须铲除而后快的暴君。这是他的悲剧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则是，尽管他并不在乎自己作为暴君将死于非命而只求惊醒世人，但他却并没有达到目的，结果是荒诞未除而他自己先死，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理解，最后被刺身亡时

只能自我宣扬地狂呼：历史上见，我还活着！

真能在历史上见？真能还活着？卡利古拉的方式在历史的发展中还会具有生命力？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卡利古拉对荒诞的认识与厌弃是多么彻底，他以恶抗恶、以毒攻毒的方式终归只是对荒诞的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到了疯狂程度的对抗。不论是他这种对抗还是玛尔塔的对抗，在加缪那里，都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清醒认识的问题，还谈不上是为了铲除荒诞的问题，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并且，连解决一个清醒认识的问题有时亦不可得，这实际上就反映了加缪思想上那种严重的悲观主义，反映了他自己面对着荒诞看不到什么行之有效的出路。

加缪的可贵处在于他发展了他的思想与哲理，他哲理发展的标志是他1947年发表的、作为奠定了他崇高文学地位的名著之一的《鼠疫》。在这里，荒诞不再是抽象的，而是比较具体一些了，小说里的“鼠疫”就是世间荒诞的象征，就是世间恶的象征，人类灾难的象征；在这里，人也不再局限于意识的觉醒、精神的对抗，而开始了行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与斗争。奥兰城流行鼠疫，全城的生活与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面临毁灭的危险。人们为了生存，紧张、积极地投入了抗疫斗争，虽然不同的人对这场灾难有不同的认识，但他们都在斗争中表现出可贵的精神与品德，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在

集体的努力下，鼠疫终于被战胜了。整个小说既表现了对荒诞、对恶，对灾难的清醒意识，又提出了摆脱荒诞与灾难的方式和道路，昂扬着一种抗恶的斗争精神与人能够战胜荒诞的信念。而且，人所共知，小说的内容就影射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与反法西斯的斗争，无疑，这里的哲理是积极而有益的，一扫加缪过去创作中那种深深的悲观主义。固然，加缪在小说里认为人可以摆脱荒诞，但不能消灭荒诞，人可以战胜恶，但并不能根除恶，在有的评论者看来，这又是他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的反映，然而，情况不正是如此吗?

在加缪的思想轨迹上，最高点也许要算迟于《鼠疫》两年出版的《正义者》了，它在某些方面无疑是《鼠疫》的一个发展。如果说《鼠疫》中对荒诞的反抗与斗争还只是一个哲理范畴的问题，带有象征的性质，那末，到《正义者》中，这一斗争已经成为社会历史范畴里的问题，带有十分具体的历史的确定性。这个剧本取材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革命党人一次真实的刺杀事件为蓝本，甚至保留了这个事件真实主人公的姓名。在这里，荒诞就是黑暗的沙皇统治，就是充满了奴役、追捕、压迫的暴政；人物对荒诞的认识是清醒而明确的，对荒诞的反抗斗争也是具体而坚决的，那就是要通过投炸弹、刺杀与革命，推翻旧制度，解放俄罗斯。剧本表现的重点并不是刺杀事件的情节，而是人物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加

缪力图描绘出新型的英雄，作为特定的阶级的革命者，他们具有理想主义、革命激情、献身精神与某种悲剧性的崇高格调；作为对抗荒诞的一般意义上的人，他们有坚毅刚强的素质、美的情操、同情心、尊严感与友爱之情。这种英雄带有西西弗的色彩，而又比西西弗更高、更充实、更具体。这种新人形象在法国廿世纪文学中显然是不可多得的，他们肯定会大大缩小加缪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读者的思想距离。还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剧中围绕刺杀事件，提出了革命与人道、斗争与同情、行为与道德准则的问题，他先让这两对关系在主人公的身上尖锐对立、激烈冲突——卡利亚耶夫因见到了儿童而不忍心扔出炸弹，致使革命党人的行动计划完全失败，而后，他又把这两对关系在同一个主人公身上统一了起来——卡利亚耶夫终于还是胜利完成了革命党人的计划，并且以一种崇高的精神英勇就义。这样，加缪就表现出了一种精神境界更为宽广丰富、更为深刻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在这形象上寄托了他自己那种革命与人道结合在一起的理想，这种理想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深思，也必然会引起深思的。

这就是围绕着西西弗的哲理的起点与终结。人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世界，本来就是人自己创造的，是人自己的家乡与祖国，这种哲理却宣布了人在这里被剥夺了希望，象流放到了他乡，这似乎是颠倒了人

与世界的关系，然而，它本身却正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怀有一种绝对理想的反映，正是一种对现实永无止境的不满足的反映。即使它只停留于提倡西西弗式的彻悟，无疑也带有一种变革现实的意向，何况，它还达到了要反抗、要斗争的结论。如果我们把罗马比喻为时代真理的话，那末，尽管加缪的这一条思想轨迹不一定就通到了罗马，但它肯定是通向罗马或朝向罗马的。

1985年6月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出版说明

本丛书以系统地介绍本世纪法国文学为任务，选译各种倾向、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有影响、有特色的作品，以袖珍本形式出版。

目　　次

误　会*

(三幕剧)

* 本剧于 1944 年在马图兰剧院首次演出。

人 物 表

玛尔塔
玛丽亚
母 亲
让
老仆人

第　一　幕

〔中午。旅店客厅，清洁明亮，一切都很整齐。

第　一　场

母亲　他还会来。

玛尔塔　他跟你说了？

母亲　对。在你出去之后。

玛尔塔　他单独一个人回来吗？

母亲　不知道。

玛尔塔　他有钱吗？

母亲　他没有在乎店钱。

玛尔塔　他要是有钱就太好了。还得单独一个人。

母亲　（疲倦地）单独一个人，并且有钱，对。那我们就要重新开张。

玛尔塔　是要重新开张的。不过，我们受累也会得到报酬。

〔冷场。玛尔塔注视母亲。

妈，您样子好怪。这些日子，简直认不出您了。

母亲 我累了，孩子，没什么，只想休息休息。

玛尔塔 家里剩下的活儿，可以全包在我身上。这样，您就能整天整天休息了。

母亲 我说的休息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不是的，而是老太婆的梦想。我只盼望安宁，放松一点儿。(浅笑)说起来真胡涂，有几天晚上，我差点儿产生出家的念头。

玛尔塔 您还不算老，妈，怎么会有那种念头，干什么不好。

母亲 你心里明白，我这是开玩笑。也别说！到了晚年，总是力不从心，不能象你这样，玛尔塔，一直绷得紧紧的，心肠跟铁石一般。你这种年龄的人也不该如此。我认识不少姑娘，和你同年生的，她们净想入非非。

玛尔塔 您非常清楚，她们的想入非非同我们的一比，就微不足道了。

母亲 不谈这个了。

玛尔塔 (慢吞吞地)现在好象有些话烧您的嘴。

母亲 既然我面临行动不退缩，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说说有什么了不起！刚才我不过想说，我有时希望看见你的笑脸。

玛尔塔 我向您保证，我有这种时候。

母亲　我可从来没有见到。

玛尔塔　对，我是在自己房间微笑，是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

母亲　（注视女儿）你的脸多凶啊，玛尔塔！

玛尔塔　（靠近前，平静地）您不喜欢吗？

母亲　（一直凝视她，沉默片刻）不，我想是喜欢的。

玛尔塔　（激动地）啊，妈妈！等我们攒了很多钱，能够离开这片闭塞的土地，等我们丢下这个旅店和这座阴雨连绵的城市，忘记这个不见阳光的地方，等我们终于面对我梦寐以求的大海，到了那一天，您就会看见我微笑了。可是，要有很多钱，才能在大海边自由地生活。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应当怕讲那些话。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必须照应好要来的那个人。如果他相当有钱，我的自由也许就随之开始了。妈，他同您谈了很久吗？

母亲　没有，总共才说两句话。

玛尔塔　他向您要客房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母亲　不知道。我没看清，也没有仔细看他。凭经验我知道，最好不要看他们。杀掉不认识的人要容易些。（停顿）这回你就高兴吧，我不怕讲这话了。

玛尔塔　这就好。我不喜欢用暗语。犯罪就是犯罪，自己想干什么要一清二楚。这一点，您刚才好象就知道，要不，您回答旅客时怎么就想到了。

母亲　我并没有想到，而是照习惯回答的。

玛尔塔　习惯？可您知道，难得有几次机会！

母亲　当然了。不过，第二次犯罪，习惯就开始形成。第一次，还一点事儿没有，完了就完了。再说，机会要是极少，隔多少年才有一次，习惯使记忆渐渐牢固。对，正是习惯促使我回答，警告我不要看那个人，而且我确信，他有一张受害者的面孔。

玛尔塔　妈，应当杀掉他。

母亲　（低声地）当然要杀掉他。

玛尔塔　您说这话的声音好怪。

母亲　我确实厌腻了，希望无论如何，这个人是最后一个。杀人累得要命。死在海边还是我们的平原里，我倒不大在意，不过我希望这次完了，我们就一起动身。

玛尔塔　我们动身，那真是重大的时刻！挺起来吧，妈，用不着费多少手脚。您也完全知道，甚至谈不上动手杀人。他喝了茶，昏睡过去，趁他还活着，我们就把他拖走，扔到河里。过很久才会有人发现他贴在水坝上，旁边还有别的尸体，而那些人还不如他的运气好，是睁着眼睛投水死的。参加清理水坝的那天，妈，您对我说过，遭罪最少的还是死在我们手里的人，生活比我们要残酷。挺起来吧，您会得到休息的，我们最终将逃离此地。

正者2

母亲　好，我要挺起来。想到死在我们手里的人一点儿罪没遭，我有时的确挺高兴。简直算不上犯罪，只不过插一下手，朝陌生的人轻轻戳一指头。看来，生活果真比我们残酷。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难有犯罪感。

〔老仆人上，他默默无言，走到柜台后边坐下，直到本场结束时才移动。

玛尔塔　把他安排在哪个房间？

母亲　随便哪个，只要是二楼就行。

玛尔塔　对，上次下两层楼，我们可费了大劲了。（第一次坐下）妈，听说那边海滩的沙子都烫脚，是真的吗？

母亲　我没去过，这你是知道的。不过，我听说，太阳能吞掉一切。

玛尔塔　我看过一本书，说是太阳甚至把灵魂都吃掉，使躯壳闪闪发亮，而里边却掏空了。

母亲　引起你梦想的就是这个吗，玛尔塔？

玛尔塔　对，总是怀着灵魂，我已经够了，赶快到太阳能抹杀问题的地方去。我的安身之地不在这里。

母亲　走之前呢，唉！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是一切顺利，我当然同你一道走。可是我呀，不会感到是去安身之地。人到了老年，在什么住所都不可能安歇；自己能造起这座简陋的砖楼房，里边充满了故物往事，自己在里边有时能睡着觉，这

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如果我既有睡眠，又能忘却，那当然也很好。

〔她站起来，朝房门走去。

全准备好了，玛尔塔。（停顿）要是真有这个必要的话。

〔玛尔塔目送母亲出去，她从另一扇门出去。〕

第　二　场

〔老仆人走向窗口，望见让和玛丽亚，便躲起来。场上只有老仆一人，过了一会儿，让进来，他停住脚步，看了看客厅，瞧见窗后的老仆。

让　没人吗？

〔老仆望着他，穿过舞台走了。〕

第　三　场

〔玛丽亚上。让猛地转身迎上去。

让　你跟来了。

玛丽亚　请原谅，我情不自禁地就跟来了。也许过一会儿我就走。不过，让我看看，我把你留在什么地方了。

让　会有人来的，那我的打算可要落空了。

玛丽亚　起码要碰碰运气，有人来正好，我就不顾你

的反对，让人家认出你来。

〔让转过身去。冷场。

玛丽亚　（环视周围）就是这里？

让　对，就是这里。二十年前，我走出这扇门。我妹妹当时还是个小姑娘，她在这个角落里玩。我母亲没有过来吻我，我也觉得吻不吻无所谓。

玛丽亚　让，我难以相信她们刚才没认出你来。母亲总能认出儿子的。

让　二十年没见我的面了。当时，我是个少年，差不多是个小孩子。我母亲老了，眼神也不济了。我自己都很难认出她来。

玛丽亚　（不耐烦地）我知道，你进了门，说声："你们好"，就坐下了。你什么也没认出来。

让　我的记忆不准了。她们接待我时一句话没讲，端上来我要的啤酒。她们看着我，却视而不见。一切比我原来想的要困难。

玛丽亚　你完全知道这并不难，一说开就行了。要容易好办，你就说："是我"，一切便恢复正常了。

让　对，可是当时，我头脑里充满了想象。我呀，本来期望为浪子接风的家宴，她们却给我端上来要钱的啤酒。我内心很激动，但难于开口。

玛丽亚　一句话的事儿。

让　我却没有想出来。有什么关系，我并不那么急呀。我来到这里，带回财富，还可能带回幸福。我一听说父亲去世，就明白我对她母女二人有

责任，既然明白，就应当履行职责。不过我猜想，回到自己家，并不象一般说的那么容易，要把一个陌生人认作儿子，还需要一点儿时间。

玛丽亚 那么，为什么不事先捎个信儿，说你要回来呢？有些情况就得随俗，大家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想让人认出来，就报上名字，这是明摆着的道理；装成外人的样子，到头来就会把一切都搅乱了。你以陌生人的身分去见人家，怎么能不被人家看成陌生人呢？不行，不行，这些都不吉利。

让 算了，玛丽亚，没这么严重。其实有什么，这正有助于我的打算。我趁此机会从旁观察一下，更容易发现什么能使她们幸福。然后，我再想法儿让她们认下我。总之，想好词儿就成。

玛丽亚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象换了任何人都会做的那样，说一声："我回来了"，就是让自己的心说话。

让 心并不这么简单。

玛丽亚 但是它只使用简单词。就说："我是您儿子，这是我妻子。我同她生活在我们喜爱的地方，那里临海，充满阳光。然而我还不够幸福，现在需要你们。"这话并不怎么难说。

让 讲话要公道，玛丽亚。我并不需要她们，而是明白她们可能需要我，一个男子汉从来不孤独。

〔冷场。玛丽亚扭过头去。

玛丽亚 对不起，也许你说得对。可是，自从进入这

个国家，竟看不到一张幸福的面孔，我对什么都怀疑起来。这个欧洲多么凄凉。自从到达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见你的笑声，而我呢，也变得多疑了。噢！为什么拉我离开我的家乡？走吧，让，我们在这里找不到幸福。

让　我们不是寻找幸福来的。幸福，我们有了。

玛丽亚　（激烈地）那为什么还不满足呢？

让　幸福并不是一切，人还有职责。我的职责就是找到我母亲、祖国……

〔玛丽亚做个手势，让制止了她：传来脚步声。老仆从窗前走过。

让　有人来了。走吧，玛丽亚，求求你。

玛丽亚　这样不成，不能走。

让　（听见脚步声又靠近）
躲在那儿。

〔他把玛丽亚推到远台的门后。〕

第　四　场

〔后门开了。老仆没瞧见玛丽亚，穿过房间，从前门出去。

让　现在，快点儿走吧，瞧见了，我是有运气的。

玛丽亚　我要留下，可以不讲话，守在你身边，直到你被认作家里人。

让　不行，你会泄露的。

〔玛丽亚转身走开，随即又回到他跟前，面对面凝视他。

玛丽亚　让，我们结婚五年了。

让　就要满五年了。

玛丽亚　（低下头）今天晚上，是我们第一次分开住。

〔让沉默不语。玛丽亚再次凝视他。

我始终爱你身上的一切，甚至我所不理解的方面，我也十分明白，我心内并不希望你改变，可见我不是个专爱唱反调的妻子。可是在这里，我害怕你把我打发走而空出来的这张床，也害怕你丢下我。

让　你不应当怀疑我的爱。

玛丽亚　噢！我并不怀疑。然而，除了你的爱情，还有你的梦想，或者你的职责，这是一码事儿。你的神思经常脱离我，就好象你对我很放心，而我呢，对你却放心不下，正是今天晚上（哭着投进他的怀抱），正是今天晚上我难以忍受。

让　（紧紧搂住她）真是孩子气。

玛丽亚　这当然是孩子气了。不过，我们在那里太幸福了，如果说这地方的夜晚叫我恐惧，这也不能怪我。把我孤零零一个人丢在这里，我实在不愿意。

让　我不会丢下你很久。要知道，玛丽亚，我要遵守一个诺言。

玛丽亚　什么诺言？

让　就是明白我母亲需要我的那天，我许下的那个。

玛丽亚　你还有一个诺言要遵守。

让　哪一个？

玛丽亚　就是你答应同我一起生活的那天许下的。

让　我确信全能调和一致。我向你要求的是区区小事，还算不上胡闹。只是一个晚上、一夜工夫，我要尽量辨辨方向，进一步了解我爱的人，并领悟如何使她们幸福。

玛丽亚　（摇头）对真心相爱的人来说，离别总不是滋味。

让　野女人，你完全清楚我真心爱你。

玛丽亚　不，男人从来不懂得真心爱人。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就知道幻想呀，臆想出新的职责呀，寻觅新的地方、新的居所呀。而我们女人呢，我们懂得必须抓紧爱，必须同床共枕，许下终身，担心分离。爱的时候，就不梦想任何别的。

让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不过是要找到母亲，帮助她，使她幸福。至于我的幻想或者我的职责，也只能听其自然。去掉这些，我这个人就不足道了，如果我没有这些，你也不会这么爱我了。

玛丽亚　（突然转身背对他）我知道你总是有道理的，并且能说服我。可是我不听你的了，你一发出我熟悉的声音，我就堵上耳朵。那是你的孤独的声音，而不是爱情的声音。

让　（走到她身后）不说这些了，玛丽亚。希望你让我单独留在这里，我好能看得更清楚些。这并不那么可怕，和自己的母亲睡在同一座房子里，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事情的下文，自有上帝安排。而且上帝也知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不会忘记你。只不过，客居异乡，或者在忘却中生活，是不可能幸福的。不能总做异乡人。我要返回家园，使我爱的所有人都幸福。我的目光也就这么远。

玛丽亚　你做这一切，完全可以使用简明的语言。真的，你的方式不好。

让　方式不错，因为通过它我可以了解，我产生这些梦想究竟有没有道理、

玛丽亚　但愿结果是肯定的，你有道理。可是我呀，除了我们曾幸福生活的那地方，我没有别的梦想，除了你，我没有别的职责。

让　（搂住她）让我干吧。到头来，我会想出全面解决的话的。

玛丽亚　（陶醉地）啊！继续梦想吧。这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保有你的爱情！平常，我不同意你的时候，不会感到悲伤。我耐心等待，直到你遐想够了，把心收回来：于是我的时间开始了。如果说今天我感到悲伤，那也是因为我坚信你的爱情，可又确信你要把我打发走、由此可见，男人的爱情是种痛苦，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所爱

的人。

让　（捧起她的脸，微笑地）这倒是真的。可是怕什么，瞧哇，我没有多大危险，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心里非常安然。你把我托付给我母亲和妹妹，只一夜工夫，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玛丽亚　（离开他）那好，别了，让我的爱情保护你。

〔她朝门走去，到门口停下，向丈夫伸出空空的双手。

瞧，我一空如洗。你去寻觅，丢下我等你。

〔她迟疑一下，走了。〕

第　五　场

〔让坐下。老仆人上，他拉住门，让玛尔塔进来，然后出去。

让　您好。我来看客房。

玛尔塔　我知道，正准备呢。我得把您登记在旅客簿上。

〔她去拿了旅客簿，转身回来。

让　你们的仆人真怪。

玛尔塔　我们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人指责他。分内的事，他总是干得一丝不苟。

让　嗳！我不是指责，只是说，他跟一般人不同。他是哑巴吗？

玛尔塔　不是。

让　他能说话了?

玛尔塔　尽量少说，只讲主要的。

让　不管怎么说，他好象没听见别人对他讲的话。

玛尔塔　不能说他没听见，他只是听不大清楚。我还要问您的姓名呢。

让　哈塞克，卡尔。

玛尔塔　只是卡尔吗?

让　对。

玛尔塔　出生日期、籍贯?

让　三十八岁。

玛尔塔　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让　波希米亚。

玛尔塔　职业?

让　没有职业。

玛尔塔　要么非常有钱，要么非常穷，才会没有职业。

让　（微笑）我不太穷，而且，基于种种原因，我生活得也挺满意。

玛尔塔　（换种口气）想必您是捷克人了?

让　当然。

玛尔塔　经常住址呢?

让　波希米亚。

玛尔塔　您从那里来?

让　不，从非洲来。（玛尔塔似乎没听明白）来自大海彼岸。

玛尔塔　我明白。（停顿）您常去吗？

让　时常去。

玛尔塔　（沉思片刻，又继续问）您到哪儿去？

让　不知道。这要取决于很多事情。

玛尔塔　您想在这里定居吗？

让　不知道。这要看我在这里能找到什么。

玛尔塔　没关系。不过，没有人等待您吗？

让　没有，一般说来，没人等我。

玛尔塔　我想，您有身分证了？

让　有，我可以拿给您看。

玛尔塔　不必。我只记上是护照还是身分证就行。

让　（犹豫地）护照。在这儿呢。您要看看吗？

〔玛尔塔接过护照，正要看时，老仆人出现在门口。

玛尔塔　走吧，我没有叫你。（老仆人下。玛尔塔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没有看护照，便还给了让）您到那里，是住在海滨吗？

让　对。

〔玛尔塔站起来，正要合上登记簿，又改变主意，在面前端着翻开的登记簿。

玛尔塔　（突然口气生硬地）哦，忘了一件！您有家吗？

让　早先有，不过我离开很久了。

玛尔塔　不，我是问："您结婚了吗？"

让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呢？哪个旅馆也没有向我提

过这个问题。

玛尔塔 区政府给我们的登记表上有。

让 真怪。对，我结婚了。再说，您也一定看到我的结婚戒指了。

玛尔塔 我没看见。您妻子的地址能告诉我吗？

让 她留在当地。

玛尔塔 哦！好了。（合上登记簿）在房间准备好之前，要我给您端点儿喝的吗？

让 不要，我在这里等着，但愿我不妨碍您。

玛尔塔 您为什么会妨碍我呢？这间客厅就是用来招待顾客的。

让 对，不过，一个单身顾客，有时比一大批顾客还不方便。

玛尔塔 （收拾房间）为什么？我猜想，您没打算在我面前油嘴滑舌的吧。到这儿来调笑的人，讨不着我的便宜，这地方的人早就明白了这一点。您很快就会发现，您挑的是一家安静的旅店。这里几乎不来人。

让 对生意不见得好。

玛尔塔 我们失掉了一些收入，但赢得了安静。而安静，花多少钱得到也不算贵。再说，一位好顾客，胜过满店喧哗的生意。我们寻求的，正是好顾客。

让 不过……（犹豫地）有时，对你们来说，生活恐怕不大欢乐吧？你们不感到非常孤单吗？

玛尔塔 （猛然抬头，面对着让）您听着，看来必须给您个警告，就是您走进这座房子，只有顾客的权利。反之，您也能全部享受这些权利。您会得到周到的服务，我相信您日后不会抱怨我们的招待。然而，我们孤单不孤单，用不着您操心，同样，您也不必顾虑妨碍不妨碍，烦扰不烦扰我们。您就坐到一个顾客的整个位置上，这是您有权得到的，但是位置不要占多了。

让 请您原谅。我本意是向您表示同情，不是要惹您气恼。我不过觉得，我们之间并不那么陌生。

玛尔塔 看来我必须向您重申，不可能有惹我气恼不气恼的问题。我觉得您执意要以不合身分的口气讲话，就不能不向您指出来。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这样做并没有恼火的意思。我们彼此保持距离，对双方不是都有好处吗？如果您讲话还是不象个顾客，那也非常简单，我们就不招待您好了。然而，两个女人租给您客房，不是说非得进而允许您同她们亲密相处，如果象我想的那样，您肯理解这一点，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让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真是不可原谅，竟然使您相信我可能错打了主意。

玛尔塔 其实也没什么。您不是头一个企图操这种口气的人。但是，我总是讲得相当清楚，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让　的确，您讲得非常清楚，我承认没有什么可讲的了……这会儿……

玛尔塔　为什么？您尽可使用顾客的语言么。

让　这是什么语言？

玛尔塔　大部分顾客对我们无所不谈，谈他们的旅行，谈政治，就是不涉及我们本身。这正是我们要求的。有些人甚至向我们叙述自己的生活、身世，这是正常的。总而言之，在我们收费的职责中，有一条就是听。当然，店钱不能包括店主回答问话的义务。我母亲不在意，有时回答两句，我原则上拒绝回答。如果您完全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不仅会意见吻合，您还会发觉您仍然有许多事情可对我们讲，并会发现谈论自己而有人听，这有时也给自己增添乐趣。

让　可惜，我不大善于谈论自己。而且，归根到底，谈论自己也没什么用处。假如我逗留时间很短，您不可能了解我。假如我住的时间很长，即使我不讲，您也会从从容容地获知我是什么人。

玛尔塔　但愿您不要因为我才讲的话而耿耿于怀，这毫无必要。我始终认为，事情讲明了好，我不能让您以那种口气说下去，否则必然会把我们的关系搞坏。我说这话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今天之前，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突然一见如故，的确毫无道理。

让　我已经原谅您了。的确，我知道亲密关系不是

一日之功，得需时间。如果现在您觉得，我们之间一切都清楚了，那我就会感到欣慰了。

〔母亲上。〕

第 六 场

母亲 您好，先生。您的客房准备好了。

让 非常感谢，太太。

〔母亲坐下。

母亲 （对玛尔塔）您填好登记卡了？

玛尔塔 填好了。

母亲 我看一看好吗？对不起，先生，警察局要求很严。对了，我女儿漏填一点，您来此地是休养，工作，还是旅游呢。

让 我想是旅游吧。

母亲 一定是来参观隐修院吧？有人把我们这儿的隐修院说得好极了。

让 我确实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从前熟悉，而且留有好印象，我也想再看一看。

玛尔塔 您在这里住过吗？

让 没有，不过，在很久以前，我有机会从这里经过，后来就一直没有忘。

母亲 可是，我们这是个很小的村子啊。

让 这倒是，然而我很喜欢。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有点儿到家的感觉。

母亲　您要久住吗？

让　不知道。我这样回答，您一定感到奇怪。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要在一个地方久住，总得有理由——友人哪，亲人哪。否则，呆在哪儿都无所谓。能不能受到热情招待还很难说，因此，我自然还无法确定去留。

玛尔塔　这话说明不了什么。

让　对，但是，我不会更好地表达。

母亲　算了，您很快就会呆腻的。

让　不会，我有一颗忠诚的心，当别人给我机会的时候，我很快就牢记在心。

玛尔塔　（不耐烦地）心在这里毫无意义。

让　（仿佛没听见，对母亲）您好象看破了人生。你们住在这所房子里想必很久了？

母亲　这是多少年，多少年的事了，有些年头了，我都算不清最初是什么时候，也忘记了我当时的情况。这是我女儿。

玛尔塔　妈，您没必要讲这些事儿。

母亲　这倒是，玛尔塔。

让　（很快地）别管了。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太太。干一辈子活儿，到头来就会这样。不过，凡是妇女都得有人相帮，您要是有人帮助，得到一个男人的援手，也许情况会完全两样。

母亲　哦！从前我有过援手，可是活儿太多了，我和我丈夫都忙不过来，甚至连想想对方的工夫都

没有，我觉得还没等他死就把他忘记了。

让　是的，这我理解。不过……（犹豫片刻）儿子，还可能帮您呢，您大概没有把他忘记吧？

玛尔塔　妈，您知道，要干的活儿多着哪。

母亲　儿子！唉，我太老了！老太太甚至会忘掉爱自己的儿子。心也要衰老，先生。

让　确实如此，但是我知道，心永远不会忘记。

玛尔塔　（站到二人中间，坚决地）就是一个儿子来到这里，也只能得到任何旅客都肯定能得到的：和气而冷漠的招待。我们接待过的所有人都将就了。他们付了房钱，拿到钥匙，并不谈论他们的心。（停顿）这样也省我们的事儿。

母亲　别说了。

让　（若有所思）他们这样子住得久吗？

玛尔塔　有几位住得非常久。我们做得尽量周到，使他们留下来。其他钱财不多的人，第二天就走了，我们什么也没有为他们做。

让　我有很多钱，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希望在这旅店住些日子。我忘记告诉你们，我可以先付店钱。

母亲　嗳，我们并不要求这样！

玛尔塔　如果您有钱，这很好。不过，别再谈您的心了，对它我们爱莫能助。刚才，我真受不了您那种口气，差点儿请您走。拿着钥匙，认好房间，但是要知道，您住的房子，对心来说，是毫无可

指望的。多少晦暗的岁月，在这个小村子和我们头上过去，渐渐使这座房子冷却了，并且销蚀了我们的同情心。我再跟您说一遍，您在这里见不到丝毫类似亲切的情感。您会得到我们一贯特意留给极少数旅客的，而我们留给他们的，却同心的情感毫无关系。拿着钥匙（她把钥匙递给让），不要忘记这一点：招待您是图利，我们处之坦然，如果留您长住，这是有利可图，我们也处之坦然。

〔让接过钥匙，玛尔塔出去，让目送她出去。

母亲　您不要介意，先生。确实有些人，她始终不能容忍。

〔她站起来，让要扶她。

不用，我的孩子，我没有残废。瞧，这双手还很有力气，能抬动一个男人的腿。

〔停顿。让看着钥匙。

是我的话使您沉思吗？

让　不是，请原谅，我几乎没听见您说什么。不过，您为什么叫我“我的孩子”呢？

母亲　哦，我真不好意思！请相信，不是因为亲近才这样称呼，不过是随口说的。

让　我明白。（停顿）我可以到房间去吗？

母亲　去吧，先生。老仆人在楼道里等您呢。

〔让看着她，要开口。

您有什么事吗？

让　（犹豫地）没有，太太。我……是要感谢您的招待。

第　七　场

〔场上只剩下母亲一人。她重新坐下，双手放在桌子上，定睛看着。

母亲　为什么向他提我这双手呢？他要是真瞧瞧，也许就会明白玛尔塔对他说的话。那样一来，他就会明白，就会离开。可是，他不明白，他要送死。而我呢，一心盼他走，今天晚上我好又能躺下睡觉。太老了！我太老了，不能再握住他的脚腕，稳住他身体的摇晃，一直把他抬到河边。我太老了，最后这次用劲把他扔进水里之后，就会抬不起胳膊，喘不上来气，肌肉转筋，无力抬手擦掉安眠者溅到我脸上的水。我太老啦！别想了，别想了！这个受害者尽可人意。我要把我自己曾盼望度过长夜的睡眠给他。这就是……

〔玛尔塔突然进来。

第　八　场

玛尔塔　您还胡思乱想什么呀？您也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干。

母亲　我想这个人来着。哦，还不如说想我自己来着。

玛尔塔　最好想想明天。要讲究点儿实际。

母亲　这是你爸爸的话，玛尔塔，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不过，我要说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不得不讲究实际。怪极了！你爸爸说这话，是为了驱逐害怕警察的心理，而你呢，不过用来消除我产生的一点诚实的念头。

玛尔塔　您所说的诚实念头，不过是想睡觉罢了。累也得挺到明天，完事之后，您就可以随便了。

母亲　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是要承认，这个旅客不象其他人。

玛尔塔　对，他特别心不在焉，摆出一副老实厚道的样子，实在过分。判处死刑的人，要是都向刽子手诉说内心的痛苦，那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这条原则可不好。还有，他说话冒冒失失，也叫我恼火。我要了结这件事。

母亲　正是这一点不好。从前我们干这事儿，既不生气，也不同情，只是无动于衷。今天呢，我累了，你又恼火。兆头不好还要这么死心眼儿，为了多捞点儿钱就不顾一切吗？

玛尔塔　不对，不是为钱，而是为了忘记这个地方，在海边有所房子。如果说您对生活厌倦了，我呢，却不甘心困死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方，我觉得再多呆一个月也受不了。我们俩对这个旅店

都厌腻了；您呢，上了年纪，但求合上眼睛，忘掉一切。可是我呢，才二十岁，我还感到内心有点儿渴望，我要同这二十年永远告别，为此，哪管在我们要逃离的生活中再深入一步，那也在所不辞。我必须得到您的帮助，是您把我生在布满乌云的地方，而没有把我生在充满阳光的土地上！

母亲 玛尔塔，我真不知道，从一定意义上看，被人遗忘，就象被你哥遗忘这样，对我来说是不是更好，免得听到这种腔调。

玛尔塔 您完全清楚，我并不愿意惹您伤心。（停顿，惶恐地）没有您在身边，我怎么办呢？远离开您，我怎么活呀？我，起码不会忘记您。如果由于这种生活的压力，我有时对您缺乏应有的尊敬，那我请您原谅。

母亲 你是个好女儿，我也想象得出来，一个老太婆的心思，往往叫人难以捉摸。不过，我要趁此机会告诉你，也就是刚才我就要对你说的：不要在今天晚上……

玛尔塔 什么？还要等到明天？您完全清楚，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干过，不能给他观看周围的时间，一旦握在掌心，就应当下手。

母亲 我不知道。只是不要在今天晚上。让他过这一夜。暂缓一下。也许我们多亏他才会得救呢。

玛尔塔 得救有什么用，这话真可笑。您只能今天

晚上干，才可以期望事后有权睡觉。

母亲　我说的得救就是这个意思：睡觉。

玛尔塔　那我可以向您保证，这种得救掌握在我们手中。妈，我们必须作出决定：要么今天晚上，要么不干。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客房，暮色开始进入屋内。让从窗口望了望。

让　玛丽亚说得对，这个时刻难熬。（停顿）现在，她在客房里，心扉紧闭，眼神冷漠，蜷缩在椅子上，究竟干什么，究竟想什么呢？那边的夜晚孕育着幸福。然而这里，恰恰相反……（环视房间）算了，这种担心毫无道理。干什么事绝不能瞻前顾后。一切都将在这个房间解决。

〔有人猛然敲门。玛尔塔上。

玛尔塔　但愿没有打扰您，先生。我要给您换换毛巾和洗脸水。

让　我以为都换好了呢。

玛尔塔　没有。老仆人有时疏忽。

让　没关系。可我不大敢对您说，您并没有打扰我。

玛尔塔　为什么？

让　这是否符合你们的规章，我没有把握。

玛尔塔　这回您该承认，您就不能象大家一样回答。

让　(微笑)我得慢慢习惯。给我点儿时间吧。

玛尔塔　(一边干活)您很快就得走，干什么事的时间也不会有。

〔让转过身去，往窗外望望。玛尔塔观察他。他一直背向她。她边干边说。

实在遗憾，先生，这个房间不象您可能希望的那样舒适。

让　房间特别整洁，这是最重要的。而且，你们最近也改建过，对吧？

玛尔塔　对，您怎么看出来了？

让　从一些小的方面。

玛尔塔　不管怎么说，许多顾客抱怨没有自来水，还真不能怪他们说得不对。还有，我们早就想安床头灯。躺在床上看书的人，还得下地关灯，实在不方便。

让　(转过身来)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不算多大麻烦事。

玛尔塔　您非常宽容。我们旅店这么多不足之处，您都不介意，这真叫我高兴。我知道有些旅客看到这样就不会住的。

让　尽管有规章，还是让我对您讲，您好奇怪呀。我倒觉得，强调自家设备不善，可不是店主应当做的。看来，您的确千方百计地劝我离开。

玛尔塔　这不完全是我的想法。(决意地)不过，我母亲和我，接待您确实非常犹豫。

让　我至少注意到，你们没有尽力留我。可是，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们不应当怀疑我付不起店钱，而且我想，我也不象干了坏事儿、心里有鬼的人。

玛尔塔　不是，不是这个原因。您一点儿也不象坏人。我们另有缘故。我们要离开这个旅店，最近一个时期，天天打算关门，好动手准备。我们这里难得来顾客，要说关门也容易。特别是您这一来，我们就更加明白，我们是多么坚决地抛弃了重操旧业的念头。

让　这么说，您希望我离开吗？

玛尔塔　我对您讲过，我们还在犹豫，尤其我在犹豫。实际上，全要看我的，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怎么办。

让　别忘了，我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一定顺从你们的愿望。不过我要说一句；要是能住一两天，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重新上路之前，我有些事情要安排，希望能在这里得到我需要的清静、安宁。

玛尔塔　请相信好了，我理解您的愿望；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再考虑一下。

〔停顿。她迟疑不决地朝门口走一步。

您准备返回原地吗？

让　可能。

玛尔塔　那地方很美，对吧？

让　（望着窗外）对，那地方很美。

玛尔塔　听说那里有渺无人迹的海滩？

让　有的，确实没有一点儿人迹。一大早，在沙滩上只能发现海鸟的足迹。那是生命的唯一标记。至于傍晚……

〔让住了口。

玛尔塔　（轻轻地）至于傍晚，先生？

让　那真是令人心潮翻滚。对，那是个美丽的地方。

玛尔塔　（换了新的声调）我经常想那个地方。旅客向我谈过，我也看了一些搞得到的材料。在此地正当阴冷的春天，就象今天这样，我常常想那里的大海和鲜花。（停顿，然后低沉地）我想象的景色，使我看不清周围的一切。

〔让注意看着她，轻轻地坐在她对面。

让　这我理解。那里的春天叫人喘不上气来，无数的鲜花盛开，挂满白色墙壁。我住的那座城市丘峦环绕，您要是在上边漫步一个小时，衣服上就能带回黄玫瑰蜜香。

〔玛尔塔也坐下。

玛尔塔　那景色真美妙。我们这里所说的春天，不过是在隐修院中长两个花蕾，开一朵玫瑰。（鄙夷地）这就足以搅动这里人的心肠。而他们的心，也就跟那朵吝啬的玫瑰一样。一阵稍强的风就会使他们衰败，他们只配这样的春天。

让　您这话不完全公道，这里还有秋天呢。

玛尔塔　秋天算什么？

让　第二个春天呀，秋叶都象鲜花。（注视着玛尔塔）也许有些人也如此，您只要耐心地帮助，就会看到他们青春的花朵开放。

玛尔塔　秋天是一副春天的面孔，而春天只有凄苦的味道，我对这个欧洲，已经再也没有耐心了。然而，我却着迷一般想象另外那个地方，在那里，夏天压倒一切，冬雨淹没城市，总之，万物都是本来的面目。

〔冷场。让越来越好奇地看着她。她发觉了，霍地站起来。

玛尔塔　您为什么这样看我？

让　哦，请原谅，不过，既然我们这会儿丢开我们的规章，我可以告诉您：我觉得，您这是第一次对我讲带有人情味的话。

玛尔塔　（口气激烈地）毫无疑问，您理会错了。即便是这种情况，您也没有理由高兴。我的人情味儿，并不是我身上最好的东西。我的人情味儿，就是我的渴望，而为了得到我渴望的东西，我相信会踏碎路上碰到的一切。

让　（微笑）这种激烈的情绪我能够理解。我不是您路上的障碍，因此用不着害怕。没有任何理由促使我阻挠您的渴求。

玛尔塔　您没有理由阻挠，这是肯定的。然而，您也

没有理由相助，在某种情况下，助一臂之力，能够促进整个愿望的实现。

让　您怎么就知道我没有理由相助呢？

玛尔塔　常情，以及我不让您知道我这计划的愿望。

让　如果我听明白了的话，我们又回到了成规上。

玛尔塔　对，您也看得十分清楚，我们不该违反成规。我只是感谢您向我谈了您熟识的地方，并请您原谅，我也许浪费了您的时间。

〔她已经走到门口。

不过应当承认，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没有完全白过，它唤醒了我身上也许沉睡着的愿望。您要是真的执意留在这里，也就在无意中如愿以偿了。我来那时候，几乎决定要您离开，然而，您也看到了，您求助于我的人情味儿，因此，我现在希望您留下来。我对大海和阳光之地的爱好，最后一定会占上风。

〔让默默地瞧了她一会儿。

让　（缓慢地）您的话非常奇特。不过，如果有可能，您母亲又认为方便的话，我就留下来。

玛尔塔　我母亲的愿望没有我的强烈，这也是自然的。她希望您住下的原因跟我的不一样。她不十分向往大海和荒凉的海滩，也就不认为您必须留下来。这条理由只对我适用。不过，与此同时，她也没有多大情由反对我，这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让 如果我听得明白的话，你们接待我，一个是图利，另外一个是无所谓啦？

玛尔塔 除此以外，旅客还要求什么呢？

〔她打开门。

让 我应当知足了。不过，您当然也明白，在我看来，这里的一切，言语和人，都非常奇特。这座房子实在古怪。

玛尔塔 也许只是您的行为古怪吧。

〔玛尔塔下。〕

第 二 场

让 （望着门口）也许，的确是……（他走向床铺，坐下）真的，这个姑娘只引起我一种愿望，就是离开这里，去找玛丽亚，仍然过幸福的日子。这一切真是胡闹。我在这儿干什么？哦，不行，我还要负担母亲和妹妹的生活呢，我撇开她们太久了。（站起来）对，一切就要在这个房间解决。可是，这房间多冷啊！我一点儿认不出来，全都翻新了。现在，它同外国城市的旅店所有客房一样，每天晚上供单身男人来住。我也尝过这种滋味。当时我觉得要得到一声回答。也许，我会在这里得到。（他向外张望）天阴了。现在，昔日的惶恐心情，又在我的躯体深处复萌，它象一处恶性伤口，动一动都疼痛难忍。我知道它

的名字。它害怕永久的孤独，担心没人回答。在旅店的一间客房里，有谁能回答呢？

〔他朝电铃按钮走去，犹豫一下，按了电钮。没有一点儿动静，冷场片刻，然后传来脚步声，有人敲一下门。门开了，老仆人立在门口，一动不动，默默无声。

让　没事儿，对不起。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人回答，电铃好不好使。

〔老仆凝视他，然后关上门，脚步声渐远。〕

第　三　场

让　电铃好使，可是，他不说话，这不算是回答。（他望望天空）怎么办呢？

〔有人敲两下门。妹妹端个盘子进来。〕

第　四　场

让　这是什么？

玛尔塔　您要的茶。

让　我什么也没要。

玛尔塔　老头儿可能没听清楚，他常常只听明白一半。（她把茶盘放到桌子上。让摆了摆手）要我端走吗？

让　不必，不必，我倒应当谢谢您。

〔玛尔塔瞧了他一眼，随即出去。〕

第五场

〔让端起茶碗，看了看，又放下。

让　一杯啤酒，但是要付钱；一碗茶，却是误送来的。(他端起茶碗，默默地端了一会儿，接着声调低沉地)天主啊！启示我想出我要说的话吧，或者让我放弃这种徒劳之举，回到玛丽亚的爱中去吧。那就给我力量选择自己喜爱的并坚持下去吧。(笑)好吧，这是给浪子的庆宴，美餐一顿吧！

〔他喝了茶。有人重重地敲门。

谁呀？

〔门开了，母亲进来。〕

第六场

母亲　对不起，先生，我女儿告诉我，她给您送来茶了。

让　您瞧。

母亲　您喝了？

让　对，为什么问这个。

母亲　请原谅，我来拿走茶盘。

让　(微笑)又麻烦您了，真抱歉。

母亲　没关系。其实，这茶不是给您的。

让　哦！是这么回事儿。我没有要，您女儿就给我送来了。

母亲　（显得疲惫地）对，是这样。本来最好……

让　（意外地）请相信，我很遗憾。尽管送错，您女儿还是愿意留给我，我没有想到……

母亲　我也感到遗憾。不过，您不必道歉，这只是一次差错。

〔她拿起盘子，正要出去。

让　太太！

母亲　嗯。

让　我刚刚做了个决定：准备今天晚饭之后离开。自然，房钱我是要付的。

〔母亲默默地看着他。

您感到意外，这我理解。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们有什么责任。我对你们只能有好感，甚至有很大的好感。不过，坦率地讲，我在这里感到不自在，不想延长逗留的时间了。

母亲　（缓慢地）没什么，先生。一般来说，您是完全自由的。不过，从现在到吃晚饭，您也许会改变主意。人容易受一时的影响，过一阵人地相宜，也就习惯了。

让　我不这样看，太太。然而，我也不希望你们错以为我不满意才走的。相反，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招待。（犹豫一下）在你们这里，我感到善

意迎人。

母亲　这是完全自然的，先生。我没有个人恩怨要仇视您。

让　（控制住激动的心情）也许，的确如此。我之所以对您讲这些，是因为我希望能融洽地分手。日后，我可能还要来，甚至肯定来。不过眼下，我觉得原来的想法不妥，来到这里无事可干。说穿了，我感到这座房子不是自己的家，不免有些怅惘。

〔母亲一直凝视他。

母亲　哦，当然了。这种感觉，人们会立刻产生，不过，这是很平常的现象。

让　您说的有道理。瞧，我有点儿心不在焉。此外，回到一个离别很久的地方，向来不是轻松的事。您大概理解这一点。

母亲　我理解您的心情，先生。我非常希望您能事事顺心。不过我想，我们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让　哦！那当然了，我对你们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只不过我回到此地，最先遇见你们，我感到烦扰，自然也就首先同你们有关。不用说，这全是我自己的缘故，换了环境，还没有适应。

母亲　事情不遂心，人也没有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讲，您决定走，也使我感到不安。不过我心想，归根结底，我没有理由把这事看得太重。

让　您体谅我的烦恼，并尽力理解我，这已经很不错

了。我真不知道如何向您表达，您这话多么叫我感动，多么叫我高兴。（朝她靠近一步）您看……

母亲　让所有顾客高兴，这是我们的职责。

让　（气馁地）您说得对。（停顿）总而言之，我至少应当向您表示歉意，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应当给予赔偿。

〔他用手捂住前额，显得更加疲惫，说话也迟钝了。

你们可能做了准备，支出了费用，完全应当……

母亲　我们绝不是要向您索取赔偿。我对您的犹豫不决的态度感到遗憾，并不是考虑我们，而是考虑您。

让　（扶住桌子）哦！这没关系。主要是我们想到一处，我没有给你们留下很坏的印象。请相信，我不会忘记这所房子，但愿我再来的那天，心情会好得多。

〔母亲没再说话，朝门走去。

让　太太！

〔母亲回身。让说话困难，说到后来流利一些。

我是想……（停住）请原谅，我旅途太疲劳了。（坐在床上）我是想，至少感谢您……我也一定要告诉您，我不是象个漠不相关的旅客离开这里。

母亲 不必客气，先生。

〔母亲下。〕

第 七 场

〔让目送母亲出去，他动了一下，立刻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仿佛支持不住，臂肘撑在枕头上。

让 明天，我再同玛丽亚一起来，就说："是我呀。"我要使她们幸福。这是显而易见的，还是玛丽亚说得对。（他叹口气，半躺下）唉！我真不喜欢今天晚上，一切都那么遥远。（他完全躺下，又讲了几句话，但声音细微难辨）对，还是不对呢？

〔他身子动了动，睡着了。舞台几乎笼罩在夜色中。长时间冷场。门开了，两个女人拿支蜡烛上，老仆人跟在后边。〕

第 八 场

玛尔塔 （照了照让的身子，低声地）睡着了。

母亲 （同样声音很低，但渐渐提高）不行，玛尔塔！我不喜欢你这样硬逼我干。你把我拖进这次行动中。你先动手，好逼我来收场。这种强加给我的做法，我不喜欢。

玛尔塔 这是快刀斩乱麻的做法。看您心神不定，

我就该干起来，帮您摆脱这种精神状态。

母亲 我非常清楚这事儿要了结。尽管如此，我也不喜欢这样。

玛尔塔 算了，还是想想明天，快点儿干吧。

〔她翻让的上衣，掏出钱包，数里边装的钞票，又把沉睡者的所有口袋都掏空。在这过程中，让的护照滑落到床后。老仆人趁两个女人没看见，拾了护照，退了出去。

玛尔塔 好了，全妥当了。过一会儿，河水就要涨满。下楼去吧，等听到水从大坝上流淌的声音，我们再上来抬他。走吧！

母亲 （平静地）不走，我们在这儿挺好。

〔她坐下。

玛尔塔 可是……（她凝视母亲，接着不以为然地）别以为这会吓住我。就在这儿等着吧。

母亲 对呀，等着吧。等待很好，等待就是休息。过一会儿，就要一直把他抬到河边。还没干我就感到劳累，这种劳累由来已久，再也不能被我的气血消除了。（她身子摇摇晃晃，仿佛处于瞌睡状态）在这段时间，他却毫无知觉。他睡着了，已经离开了人世。从此以后，对他来说一切都轻而易举了，只是从梦影幢幢的睡眠，进入无梦的睡眠。对所有人是肝肠痛断的事，对他只不过是长眠。

玛尔塔 （挑战似地）那就让我们为他庆幸吧！我并

没有理由恨他，也很高兴他至少没有遭罪。真的，水好象上涨了。（谛听，随即微笑）妈，妈，很快就全结束了。

母亲　（同上）对，全要结束了。水上涨了。在这段时间，他毫无感觉。他在沉睡，再也没有决定什么事，完成什么事之累了；他在沉睡，再也不用卖死力，拚老命，硬干自己干不了的事情。他在内心生活中，卸下了使他不得休息、不能分神、不能放松的重负……他在沉睡，不再思考了，也没有职责，没有任务了，没有了，没有了，而我，又老又累，噢，我真羡慕他现在睡觉并很快就死去。（冷场）你一句话不讲，玛尔塔？

玛尔塔　不，我听着，等待流水声。

母亲　过一会儿，只过一会儿就听到了。对，还有一会儿。在这会儿工夫，幸福至少还是可能的。

玛尔塔　幸福在这之后才可能。这之前不成。

母亲　他今天晚上就要走，你知道吗，玛尔塔？

玛尔塔　不，不知道。即使知道，我照样下手。我已经决定了。

母亲　他刚才告诉我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玛尔塔　您来看他啦？

母亲　我上来想不让他喝，可是太晚了。

玛尔塔　对，太晚了。反正要告诉您，跟您说，还是他促使我下决心的。当时我迟疑不定，他却向我介绍我向往的地方，他把武器交给我反对他

自己，结果真把我打动了。天真就是这种下场。

母亲 其实，玛尔塔，他最后还是明白过味儿来。他对我说，他觉出这所房子不是他的家。

玛尔塔 （有力地、不耐烦地）这所房子，的确不是他的家，也不是任何人的家。谁在这里也永远不会感到轻松和温暖。他要是明白得快点儿，就可能保住一条命，也省得我们教他领悟，这所房子是为了人在里边睡觉的，这个世界是为了人在里边死的。别说了，我们……（远处传来流水声）听，水在大坝上流淌的声音。妈，走，看在您有时祈求的这个上帝的爱上，了结这件事吧。

〔母亲朝床铺走了一步。

母亲 好吧！然而我觉得，这个黎明永远不会来临。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母亲、玛尔塔和仆人在场上。老人正在扫地，整理店房。妹妹坐在柜台后面，正往后边拢头发。母亲穿过舞台，朝店门走去。

玛尔塔　瞧见了吧，黎明来到了。

母亲　对。到了白天，我会认为了结是件好事。但是现在，我只感到累。

玛尔塔　多少年来，这是我呼吸畅快的第一个早晨。我仿佛已经听见大海的声音。我心里充满喜悦，真想高声喊叫。

母亲　这就好，玛尔塔，这就好。可是，我现在感到十分衰老，什么也不能同你分享了。到了白天，一切都会好的。

玛尔塔　对，一切都会好的，我希望如此。不过，您先别唉声叹气，让我尽情地体味幸福吧。我重新变成原先的少女，身体重新燃烧，我真想奔

跑。啊！只告诉我……

〔她突然停住。

母亲　怎么啦，玛尔塔？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玛尔塔　妈……（犹豫一下，然后火热地）我还漂亮吗？

母亲　今天早晨你漂亮。罪恶是美的。

玛尔塔　现在，罪恶又有什么关系！我第二次诞生了，我要到我会幸福的土地上去。

母亲　好吧。我要去休息。但是，知道你的生活终于开始了，我很高兴。

〔老仆人在楼梯上，这时走下来，把护照递给玛尔塔，一句话没讲又出去了。玛尔塔翻开护照，看了看，毫无反应。

母亲　那是什么？

玛尔塔　（声调平静地）他的护照。看看吧。

母亲　你还不知道，我的眼睛累了。

玛尔塔　看一看！您会知道他的姓名。

〔母亲拿起护照，来到桌旁坐下，翻开护照，看起来，定睛看了半晌。

母亲　（声调平淡地）哼，我就知道，迟早有一天要自作自受，这才罢休。

玛尔塔　（走到柜台前，站定）妈！

母亲　（同上）算了，玛尔塔，我活到头了，活得比我儿子的时间还长。我没有认出他来，还杀害了他。现在，我可以到河底去找他了，想必水草已

经盖住他的脸面。

玛尔塔　妈！您不会丢下我孤单单一个人吧？

母亲　我得到你的很大帮助，玛尔塔，真舍不得离开你。我应当证明，你尽了心，是个好女儿；如果这话还有意义的话。你对我始终保持应有的尊敬。但是现在，我厌倦了，原以为我这颗衰老的心对一切都漠然了，不料又重新感到痛苦。要是年轻，还可以解脱，我却不行了。当母亲认不出自己儿子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她在大地的使命结束了。

玛尔塔　没有结束，如果还有她女儿的幸福需要创建的话。我不明白您对我讲的，这不象您说的话。您不是教过我蔑视一切吗？

母亲　（以同样平淡的语气）对，然而，我刚刚明白我错了，在这片一切都无定准的大地上，我们有自己确信的东西。（辛酸地）母亲对儿子的爱，就是我今天确信的。

玛尔塔　难道您不确信母亲能爱女儿吗？

母亲　玛尔塔，我现在不愿意挫伤你，但这的确不是一码事儿，这不那么强烈。我怎么能失却儿子的爱呢？

玛尔塔　（愤然地）忘掉您二十年，多美妙的爱呀！

母亲　对，是美妙的爱，断绝音信二十年还依然存在。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这种爱相当美好，既然没有它我不能生活。

〔她站起来。

玛尔塔　您讲这话的时候，心里不可能一点儿抗辩没有，不可能一点儿不想您女儿。

母亲　不，我什么也不想，更谈不上抗辩。这是惩罚，玛尔塔，我猜想，所有凶手同我一样，都有内部掏空、人所不齿、毫无前途的时刻。正因为如此要除掉他们，他们已经毫无用处。

玛尔塔　这种话，我嗤之以鼻，您谈论犯罪与惩罚，我听不进去。

母亲　我是随口讲的，不过如此。噢！我丧失了自由，开始堕入地狱！

玛尔塔　（朝母亲走去，激烈地）您从前可不这样讲。这么多年来，您始终跟我寸步不离，紧紧抓住来送死的人的双腿。那时您却没想自由和地狱。您一直干下来。这种情况，您儿子能改变什么呢？

母亲　我一直干下来，的确如此，可这是因循旧习，就象一个死人。只要一阵痛苦，就能使一切变易。我儿子来改变的正是这一点。

〔玛尔塔要开口讲话。

我知道，玛尔塔，这话不合情理。对于一个犯罪者来说，痛苦意味什么呢？而且，你也看到了，这不是母亲的真正痛苦：我还没有呼天抢地。其实，这不过是恢复爱所感到的伤痛，可这伤痛就叫我吃不消。我也明白，这种伤痛同样

没有道理。（改变声调）但是，人世本身就不合理，这话我完全可以讲，因为从诞生到殒灭，我尝到了它的全部滋味。

〔她毅然朝房门走去，但是玛尔塔抢先一步，横在门口。

玛尔塔 不行，妈，您不能离开我。不要忘记，我是留下来的，他已经走掉，我陪伴您一辈子，他却一去杳无音讯。这应当酬报，这应当计算在内。因此，您理应到我这边来。

母亲 （轻轻地）是这样，玛尔塔，可是他呢，是我把他害死啦！

〔玛尔塔偏点儿身子，仰头仿佛凝视门。

玛尔塔 （沉默片刻，然后更加激烈地）生活可能给予一个男人的，都给予他了。他离开这地方，了解了别的地区、大海、自由的人。而我呢，死守在这里。我死守在大陆中心，在寂寞中又渺小又可怜，我是在土地深层长大的。谁也没有吻过我的嘴唇，甚至您也没有，而您却见过我没穿衣裳的身子。妈，我向您发誓，这些一定要得到酬报。我即将得到本应享受的东西，您不能借口一个男人死了，就逃避那个时刻，这是徒劳的。要知道，对于一个经历了人生的男人，死不过是件区区小事。我们能忘掉他，我忘掉哥哥，您忘掉儿子。他这次遭遇无关紧要；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了解的了。可是我呢，您剥夺了

我的一切，不让我享受他享受过的东西。难道他还要从我这里夺走母爱，把您永远拖进冰冷的河中吗？

〔母女默默相觑。女儿垂下眼睑。

〔声音很低地。

有一点点我就会满足。妈，有些话，我向来讲不好，但是我觉得，重新开始我们每日的生活，是很甜美的。

〔母亲朝女儿走去。

母亲 你认出他来了？

玛尔塔 （猛然扬起头）没有！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相貌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儿印象，事情该着如此。您自己也讲过，人世是不合理的。不过，您向我提这个问题并不完全错。因为，我现在清楚，即使我认出他来，事情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母亲 我情愿相信这不是真的。最残忍的凶手，也知道有于心不忍的时刻。

玛尔塔 我也知道。但是，面对一个陌生而冷淡的哥哥，我是不会低下头的。

母亲 那面对谁才能低头呢？

〔玛尔塔低下头。

玛尔塔 面对您。

〔冷场。

母亲 （慢吞吞地）太迟了，玛尔塔，我再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了。（转身走向女儿）你哭了吗，玛尔塔？

没有，你不会哭了。你还记得我什么时候吻过你吗？

玛尔塔　不记得了，妈。

母亲　说得对。那有很久了，我很快就顾不上向你张开手臂了。然而，我一直是爱你的。（她轻轻推开玛尔塔，玛尔塔渐渐让开路）现在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的心讲话了；在我要活不下去的时候，我又重新生活了。

〔路完全让开了。

玛尔塔　（双手捂面）但是，难道还有什么比您女儿的悲痛更有力量的吗？

母亲　也许是疲倦吧，还有渴望休息。

〔母亲走出去，女儿没有再阻拦。〕

第　二　场

〔玛尔塔跑到门口，啪地关上门，伏在上面，狂叫起来。

玛尔塔　不！我并没有守护哥哥的责任，可我现在却被流放在自己的家园，连母亲也把我抛弃了。然而，我并没有守护哥哥的责任，这是欺侮无辜的不公。他当然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而我却孤零零的，同我渴望的大海天各一方。噢！我恨他。我终生等待会把我载走的波涛，现在知道它不可能来啦！我必须困守在这里，前后左

右全是人民与国家，平原与高山，阻断海风，也把大海频频的呼唤淹没在它们的喧闹声中。（压低声音）有的人运气要好！有的地方尽管远离海洋，晚风却时常送去海藻的气味，向那里讲述回荡着海鸥鸣声的潮湿海滩，或者一望无际的黄昏中的金色沙岸。但是，风还没有吹到这里就衰竭了，我永远也不会得到本应享受的东西。即使我耳朵贴在地面上，我也听不到幸福的大海的浪涛拍击，或者均匀的呼吸。我与我喜爱的相隔实在太遥远，根本无法补救。我恨他，我恨他，就因为他如愿以偿！而我呢，只能把这偏僻蔽塞的狭窄天地认作家园，只能用这地方的酸涩的李子充饥，只能用我抛洒的鲜血解渴。这就是报答母亲的温情所要付出的代价！

她死就死吧，反正我没有得到爱！让门在我的周围重新关上吧！我要发泄义愤，不用她管！因为，至死我也不会抬眼祈求上苍。那里，人可以逃匿，可以解脱，自己的身体可以靠着另一个身体，可以在波浪中翻滚，在那个有大海守卫的地方，神是不会登岸的。然而这里，目光四处受阻，整片土地的形状，只适于脑袋仰起，眼神哀求。噢！我恨这世界，因为我们在这里只能屈从于上帝。可是我，蒙受冤屈，没有得到公正待遇，我绝不跪下。在大地上的生存位置被剥夺，被母亲抛弃，在我的罪恶中孑然一身，我

不求重新祝圣就离开这个世界。

〔有人敲门。〕

第　三　场

玛尔塔　谁呀！

玛丽亚　一个旅客。

玛尔塔　不接客了。

玛丽亚　我来找我丈夫。（上。）

玛尔塔　（打量玛丽亚）您丈夫是谁？

玛丽亚　他昨天来到这里，说好今天早晨去找我，可是没有去，我很奇怪。

玛尔塔　他曾说他妻子在外国。

玛丽亚　他这样讲是有原因的。现在，我们本来应当见面。

玛尔塔　（始终凝视她）这可就难了，您丈夫不在这里了。

玛丽亚　您说什么？他不是在这店里要了一间客房吗？

玛尔塔　是要了一间客房，但是深夜又走了。

玛丽亚　我真难以相信，他要留在这里的种种缘由我都知道。不过，您的语气令我不安。您有什么话就对我讲吧。

玛尔塔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只能告诉您，您丈夫不在这儿了。

玛丽亚 他不能一个人走，把我丢下呀，我真不理解您的话。他一去不复返了，还是打算再来？

玛尔塔 他一去不复返了。

玛丽亚 请听我说，从昨天起，我在这异国他乡，容忍等待，耗尽了全部耐心。由于担心，我来了；不见到我丈夫，或者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他，我绝不走。

玛尔塔 这不关我的事。

玛丽亚 您说错了，这也是您的事情。不知道我丈夫是否同意我把情况告诉您，可我实在厌倦了这种故弄玄虚。昨天上午来到你们这里的那个男子，就是您多年失去音讯的哥哥。

玛尔塔 您没有告诉我什么新鲜消息。

玛丽亚 （愤然地）那他怎么啦？您哥哥为什么不在这里？你们没有承认他吗？您母女二人和他重逢不感到高兴吗？

玛尔塔 您丈夫不在这儿，因为他死了。

〔玛丽亚惊跳一下，半晌没讲话，定睛看着玛尔塔。然后，她又凑上前去，脸上泛现笑容。

玛丽亚 您在开玩笑，对吧？让经常向我说起，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捉弄人。我们差不多是亲姐妹了，因此……

玛尔塔 别碰我，呆在原地。我们俩之间毫无共通之处。（停顿）您丈夫是昨天夜里死的，我向您保证这不是开玩笑。现在，您没必要呆在这

儿了。

玛丽亚　您疯了，该送进疯人院！这太突然了，我无法相信您的话。他在哪儿？人死留尸，让我看看，见了尸体，我才会相信我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玛尔塔　见不到了。他在的地方，谁也无法见到。

〔玛丽亚朝她伸手。

别碰我，呆在原地……他沉到河底了。昨天夜里把他麻醉之后，是我和我母亲把他抬去的。他没有遭罪，但终归死了，是我们，我和我母亲把他害死了。

玛丽亚　（后退）不，不……是我疯了，听到还从来没有在大地上震响的话。我早就知道，这里不会有什么好事儿等着，可是，我绝不相信这种荒唐事。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您的话……

玛尔塔　我的责任不是说服您，仅仅是通知您。您自己会恍然大悟的。

玛丽亚　（仿佛心不在焉地）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这样干？

玛尔塔　您凭什么盘问我？

玛丽亚　（喊叫）凭我的爱情！

玛尔塔　这个词意味什么？

玛丽亚　意味现在使我肝肠寸断的全部痛苦，意味使我张开手要杀人的这种狂念。要不是我心中固执，始终不相信，疯子，等您尝到脸上被我的

指甲划烂的滋味，您就会了解这个词的意思了。

玛尔塔 真没办法，您的话我就是不懂，我不明白爱情、快乐或痛苦这类话。

玛丽亚 （极力克制）听我说，如果这是开玩笑，那就结束吧，不要在空话里兜圈子了。在丢开我之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要知道个明明白白。

玛尔塔 我讲的再明白不过了。昨天夜里，我们图财，害死了您丈夫，在这之前，我们也害过几个旅客。

玛丽亚 这么说，他母亲和他妹妹是罪人？

玛尔塔 对。

玛丽亚 （始终克制地）您事先知道他是您哥哥啦？

玛尔塔 您一定要知道，告诉您这是误杀。您多少了解一点儿世情，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玛丽亚 （回身走向桌子，拳头顶着胸口，声音低沉地）噢！天哪，我早就知道，这场玩笑非闹出人命不可，他和我这样干必然要受到惩罚。真是祸从天降。（她在桌前停下，眼睛不看玛尔塔，继续说）他本想让你们认出来，本想回到家里，给你们带来幸福，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正在他想词的时候，你们把他害死了。（哭起来）而你们，就象两个疯子，有眼不识回到你们身边的杰出的儿子……他确实杰出，你们哪里知道害死的人具有多么自豪的心、多么高尚的灵魂。他曾是我的骄傲，也可以成为你们的骄傲。可是，

唉，您原先是他的仇敌，现在也是他的仇敌，提起应当把您抛到街上、使您发出野兽般嚎叫的事件，您却这样冷淡！

玛尔塔　您不了解全部情况，就不要下任何断语。就在此刻，我母亲已经同她儿子相会了。波涛开始吞噬他们。不久，他们就会被人发现，又将在同一块土地里相聚。然而，我看这不再有什么能令我号叫的。我对人心看法不同，总而言之，您的眼泪叫我反感。

玛丽亚　（仇恨地反唇相讥）这是为了永远逝去的欢乐而流的眼泪。对您来说，这要胜过无泪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不久就要来到我身上，并可能一下子要了您的命。

玛尔塔　这并不能触动我了，其实这不算什么。我也一样，耳闻目睹，已经够多的了，我决定也要离开人世。然而，我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到他们那一堆里干什么呢？就让他们沉湎于失而复得的柔情，瞑瞑之中的爱抚吧。既没有您的份儿，也没有我的份儿了，他们永远叛离了我们。幸亏还剩下我的房间，正好在里边独自了此一生。

玛丽亚　噢！您可以死去，世界可以毁灭，反正我丧失了所爱的人。现在，我不得不在这种可怕的孤独中生活，忍受着记忆的折磨。

〔玛尔塔走到她身后，在她头上讲话。

玛尔塔　不要有任何夸张。您失去丈夫，我却失去母亲。归根到底，我们俩谁也不欠谁的。说起来，您跟他享受多年的欢乐，没有被他遗弃，仅仅失去他一次。而我呢，我母亲抛弃了我，现在她又死了，我失去她两次。

玛丽亚　他本想把他的财产带给你们，使你们俩都幸福。就在你们策划害死他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客房里，正是想这件事呢。

玛尔塔　（声调突然绝望地）我也不欠您丈夫的债，因为我尝到了他的悲痛。我曾象他一样，也以为有家。我想象罪恶就是我们的安乐窝，罪恶永远把母亲和我联结在一起。在人世间，除了转向和我同时图财害命的人，我还能转向谁呢？可是我错打了算盘。罪恶也是一种孤独，即使上千个人一块干。我独自生活，独自害人之后，当然应该独自死去。

〔玛丽亚眼含泪水，转身朝她走来。

玛尔塔　（后退，恢复生硬的声调）不要碰我，我已经跟您说过。一想到死之前，人手还能强加给我温暖，一想到无论什么类似人类的丑恶柔情的东西，还能追逐我，我就感到怒火中烧，双鬓涨红。

〔二人离得很近，面面相觑。

玛丽亚　别担心。我会让您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死的。我眼睛瞎了，已经看不见您了！而且，在这

无休无止的悲剧过程中，无论是您母亲还是您，也不过是一闪即逝、遇而复散的面孔。对您，我既不感到仇恨，也不感到同情。我再不能爱，也不能鄙视任何人了。（突然双手捂面）其实，事情突变，我来不及痛苦，也来不及反抗。不幸比我更强大。

〔玛尔塔转身朝门口走了几步，又返身朝玛丽亚走来。

玛尔塔　还不够十分强大，因为它能容您流泪。同您永别之前，看来我还有点儿事情可干。我还要令您绝望。

玛丽亚　（恐怖地看着她）噢！离开我，走开，离开我。

玛尔塔　我是要离开您的，这样我也会感到轻松，实在受不了您的爱情与泪水。不过，我去死，绝不能让您继续认为您有道理，爱情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不过是个偶然事件。要知道，我们都命定在秩序之中。您必须相信这种秩序。

玛丽亚　什么秩序？

玛尔塔　任何人从来没有被承认的秩序。

玛丽亚　（神态失常）这对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几乎听不见您的话了。我的心已经撕裂，它只对你们害死的那个人感兴趣。

玛尔塔　（激烈地）住口！我再也不要听到提起他，我鄙视他。他对您已经毫无意义。他进入了永

远流放人的牢房中。傻瓜！他有了他想要的东西，找到了他寻觅的人。现在，我们大家都各得其所。要明白，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无论是生还是死，既没有祖国可言，也没有安宁可言。(冷笑)这片幽深、没有阳光的土地，人进去就成为失明动物的腹中食，总不能把这种地方称为祖国。

玛丽亚　(泪水盈眶)噢！天哪，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这种语言。他要是听到也会受不了。他本来要走向另外一个祖国。

玛尔塔　(已经走到门口，猛然返身)这种荒唐的行为自食其果。您不久也要自食其果。(冷笑)跟您说，我们被偷窃了。何必大声呼唤那个人呢？何必惊扰心灵？为什么要向大海或爱情呼吁？这实在可笑。您丈夫现在得到了回答，就是我们最终将挤在一起的这座可怕的房子。(仇恨地)您也会了解答案的，到那时如果可能，您就将怀着莫大的乐趣回忆今天，而今天您却自认为进入最凄惨的流放中。要知道，您的痛苦再大，也永远不能同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相比；最后，听听我的建议。我杀害了您丈夫，就义不容辞，得给您出个主意，对吧？

祈求您的上帝，让他把您变成顽石一样。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幸福，也是唯一真正的幸福。您要效法他，要对所有呼声都充耳不闻，要及时

加入顽石的行列。不过，您要是太懦弱，不敢走进这种无声无息的安宁中，那就到我们共同的房子里来找我们吧。别了，大姐！您这回明白了，一切都很简单。您应当作出选择，要石头愚顽的幸福，还是要我们期待您去的粘糊的河床。

〔玛尔塔下。玛丽亚刚才痴呆呆地听着。听着，现在伸出双手，身子摇摇晃晃。

玛丽亚 （呼喊）噢！上帝啊！我不能在这荒漠中生活！我要对您讲，也能知道讲什么。（跪下）对，我完全信赖您。可怜可怜我吧，转过来看看我吧！听听我的呼声，把手伸给我！天主啊，可怜相爱又分离的人吧！

〔房门开了，老仆人进来。〕

第　四　场

老仆人 （声调平淡而坚决地）您叫我吗？

玛丽亚 （转身看他）噢！我不知道！来了就帮帮我吧，我需要人帮助。可怜可怜吧，千万帮帮我！

老仆人 （同样声调）不行。

——幕　落

剧　终

卡利古拉*

(四幕剧)

* 本剧于1945年在埃贝尔托剧院首次演出。

人 物 表

卡利古拉　罗马帝国皇帝
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的情妇
埃利孔　卡利古拉的心腹
西皮翁　年轻诗人
舍雷亚
塞内克图斯　老贵族
梅泰卢斯　贵族
勒皮杜斯　贵族
奥克塔维乌斯　贵族
帕特里西乌斯　宫廷总管
梅勒伊亚
穆西乌斯
穆西乌斯之妻
诗人十二名　卫士若干

地点　卡利古拉的皇宫
第一幕与后三幕相隔三年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皇宫一间大厅里聚集几名贵族，其中一位年事很高，他们显得烦躁。

贵族甲　一直毫无音信。

老贵族　早晨毫无音信，傍晚也毫无音信。

贵族乙　三天没有下落了。

老贵族　差人派出去又回来，他们直摇头，全是一句话："一点儿踪影也没有。"

贵族乙　郊外全找遍了，毫无办法。

贵族甲　不见得出事，何必事先焦虑不安呢？咱们等着吧。他也许同走的时候一样，忽然又回来了。

老贵族　我看见他走出皇宫。他的眼神异常。

贵族甲　当时，我也在场，还问过他有什么事。

贵族乙 他回答了吗?

贵族甲 只回答了一声:“没什么。”

〔静场片刻。埃利孔上,他吃着葱头。

贵族乙 (一直焦躁不安地)真叫人担心。

贵族甲 算啦,年轻人都如此。

老贵族 当然了,年岁会把一切都抹掉了。

贵族乙 您这样看?

贵族甲 但愿他能忘却。

老贵族 当然!失掉一个心上人,又会得到十个新欢。

埃利孔 您怎么知道是爱情的缘故?

贵族甲 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

埃利孔 也许是肝病吧。再不然,只是因为每天看你们看厌了。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要是三天两头能换换嘴脸,那就会让人看着好受多了。可是不然,莱谱没有变化,总是一色的烩肉。

老贵族 依我看,还是因为爱情。这样更感人。

埃利孔 尤其让人放心,简直让人放心多了。这种病症,聪明人逃不脱,蠢人也免不了。

贵族甲 谢天谢地,不管怎么说,悲伤不是永继不衰的。您悲痛的时间,能超过一年吗?

贵族乙 我呀,不能。

贵族甲 谁也没有这种本事。

老贵族 要是那样,人就没法儿活了。

贵族甲 此话有理。就拿我来说,去年丧偶,我着实

流了不少眼泪，过后也就淡忘了。时而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不过，总的说来，已经不值一提了。

老贵族　大自然造的万物，各得其所。

埃利孔　然而，我一看到你们，就觉得大自然失算了。

〔舍雷亚上。

贵族甲　怎么样？

舍雷亚　一直下落不明。

埃利孔　冷静，先生们，冷静。还是表面上维护维护吧。罗马帝国，就是咱们。假如咱们丢了脸面，帝国就要丢掉脑袋。现在还为时过早，啊，不行！首先，咱们去吃饭吧。咱们吃饱了，帝国就会更加健壮。

老贵族　这话有理，不能务虚忘实，顾了影子丢掉猎物。

舍雷亚　我不喜欢这种情况。不过，原来天下太平得过分了，我们这位皇帝也贤明无比。

贵族乙　是啊，他十分得体：既谨慎，又没有经验。

贵族甲　可是，你们到底怎么啦？为什么发出这种哀叹呢？什么也妨碍不了他维持原状啊。他爱德鲁西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归根到底，那是他妹妹。和她同床共枕，这已经够瞧的了。因为她死了，就把罗马搞得天翻地覆，这未免有点过份。

舍雷亚　尽管如此，我还是讨厌这种情况。他这次出走的意图，我一点儿也摸不清。

老贵族　是啊，无风不起浪嘛。

贵族甲　不管怎么说，国家利益重要，不能允许乱伦的行为染上悲剧的色彩。乱伦嘛，可以，但要谨慎。

埃利孔　要知道，乱伦，免不了要引起流言蜚语，历来如此。恕我冒昧，打个比方，床板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再说，谁告诉您就是因为德鲁西娅呢？

贵族乙　那又是什么原因？

埃利孔　猜一猜呀。请听仔细。痛苦，就跟结婚一样。择偶结婚，自己满以为是挑选别人，结果反被别人选取。事情就是这样，拿它毫无办法。我们的卡利古拉感到痛苦，但是，也许他连为什么痛苦都不知道！他大概觉得受束缚，于是逃掉了。换作我们，也都会象他一样。喏，不是胡说，我要是能选择我父亲，恐怕现在还不会出世呢。

〔西皮翁上。

第　二　场

舍雷亚　怎么样？

西皮翁　还是一点儿消息没有。昨天夜里，就在附

近，有几个农夫好象看见他在狂风暴雨中奔跑。

〔舍雷亚回身朝贵族们走来。西皮翁跟在他的身后。

舍雷亚　整整有三天了吧，西皮翁？

西皮翁　对。我当时在，还象往常一样，伴随他的左右。他朝德鲁西娅的尸体走去，用两根指头碰了碰，接着若有所思，原地转圈，然后慢腾腾地走出去。后来，就是到处见不着他了。

舍雷亚　（摇摇头）这个年轻人，过分喜爱文学了。

贵族乙　在他这种年龄不奇怪。

舍雷亚　然而，这不合乎他的身分。皇帝当艺术家，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了，我们经历过一两个这样的皇帝。害群之马到处都有。不过，其余的皇帝都识大体，保持了至尊的本分。

贵族甲　那样天下就更安宁。

老贵族　各得其所嘛。

西皮翁　怎么办呢，舍雷亚？

舍雷亚　毫无办法。

贵族乙　等着吧。万一他不回来，就必须有人替代他。我们当中，能当皇帝的大有人在。

贵族甲　人倒是不缺，我们只是缺乏性格。

舍雷亚　他人回来，头脑要是不正常呢？

贵族甲　真的，他还是个孩子，咱们来开导他。

舍雷亚　他要是听不进去道理呢？

贵族甲　（笑）那好嘛！从前，我不是写过一篇论政变

的文章吗?

舍雷亚 到了万不得已,当然可以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安安静静地看书,没人打扰。

西皮翁 对不起,失陪了。

〔西皮翁下。

舍雷亚 他生气了。

老贵族 他是个孩子嘛。年轻人都心心相印。

埃利孔 心心相印也好,不心心相印也好,反正都要老的。

〔一名卫士上,说道:"有人在御花园里看见卡利古拉了。"众人下。〕

第 三 场

〔空场几秒钟,卡利古拉悄悄从左侧上。他的神态异常,衣服肮脏不堪,头发湿漉漉的,腿上沾满了泥水。他几次抬手捂住嘴。他朝镜子走去,一看到自己的形像,便停止脚步。他咕噜几句含混不清的话,然后走到右侧坐下,双腿叉开,胳膊垂放在中间。埃利孔从左侧上,发现卡利古拉,就停在舞台左端,默默地观察他。卡利古拉扭过头去,瞧见埃利孔。静场片刻。〕

第　四　场

埃利孔　（从舞台另一端）你好，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口气自然地）你好，埃利孔。

〔冷场。

埃利孔　看样子你挺累吧？

卡利古拉　我走了好长的路。

埃利孔　对，你出去了很久。

〔冷场。

卡利古拉　要得到实在难。

埃利孔　得到什么呀？

卡利古拉　我想要的东西。

埃利孔　你想要什么？

卡利古拉　（始终自然地）月亮。

埃利孔　什么？

卡利古拉　是的，我当时想要月亮。

埃利孔　哦！

〔冷场。埃利孔走到他面前。

要月亮干什么？

卡利古拉　还用问！……那件东西我没有哇。

埃利孔　当然没有了。现在呢，如愿以偿啦？

卡利古拉　不，我没有弄到手。

埃利孔　这可让人头疼。

卡利古拉　是啊，正因为如此，我很疲惫。

〔冷场。

卡利古拉　埃利孔！

埃利孔　嗯，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你认为我疯了。

埃利孔　你完全明白，我从来不想。我也没这份聪明。

卡利古拉　好，就算这样吧！其实，我并没有疯，甚至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清醒。说来简单，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需要，想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停顿）事物，就象现在这种状态，仿佛满足不了我了。

埃利孔　这种想法相当普遍。

卡利古拉　的确如此。然而，我从前就不知道。现在，我懂了。（始终自然地）这个世界，在目前状态下，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因此，我需要月亮，或者幸福，或者永生，需要的东西也许是荒诞的，但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埃利孔　这样推理站得住脚。不过，一般说来，不可能坚持到底。

卡利古拉　（站起来，但口气依然随便地）你一窍不通。正因为没有坚持到底，才一无所获。也许，只要遵循逻辑，有始有终就行了。

〔他看着埃利孔。

我也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死掉一个女人，引起多少麻烦事！不对，不是这么回事。我好象记得，的确，几天前，我爱过的一个女人死了。

其实，爱情又怎么样呢？微不足道。我向你发誓，她的去世无足挂齿，不过是一种真理的标志。这个真理使我感到，月亮是必不可少的。它极其简单，极其明了，有点儿迂拙，但是很难发现，拿着又十分沉重。

埃利孔　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呀，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扭过头去，语调平缓地）人要死亡，他们并不幸福。

埃利孔　（停顿片刻）算了，卡伊乌斯，这个真理，人们处理得很好。看看你的周围吧。大家还照样吃饭。

卡利古拉　（突然发作）这就是说，我周围的一切，全是假象；而我，我要让人生活在真实之中！我恰恰有这种手段，能让他们在真实当中生活。因为，埃利孔，我知道他们缺少什么。埃利孔，他们缺乏认识，还缺乏一位言之有物的教师。

埃利孔　卡伊乌斯，听了我要对你说的话，不要见怪。不过，你首先应当休息。

卡利古拉　（坐下，平心静气地）这不可能，埃利孔，永远不再可能了。

埃利孔　为什么呀？

卡利古拉　如果我睡觉，谁给我月亮呢？

埃利孔　（沉默片刻）这倒是。

〔卡利古拉显然很吃力地站起来。

卡利古拉　你听，埃利孔。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

你要保持沉默，把见到我这件事忘掉。

埃利孔 我明白了。

〔卡利古拉朝出口走去，又转过身。

卡利古拉 还有，从今以后，请你助我一臂之力。

埃利孔 我没有理由不协助你，卡伊乌斯。不过，我了解的事情很多，感兴趣的却很少。我能为你出什么力呢？

卡利古拉 办不可能的事情。

埃利孔 我尽力做吧。

〔卡利古拉下。西皮翁和卡索尼娅上。〕

第 五 场

西皮翁 不见他的影儿。埃利孔，你没有看见他吗？

埃利孔 没有。

卡索尼娅 埃利孔，他出走之前，真的什么也没对你讲吗？

埃利孔 我不是他的心腹，而是他的旁观者，这样更明智。

卡索尼娅 我求求你。

埃利孔 亲爱的卡索尼娅，卡伊乌斯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这就等于说，他还没有理解。我呢，是理解的，因此，我什么也不管。假如卡伊乌斯开始明白，他有一颗年轻善良的心，是什么都要管的。那样一来，天晓得会使我们

付出多大代价。对不起，吃饭啦！（下。）

第　六　场

〔卡索尼娅疲倦地坐下。

卡索尼娅　一个卫士看见他走过去。整个罗马到处见到卡利古拉。可是卡利古拉呢，事实上只见自己的念头。

西皮翁　什么念头？

卡索尼娅　我怎么知道呢，西皮翁？

西皮翁　思念德鲁西娅？

卡索尼娅　谁说得准呢？他爱德鲁西娅倒是真的。昨天还紧紧搂在怀里的人，今天眼看着咽了气，也的确叫人肝肠痛断。

西皮翁　（胆怯地）那你哪？

卡索尼娅　哦！我呀，我是他的老情妇。

西皮翁　卡索尼娅，一定要救他啊。

卡索尼娅　你热爱他啦？

西皮翁　我热爱他。他对我特别好。他鼓励我，说的那些话，有的我还记在心里。他对我讲过，生活不容易，但是，世上有宗教、艺术，有别人对我们的爱。他不厌其烦地说，给别人制造痛苦，只能自误。他想要做一个公正的人。

卡索尼娅　（站起身）他是个孩子。

〔她走向镜子，对着打量自己。

除了我自己的身体，我从来不信奉任何别的神明；今天，我要祈求这个神灵，保佑卡伊乌斯回到我的身边。

〔卡利古拉上。他发现卡索尼娅和西皮翁，犹豫一下，想退出去。与此同时，贵族们和宫廷总管从对面上，他们戛然止步，呆若木鸡。卡索尼娅回头看去。她和西皮翁跑向卡利古拉。卡利古拉摆摆手制止住他俩。〕

第 七 场

总管 （嗫嚅地）我们……我们正找你呢，陛下。

卡利古拉 （生硬而异常的声调）看到了。

总管 我们……也就是说……

卡利古拉 （粗暴地）你们要干什么？

总管 我们担心，陛下。

卡利古拉 （逼近总管）凭什么权利？

总管 嗯！哦……（灵机一动，很快地）是这样，其实你也知道，金库的几个问题，需要你来处理。

卡利古拉 （禁不住一阵大笑）金库？这倒是真的，唔，金库，这可至关重要。

总管 当然了，陛下。

卡利古拉 （一直笑着，对卡索尼娅）对不对，亲爱的，金库非常重要吧？

卡索尼娅 不对，卡利古拉，这是个次要问题。

卡利古拉　嗳，这说明你是外行。金库有举足轻重的利害关系。财政、公共道德、对外政策、军需装备、土地法令！告诉你，全都关系重大，罗马的兴盛和你关节炎的发作都同等重要。嗯！这些我都要过问。你听我说说，总管。

总管　我们听着呢。

〔贵族们走上前。

卡利古拉　你对我忠心耿耿，对吧？

总管　（责备的口气）陛下！

卡利古拉　那好，有一项计划，要交给你办。我们分两个阶段打乱政治经济学。总管，我来向你解释……等贵族们出去再说。

〔贵族们下。〕

第　八　场

〔卡利古拉在卡索尼娅身边坐下。

卡利古拉　你仔细听着。第一阶段：所有贵族，帝国里凡是拥有财产的人——不管财产多少，一律如此办理，——他们必须取消子女的财产继承权，并当即立下遗嘱，将财产捐献给国家，不得有误。

总管　不过，陛下……

卡利古拉　我还没让你讲话呢。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将随意列一张名字，依次处死这些人物。我

们还可以改变这个次序，视情况而定，当然是任凭我们高兴。然后，我们继承财产。

卡索尼娅　（抽开身）你怎么啦？

卡利古拉　（冷静地）其实，处决的顺序无关紧要。确切地说，处决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而就丧失了重要性。况且，他们的罪过一个赛一个。还提醒你们注意，是直接窃取民财，还是在民用必需品的价格里偷偷塞间接税，两种手段全不道德，分不出高下。统治，就是掠夺，这是路人皆知的。不过，还有个方式的问题。至于我，我要公开地掠夺。这就会改变你们小本经营的方式。（对总管，粗暴地）你要立刻执行这些命令。今天傍晚，罗马全体公民必须签署遗嘱。外地公民，最迟一个月内签署。派遣差使去宣布。

总管　陛下，你不明白这……

卡利古拉　好好听着，蠢货。既然金库重要，那么，人的生命就不重要。这是一目了然的。凡是同你看法一致的人，既然把金钱看成一切，就不能不同意这种推论，把他们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总而言之，我呀，我决定要遵循逻辑，既然我有这个权力，你们就会看到，这种逻辑要使你们付出多大代价。我要铲除自相矛盾者与矛盾。如果需要，我就先拿你开刀。

总管　陛下，我向你发誓，我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

卡利古拉　我的诚意也是不容置疑的，你尽可相信好了。证据么，就是我赞同你的观点，并且把金库当成认真思考的问题。总而言之，你要感谢我才是，因为我参加你的赌局，拿起你手中的牌赌博。（停顿，平静地）再说，我的计划简单明了，所以很高明，也就不容争辩。我给你三秒钟走开。开始数：一……

〔总管急下。〕

第 九 场

卡索尼娅　我真认不出来是你！这是开玩笑，对吧？

卡利古拉　不完全对，卡索尼娅。这是教育。

西皮翁　这不可能啊，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对，正是不可能！

西皮翁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卡利古拉　恰恰是不可能！说的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再确切点儿说，就是要使不可能变为可能。

西皮翁　然而，这场游戏可没有止境啊。这是疯子的消遣。

卡利古拉　不对，西皮翁，这是皇帝的美德。（神态倦怠地仰身坐下）我终于明白了权力的用途。权力能给不可能的事情提供实现的机会。今天，以及将来的全部时间，我的自由再也没有界线了。

卡索尼娅 （悲伤地）卡伊乌斯，我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庆幸。

卡利古拉 我也同样不知道。然而我却能推想，必须经历这个阶段。

〔舍雷亚上。〕

第 十 场

舍雷亚 听说你回来了，我祝愿你身体健康。

卡利古拉 我的健康谢谢你。（停顿，突然地）走开，舍雷亚，我不愿意见你。

舍雷亚 这话真叫我感到意外，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用不着意外。我不喜欢文人，不能容忍他们的谎言。他们讲的话不是给自己听的。他们要是听听自己讲的话，就会明白他们一文不值，再也不会开口了。好啦，到此为止，我讨厌假见证。

舍雷亚 我们即使说谎，也常常是不自觉的。我要申辩：不知者不为罪。

卡利古拉 谎言向来没有清白的。你们的谎言抬高了人和物，这正是我不能宽恕你们的。

舍雷亚 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就应该替它辩护。

卡利古拉 不必辩护了，诉讼辩论已经完结。这个世界并不重要，谁承认这一点，就能赢得自由。

(站起身)我憎恨你们,恰恰是因为你们不自由。整个罗马帝国,唯独我自由。庆贺吧,你们终于有了一位教给你们自由的皇帝。走开,舍雷亚,还有你,西皮翁,友谊令我哑然失笑。去吧,向罗马人宣布,他们终于重获自由,并随之而来开始了一场巨大的考验。

〔舍雷亚与西皮翁下。卡利古拉把头扭向一边。〕

第十一场

卡索尼娅 你哭啦?

卡利古拉 对,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 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算你爱德鲁西娅,同时你也爱过我和许多别的女子啊。她这一死,你就跑到荒郊野外,呆了三天三夜,回来又换上一副仇视一切的面孔,何以至此呢!

卡利古拉 (转过头来)真胡涂,你怎么知道是德鲁西娅的缘故呢?你就不能想象,一个男子哭泣不是由于爱情,而有别的原因吗?

卡索尼娅 对不起,卡伊乌斯。不过,我是想弄明白。

卡利古拉 男子汉弹泪,是因为事物不是本来的面貌。(卡索尼娅朝他走去)别过来,卡索尼娅。

(她后退)还是呆在我的身边吧。

卡索尼娅　我完全听你的。(坐下) 人到我这样年龄,知道生活并不美好。但是,如果说大地上有痛苦,为什么还要增加痛苦呢?

卡利古拉　你是理解不了的。增加痛苦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我能从中解脱。然而我觉得,难以名状的情绪从我身体往上升。我怎么对付呢? (转身对着她)噢! 卡索尼娅,我原先知道,人可能陷入绝望,但并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同大家一样,我原先也以为,那不过是灵魂上的一种病症。其实不然,是身体受折磨。我感到皮肤疼痛,胸口、四肢也一样;还感到头脑空虚,一阵一阵恶心。最不堪忍受的,就是嘴里这股味道。说起来,不是血腥味,不是腐尸味,也不是发高烧时的苦涩味,然而,这些味道全有。我只要一蠕动舌头,就觉得一切变得一团漆黑,人也都令我反感。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该有多么艰难,多么酸楚啊!

卡索尼娅　应当睡觉,睡很长时间,应当听其自然,不再思考。你睡觉时,我守在身边。等你醒来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又恢复了它的味道。运用你的权力,去更好地爱还值得爱的东西吧。可以办到的事情,也应该有自己的机会。

卡利古拉　这样就必须睡觉,必须放弃。这是不可能的。

卡索尼娅　这是因为你疲乏到了极点，才有这种想法。过一阵，你的手就又恢复了气力。

卡利古拉　但必须清楚把手放在哪里。假如我不能改变事物的秩序，不能让太阳从西边升起，不能减轻人间的痛苦，不能使人免于一死，这只有力的手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这样惊人的权力对我又有什么助益呢？不行，卡索尼娅。如果我影响不了这个世界的秩序，我睡觉还是醒着，也就无所谓了。

卡索尼娅　可是，这是要与神仙平起平坐。真没见过比这更疯狂的念头。

卡利古拉　你也一样，认为我是疯子。然而，神仙又算什么，我为什么要与神仙平起平坐呢？今天，我竭尽全力追求的，是超过神明的东西。我掌管起一个王国，国王就叫“不可能”。

卡索尼娅　让天空不成其为天空，让美貌变成丑陋，让一个人的心麻木不仁，这种事你办不到。

卡利古拉　（越来越激动）我要使天空与大海浑然一体，要把美与丑混淆起来，要让痛苦迸发出笑声。

卡索尼娅　（站在他面前，哀求地）世上有好与坏，伟大与卑下，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敢肯定，这一切是不会改变的。

卡利古拉　（仍然激动地）我就立志改变这种状况。我将平等馈赠给本世纪。等到一切全被拉平，

不可能的事终于在大地上实现，月亮到了我的手中，那时，我本身也许会发生变化，世界也许会随着我而变化，人终于不再死亡，他们将幸福地生活。

卡索尼娅 （高叫一声）你不能否认爱情。

卡利古拉 （发作，狂怒地）爱情，卡索尼娅！（双手抓住她的肩膀摇晃）我懂得了爱情是微不足道的。还是那个人说得有道理：国家金库！你听清楚他的话了，对吧？一切都以此为开端。啊，现在，我终于要生活啦！生活，卡索尼娅，生活，就是爱的反面。现在，是我对你这样讲，是我邀请你参加一场毫无节制的欢宴，参加一场全面的诉讼，观看最精彩的表演。因此，我需要有人，有观众，有受害者，有罪犯。

〔他扑向大锣，开始敲起来，不住手地敲，锣点越来越密。他边敲边说。

把罪犯押上来，我需要罪犯。他们全都有罪。（一直敲锣）把判死刑的人给我押上来。公众，我要有我的公众！法官、证人、被告，审理前就统统判罪！啊！卡索尼娅，我要让他们开开眼，看看这个帝国唯一自由的人！

〔在锣点声中，宫殿渐渐充满嘈杂声，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一片人语声、武器撞击声、轻重脚步声。卡利古拉哈哈大笑，不停地敲锣。几名卫士上，随即又下去。

〔卡利古拉边敲边说。

你呀，卡索尼娅，你要听从我的吩咐，要自始至终协助我。会有好戏看的。发誓帮助我，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　(失去常态，在锣点中间说)我用不着发誓，因为我爱你。

卡利古拉　(继续敲锣)我说什么，你都全照办。

卡索尼娅　(同上)全照办，卡利古拉，可别敲了。

卡利古拉　(继续敲锣)你要残酷无情。

卡索尼娅　(哭)残酷无情。

卡利古拉　(同上)你要心如铁石。

卡索尼娅　铁石。

卡利古拉　(同上)你也要忍受痛苦。

卡索尼娅　对，卡利古拉，可是，我会发疯的。

〔贵族们上，见状瞠目结舌。宫廷人员同时上。卡利古拉敲了最后一下，举起锣槌，转过身去，招呼他们。

卡利古拉　(神态失常地)全都过来。靠前来。我命令你们上前来。(跺脚)是皇帝叫你们走近前。(众人胆战心惊地向前移步)快点儿过来。现在，卡索尼娅，你也过来。

〔他拉起她的手，把她领到镜子前，用锣槌狂乱地擦掉光滑镜面上的一个形象。他哈哈大笑。〕

瞧，什么也没有了。记忆不存在了，所有面

孔都逃开了！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留下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再靠前点儿，你瞧。你们都上前来，瞧一瞧吧。

〔他伫立在镜子前，摆出发狂的姿势。

卡索尼娅　（恐惧地看着镜子）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变了声调，指头戳在镜子上，突然定睛凝视，欢呼地。

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

——幕　落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几个贵族在舍雷亚府上聚会。

贵族甲　他污辱了我们的尊严。

穆西乌斯　持续三年啦！

老贵族　他称我小娘子！他出我的丑！干掉他！

穆西乌斯　持续三年啦！

贵族甲　他每天傍晚游郊外，逼我们跟在他的轿子周围跑！

贵族乙　他还对我们说，跑步有益于健康。

穆西乌斯　持续三年啦！

老贵族　这是不能宽容的。

贵族丙　不能，我们不能宽恕。

贵族甲　帕特里西乌斯，他没收了你的财产。西皮翁，他杀害了你父亲。奥克塔维乌斯，他夺走了你妻子，收在他的妓院里，现在让她接客。勒皮

杜斯，他杀害了你儿子。这一切，你们还要忍受下去吗？我嘛，我的主意已定。要么冒风险，要么战战兢兢，束手无策，过着这种无法忍受的生活。两种选择，我不能犹豫。

西皮翁　他杀害了我父亲，就是替我做出了选择。

贵族甲　你们还迟疑不决吗？

贵族丙　我们同你站在一起。他把我们在斗技场里的专座给了平民，逼我们同平民百姓争斗，然后好更严厉地惩罚我们。

老贵族　他是个懦夫。

贵族乙　是个玩世不恭的人。

贵族丙　是个矫揉造作的人。

老贵族　是个草包。

贵族丁　持续三年啦！

〔一片混乱。纷纷举起武器。一支蜡烛掉在地上。一张桌子撞翻。众人拥向门口。舍雷亚上。他无动于衷，制止了他们的冲动。〕

第　二　场

舍雷亚　你们这是往哪儿跑？

贵族丙　到皇宫去。

舍雷亚　我完全明白。可是，你们以为会放你们进去吗？

贵族甲　用不着请求允许。

舍雷亚 哼，你们一下子变得这样勇猛啦！至少，我还有权在自己家里坐下吧。

〔有人把门关上。舍雷亚走向撞翻的桌子，坐在一个角上。众人转身对着他。

舍雷亚 朋友们，你们想得倒容易。你们感到的恐惧，并不能代替你们的勇敢与冷静。这一切还为时尚早。

贵族丙 你要是不同我们一起干，那就走开，不过要管住你的舌头。

舍雷亚 然而，我相信我是同你们站在一起的。不过，出发点不同。

贵族丙 夸夸其谈，够啦！

舍雷亚 对，夸夸其谈听够了。我要把事情摆明白。因为，我即使同你们站在一起，可并不同意你们。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方法不高明。你们没有认清真正的仇敌，把微不足道的动机安在他的身上。他的抱负只能是远大的，而你们，不过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首先，要看清他的真实面目，然后，你们才能更好地打击他。

贵族丙 我们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是最丧心病狂的暴君！

舍雷亚 不见得。疯癫的皇帝，我们见识过。可是，咱们这个皇帝还没有完全疯。我最憎恨的，就是他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贵族甲 他要把咱们全折磨死。

舍雷亚 不对，因为这是次要的。他运用手中的权力，是为更高的、更致命的一种激情服务，他威胁了咱们更深一层的东西。当然，在我国，一个人掌握无限的权力，这不是第一遭。但是，他毫无限制地使用这个权力，到了否认人和世界的程度，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在他身上，这才是令我恐惧的东西，也是我要打击的东西。丢掉性命不算什么，一旦需要，我还有这种勇气。然而，眼看着人生的意义化为乌有，我们生存的理由消失，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人生在世，不能毫无理由。

贵族甲 复仇就是一种理由。

舍雷亚 对，我将同你们一道报仇。不过，你们要明白，我不是为了你们所蒙受的小小的凌辱，而是反对一种伟大的思想，因为，那种思想的胜利，就意味世界的末日。我可以容忍他把你们耍得丑态百出，但是不答应他干他梦想干的事，不答应他干他梦想干的一切。他要把他的哲学化为如山的尸骨，而且，对我们不利的是，这种哲学无懈可击。在无法驳斥的时候，就必须使用武力。

贵族丙 那就应当行动。

舍雷亚 是应当行动。但是，在他的淫威处于鼎盛的时期，你们正面攻击是摧毁不了的。暴政是能够推翻的，但是对付毫无利己动机的险恶用心，就必须运用计谋。应当投其所好，推波助

澜，等待那种逻辑发展到荒谬的程度。再说一遍，我在这里讲话，完全出于诚意，要知道，我和你们不过是一段时间的同路人。过了这段时间，我不再为你们的任何利益效劳，而是一心盼望世界重新和谐，恢复太平。我的动力不是野心，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担心，担心有他那种非人道的激情，就没有我生存的意义。

贵族甲 （走上前）我想我听懂了，或者说基本上懂了。你同我们的判断一样，我们的社会基础动摇了，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看来，首先是道德问题，诸位说对吧。家庭惶恐不安，工作的尊严丧失了，整个祖国都遭受亵渎。美德在向我们呼救，我们能置若罔闻吗？总之，谋反者们，贵族每天傍晚被迫跟着皇帝的轿子跑，你们能容忍下去吗？

老贵族 你们能允许他叫他们“我的心肝”吗？

贵族丙 你们能坐视他夺走他们的妻子吗？

贵族乙 还夺走他们的孩子。

穆西乌斯 还有他们的金钱呢？

贵族戊 不允许！

贵族甲 舍雷亚，你讲得很好，劝我们冷静下来也非常对。现在动手还为时过早：今天，老百姓还可能反对我们。你愿意同我们一起等待算帐的时候吗？

舍雷亚 愿意。就让卡利古拉蛮干下去，我们不但

不劝阻，还要往那条道上推他。为他的疯狂的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有朝一日，王国尸横遍野，家家户户吊丧，他就变成了孤家寡人。

〔一片嘈杂声。外面传来号声。冷场。接着，众人依次传着一个名字：卡利古拉。〕

第 三 场

〔卡利古拉和卡索尼娅上，埃利孔和几名卫士随上。冷场。卡利古拉停住脚步，打量密谋者们。他一声不响地一个一个看过去，给这个理理发型，又退后端详另一个，接着又扫视众人，抬起手捂住眼睛，一句话没讲，下场。〕

第 四 场

卡索尼娅 （指着乱糟糟的房间，讥讽地）你们打架了吗？

舍雷亚 我们打架了。

卡索尼娅 （同上）为什么打架呢？

舍雷亚 我们打架不为什么。

卡索尼娅 这么说，不是真的啦。

舍雷亚 什么不是真的？

卡索尼娅 你们没有打架。

舍雷亚 那，我们就没有打架吧。

卡索尼娅　（微笑）也许，最好把房间收拾整齐了，卡利古拉讨厌杂乱无章。

埃利孔　（对老贵族）你们这样干，最终非使这个人改变性格不可！

老贵族　可是，我们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他的？

埃利孔　恰恰丝毫没有，一个个唯唯喏喏到了这种程度，真是闻所未闻。你们设身处地，为卡利古拉想一想。（停顿）不用说，你们刚才一定密商谋反了，对吧？

老贵族　瞧你说的，没这么回事。他想到哪儿去啦？

埃利孔　他不是想，而是知道。不过照我看，他其实倒有点儿希望如此。好啦，帮帮忙，把这里收拾整齐。

〔众人忙着收拾房间。卡利古拉上，观察。〕

第　五　场

卡利古拉　（对老贵族）你好，我的宝贝儿。（对其余的人）舍雷亚，我决定在你的府上用餐。穆西乌斯，我不客气了，想邀请你妻子来。

〔总管拍拍手，一个奴隶上，但是，卡利古拉叫住他。

等一等，先生们，大家都知道，国家财政原来能够支撑住，只是因为养成了支撑的习惯。从昨天开始，习惯本身就不够用了。因此，我很遗

憾，不得不精减人员。在一种牺牲精神的指导下，我决定缩减宫廷仆役，解放几个奴隶。这种牺牲精神，我肯定会得到你们的赞赏。劳驾，大家动手摆桌子上菜吧。

〔长老们面面相觑，迟疑不决。

埃利孔 动手吧，先生们，拿出点儿诚意来。再说，你们会发现，沿着社会等级往下降，要比往上升容易得多。

〔长老们慢腾腾地动起来。

卡利古拉 （对卡索尼娅）对懒惰的奴隶，规定有什么惩罚啦？

卡索尼娅 我想，是抽鞭子。

〔长老们动作加快，开始笨手笨脚地安排餐桌。

卡利古拉 喂，认真点儿！讲究方法，尤其要讲究方法！（对埃利孔）看他们那样子，好象没有手啦？

埃利孔 说实在话，他们从来就没有手，除非要打人，或者要指使人的时候才有。使用他们就得耐心，只能如此。培养一名长老，一天工夫就成。造就一个劳动者，得花十年时间。

卡利古拉 哼，我真担心，把一个长老转变成劳动者，恐怕需要二十年。

埃利孔 他们毕竟还是能转变的。依我看，他们是这种料！当奴隶非常合适。（一名长老擦汗）瞧，他们甚至开始出汗了。这是个阶段。

卡利古拉　好，别要求过高，这已经不错了。再说，就是一瞬间的公道，也是可取的。提起公道，我们必须加紧从事：有一件处决案等着我办。哈！这么快我就饿了，算鲁菲乌斯运气好。（机密地）鲁菲乌斯，就是要处死的那个骑士。（停顿）你们不问问我，为什么要处死他吗？

〔一片沉默。这时，奴隶们往上端菜。畅快地。

嗯，看得出来，你们变聪明了。（嚼一个橄榄）你们终于明白过来，用不着干什么事就可以送命。兵士们，我对你们满意。对不对，埃利孔？

〔停止嚼橄榄，用一种戏谑的神态看着宾客们。

埃利孔　当然啦！什么样的队伍啊！不过，你要想听听我的看法，我觉得他们现在聪明过头，不再愿意打仗了。如果他们照此长进下去，帝国就会垮掉。

卡利古拉　好极了，那我们就可以休息了。喂，大家随便坐，用不着排座次。真的，那个鲁菲乌斯还是运气好。我可以断言，他不会珍视这点儿时间的缓刑。然而，死到临头，延缓几个小时，这是无比珍贵的。

〔他开始用餐，其他人也开始用餐。卡利古拉在餐桌上显然不守规矩，他把橄榄核扔到身边人的餐盘里，把吃肉剩下的残渣吐到菜盘里，

还用手指甲剔牙，拼命地搔头。他这样做没有丝毫不得已的原因，然而在用餐过程中，他做得十分自然，简直是奇迹。他突然停止吃饭，目不转睛地盯住一个人：勒皮杜斯。

〔粗暴地。

看你一脸不痛快的样子，可能是因为我处死了你儿子吧？

勒皮杜斯 （哽咽地）没有哇，卡伊乌斯，正相反。

卡利古拉 （眉开眼笑）正相反！哈！我多喜欢看脸上的表情否定心中的忧虑。你满面愁容，可是心呢？正相反，对不对，勒皮杜斯？

勒皮杜斯 （坚决地）正相反，陛下。

卡利古拉 （兴致越来越高）嘿！勒皮杜斯，对我来说，谁也不如你亲近。咱俩一起欢笑吧，你愿意吗？给我讲个笑话吧。

勒皮杜斯 （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好，好，那就我来讲吧。可是，你听了要笑，对不对，勒皮杜斯？（目光凶狠地）哪管为了你的二儿子，你也得笑啊。（又转为笑脸）况且，你的情绪并不坏。（喝酒，接着，口授式地）正相……正相……你说，勒皮杜斯。

勒皮杜斯 （疲惫地）正相反，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好哇。（喝酒）现在，你听着。（沉思地）从前有一位可怜的皇帝，谁也不爱戴他。皇帝呢，喜爱勒皮杜斯，就命令把他的小儿子杀掉，

以便夺取他心中的爱。（改变语气）当然了，这不是真事。有趣吧，对不对？你不笑，一个人也不笑？好，你们听着。（狂怒地）我要所有人全笑。你，勒皮杜斯，还有其他所有人。站起来，笑吧！（敲桌子）我要看你们笑，你们听见了，我要看你们笑。

〔众人起立。这个场面由始至终，除了卡利古拉和卡索尼娅，其他演员可以象木偶一样表演。

〔卡利古拉仰卧在躺椅上，乐不可支，狂笑不止。

哎呀，卡索尼娅，瞧瞧他们那样子。什么也不在乎了。什么人格、尊严、别人的议论、民族的智慧，统统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在恐惧面前，一切都销声匿迹了。恐惧，咳，卡索尼娅，这种美好的情感，没有杂质，既纯洁又无私，实在难得，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手抚额头，喝酒。口气友好地）现在，谈谈别的吧。喂，舍雷亚，你怎么一言不发。

舍雷亚 我准备说话，卡伊乌斯，只要你一允许。

卡利古拉 好极了，那就闭起你的嘴吧。我还是想听听我们的朋友穆西乌斯说话。

穆西乌斯 （勉强地）听候你的吩咐，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好吧，向我们谈谈你老婆。首先，把她打发到我的左首来。

〔穆西乌斯的妻子走到卡利古拉身边。

喂，穆西乌斯，我们等你开口呢。

穆西乌斯 （有些无所适从）我老婆么，我爱她呗。

〔众笑。

卡利古拉 当然了，老兄，当然了。不过，这是老生常谈！

〔这时，穆西乌斯的妻子已经坐在他的身边，他心不在焉地抚摩她的左肩。

〔越来越泰然自若地。

其实，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正在密谋，对不对？你们正在搞点儿小阴谋，嗯？

老贵族 卡伊乌斯，你怎么能这样？……

卡利古拉 无关紧要，我的美人儿。老人就应当完蛋。无关紧要，真的无关紧要。你们干不出一件有胆量的事。不过，我想起来有几件国事要处理。可是去办公事之前，先得满足自然赋予我们的欲望，这是不可抗拒的。

〔他站起身，把穆西乌斯的妻子拉进隔壁一个房间。〕

第 六 场

〔穆西乌斯要站起来。

卡索尼娅 （亲切地）咳！穆西乌斯，这酒真美，我想再喝点儿。

〔穆西乌斯为之慑服，默默地给她斟酒。一时气氛尴尬，只听坐椅咯咯吱吱响。以下对话有些不自然。

卡索尼娅 怎么样，舍雷亚，现在告诉我好吧，刚才，你们为什么打架啦？

舍雷亚 （冷淡地）亲爱的卡索尼娅，完全是我们争论一个问题引起来的。我们想知道，诗歌能不能造成死亡。

卡索尼娅 这非常有意思。可是，这个问题超出了我这女人的智力。不过，你们对艺术的激情，竟导致你们交起手来，这真令我钦佩。

舍雷亚 （同上）当然了。而且，卡利古拉对我说过，凡是深刻的激情，都有暴戾的行为。

埃利孔 不带点儿强奸的意味，也就没有爱情喽。

卡索尼娅 （吃着东西）这种见解有实在的成分。各位说，对不对？

老贵族 卡利古拉是个很有魄力的心理学家。

贵族甲 他向我们谈论勇气就很有雄辩力。

贵族乙 他应当把他的全部思想都总结出来，那会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舍雷亚 还不算他从中得到的消遣，因为，显然他需要娱乐。

卡索尼娅 （一直吃东西）你们要是知道他想过这点，目前正撰写一篇伟大的文章，一定会非常高兴。

第 七 场

〔卡利古拉和穆西乌斯的妻子上。

卡利古拉 穆西乌斯，还给你老婆，她就要回到你的身边。请原谅，我还要去做几点指示。

〔他急下。穆西乌斯脸色苍白，站起身。〕

第 八 场

卡索尼娅 （对站立不动的穆西乌斯）这篇雄文可以同最著名的文章媲美，穆西乌斯，我们对此毫不怀疑。

穆西乌斯 （一直盯着卡利古拉出去的那扇门）卡索尼娅，文章讲的是什么？

卡索尼娅 （漠然地）哦！ 我理解不了。

舍雷亚 那就应该这样理解， 文章阐述的是诗歌的屠杀能力。

卡索尼娅 我想，正是如此。

老贵族 （诙谐地）好哇，正如舍雷亚说的，这会使他得到消遣。

卡索尼娅 对，我的美人儿。不过，会使你们感到别扭的，恐怕是这部作品的题目。

舍雷亚 题目是什么？

卡索尼娅 《利剑》。

第 九 场

〔卡利古拉急上。

卡利古拉 请诸位包涵，国家事务么，也都急需处理。总管，去传旨，关闭官仓。我刚才签署了法令，你到隔壁房间就能看见。

总管 可是……

卡利古拉 明天就要发生饥荒。

总管 可是，老百姓就要呼号了。

卡利古拉 （有力地、明确地）我说，明天就要发生饥荒。所有人都了解，闹饥荒是一种天灾。明天就要闹天灾……我什么时候高兴，就把天灾刹住。（向其他人解释）归根结底，我要证明自己是自由的，就顾不了许多了。一个人要自由，总要损害别人。这实在不好，但也是正常的。（瞥了穆西乌斯一眼）把这个思想运用到嫉妒上，你们就会明白。（沉思地）嫉妒之心，毕竟丑恶得很！因为虚荣和臆想而痛苦！眼看自己老婆……

〔穆西乌斯握紧拳头，张嘴要讲话。卡利古拉很快地。

吃啊，先生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在同埃利孔加紧工作。我们写成一篇论处决的短文，你们听了会赞不绝口的。

埃利孔 假如问你们的想法的话。

卡利古拉 要宽宏大量一点儿，埃利孔！把咱们的小小的秘密披露给他们吧。说吧，第三章，第一节。

埃利孔 （站起来，机械地背诵）"处决能使人免于痛苦，脱离苦海。无论就其施实还是就其宗旨来讲，处决都是普遍的、令人鼓舞的和公正的。人应当死，因为他们有罪。他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们是卡利古拉的臣民。而且，举国上下全是卡利古拉的臣民，因此人人有罪。由此得出结论，所有人都应当处死。问题只在于时间和耐心。"

卡利古拉 （笑）你们有什么想法？耐心等死，嗯，这真是个新发现！要听听我的想法吗：在你们身上，我最钦佩的就是这一点。

先生们，现在，你们可以自便了，舍雷亚用不着你们了。不过，卡索尼娅留下！还有勒皮杜斯和奥克塔维乌斯！梅勒伊亚也留下。我想同你们商量商量，我那所妓院如何组织，它叫我非常伤脑筋。

〔其余人慢慢下场。卡利古拉的目光盯着穆西乌斯。〕

第十场

舍雷亚 听你的吩咐，卡伊乌斯。哪方面不顺利？是

管理人员不称职吗?

卡利古拉 不,是收入情况不好。

梅勒伊亚 应当提高收费。

卡利古拉 梅勒伊亚,这不,你失掉一次保持沉默的机会。你这么大年纪,不会对这种问题感兴趣。再说,我也没有问你的高见。

梅勒伊亚 那为什么让我留下?

卡利古拉 因为过一会儿,我需要一种不带感情的意见。

〔梅勒伊亚走开。

舍雷亚 卡伊乌斯,如果我能带着感情谈一谈,我要说收费不能动。

卡利古拉 哦,这是自然。不过,营业额也要上去。我的计划,已经向卡索尼娅解释过,由她来向你们说明。我嘛,酒喝多了,觉得睏倦。(躺下,闭上眼睛。)

卡索尼娅 非常简单。卡利古拉创立一种新的勋章。

舍雷亚 我不明白两者有什么关系。

卡索尼娅 可是有关系,要以这种勋号组成公民英雄勋位团。光顾卡利古拉妓院次数最多的公民,将得到这种酬赏。

舍雷亚 这很明白。

卡索尼娅 我想是的。我忘记讲了,每月核对门票,颁发勋章一次。满十二个月得不到勋章的公民,

就要流放或者处决。

贵族丙　为什么规定“或者处决”呢?

卡索尼娅　因为卡利古拉说,这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能够选择。

舍雷亚　妙极了。国家财政现在就有补充了。

埃利孔　而且始终是以非常道德的方式,你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总而言之,最好是向罪恶收费,而不应该象共和制社会那样,向美德勒索罚金。

〔卡利古拉半睁开眼睛,盯着年迈的梅勒伊亚。梅勒伊亚站在远处,掏出一个小瓶,喝了一口。

卡利古拉　(依然躺着)你喝什么呢,梅勒伊亚?

梅勒伊亚　是治我这哮喘病的药,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分开众人,朝梅勒伊亚走去,闻闻他的嘴)不对,是解毒的药。

梅勒伊亚　哪里呀,卡伊乌斯。你要开玩笑呀。我夜里喘不上来气儿,已经治好长时间了。

卡利古拉　看来,你是害怕中毒啦?

梅勒伊亚　我这哮喘病……

卡利古拉　不对,要名副其实:你害怕我毒死你。你怀疑我,偷偷察看我。

梅勒伊亚　绝没有,我以所有的神灵起誓!

卡利古拉　你对我起疑心,也可以说,你在提防我。

梅勒伊亚　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粗暴地)回答。(不容置疑地)如果说,

你吃的是解毒药，那么，你就是揣度我有意毒死你。

梅勒伊亚 是啊……我是说……不对。

卡利古拉 自从你认为我决定要毒死你，你就千方百计地防范这种旨意。

〔冷场。这个场面一开始，卡索尼娅和舍雷亚就退至远台。只有勒皮杜斯惶恐不安地听着二人对话。

〔越来越明确地。

这就构成两条罪状，你逃不掉其中的一条。或者我并不想杀害你，而你错误地怀疑我，怀疑你的皇上。或者，我要杀害你，而你这个逆臣，竟然对抗我的旨意。（停顿。卡利古拉得意地凝视着老人）哼，梅勒伊亚，这个逻辑，你说怎么样？

梅勒伊亚 这个逻辑……这个逻辑非常严密，卡伊乌斯。然而，我这情况用不上。

卡利古拉 还有，第三条罪状，你把我当成傻瓜。这三条罪状中，只有一条对你是光彩的，就是第二条——因为，一当你猜想我有那种决定，并且进行抵制，这就表明你谋反。你是煽动者，革命者。这很好。（悲伤地）我非常爱你，梅勒伊亚。因此，将按第二条罪状把你处死，而不是按其他罪状。你既然叛乱，就应当慷慨就义。

〔在卡利古拉讲这番话时，梅勒伊亚在座位

上渐渐缩成一团。

不必感谢我，这是理所当然的。给你，（递给梅勒伊亚一个小瓶，亲切地）把这毒药喝了吧。

〔梅勒伊亚痛哭流涕，摇头拒绝。

〔卡利古拉不耐烦地。

喝吧，喝吧。

〔梅勒伊亚企图逃跑。可是，卡利古拉一个饿虎扑食，在台中央一把揪住他，扔到一张矮椅上，经过一阵撕打，把小瓶塞到他的牙齿中间，用拳头把瓶子敲碎。梅勒伊亚挣扎了几下，便咽了气，脸上沾满了药水和鲜血。

〔卡利古拉直起身，机械地擦手。

〔他把梅勒伊亚的药瓶给卡索尼娅，对她说。

这是什么？是解毒药吗？

卡索尼娅 （平静地）不是，卡利古拉，这是哮喘药。

卡利古拉 （凝视梅勒伊亚，沉默片刻）这没什么，反正一码事儿。不过早一点儿，晚一点儿……

〔他一直擦着手，一副忙碌的样子，突然下场。〕

第十一场

勒皮杜斯 （面如土色）怎么办啊？

卡索尼娅 （随便地）我想，先把尸体抬走吧，太难看了！

〔舍雷亚和勒皮杜斯抓住尸体，拉到后台。

勒皮杜斯 （对舍雷亚）必须赶快下手。

舍雷亚 需要二百人。

〔年轻的西皮翁上。他看见卡索尼娅，想转身走掉。

第十二场

卡索尼娅 来呀。

西皮翁 干什么？

卡索尼娅 过来。

〔她用手抬起他的下颏儿，盯着他的眼睛看。冷场。

〔冷淡地。

他杀掉了你父亲？

西皮翁 对。

卡索尼娅 你恨他吗？

西皮翁 对。

卡索尼娅 你要杀他吗？

西皮翁 对。

卡索尼娅 （放开他）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呢？

西皮翁 因为，我不惧怕任何人。杀掉他、还是被他杀掉，不过是了结的两种方式。况且，你也不会

出卖我。

卡索尼娅　你说得对，我不会出卖你。不过，我要告诉你一点儿事情——这样说吧，我想对你身上最美好的情感谈一谈。

西皮翁　我身上最美好的情感，就是我的仇恨。

卡索尼娅　你听一听嘛。我要对你说的话，既难理解，又很明了。别看是一句话，倘若真正听进去，就能使这个世界完成唯一彻底的革命。

西皮翁　那就说吧。

卡索尼娅　别忙。你先想一想，你父亲被割掉舌头时的痉挛面孔，想一想他那满是鲜血的嘴、他发出的被宰割的野兽般的惨叫。

西皮翁　嗯。

卡索尼娅　现在，你再想一想卡利古拉。

西皮翁　（满腔仇恨地）嗯。

卡索尼娅　这回你听着：尽量想个明白。

〔卡索尼娅下。年轻的西皮翁不知所措。埃利孔上。〕

第十三场

埃利孔　卡利古拉回来了：你去吃饭好吗，诗人？

西皮翁　埃利孔！帮帮我的忙。

埃利孔　这可是冒险，我的野鸽。我对诗歌一窍不通。

西皮翁　你能够帮助我。你知道的事情很多。

埃利孔　我知道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必须抓紧吃喝。我也知道你会杀死卡利古拉……而且，他不会以反对的眼光看待这件事。

〔卡利古拉上。埃利孔下。〕

第十四场

卡利古拉　哦！是你呀。

〔他停住脚步，仿佛要定一定神。

好久没见到你了。（缓缓地朝西皮翁走去）你做什么呢？一直在创作吗？能把你近来写的东西给我看看吗？

西皮翁　（神态同样不自然，心情介于仇恨与难以明状的情感之间）我作了诗，陛下。

卡利古拉　写什么呢？

西皮翁　不知道，陛下，我想是写大自然吧。

卡利古拉　（坦然了一些）好题材，而且很广阔。大自然，使你产生什么感触啊？

西皮翁　（镇定下来，神情讥讽敌对地）大自然安慰我这个没有做皇帝的人。

卡利古拉　哦！你认为它能安慰我个这做了皇帝的人吗？

西皮翁　（同上）真的，它治愈了非常严重的创伤。

卡利古拉　（异常直率地）创伤？你是怀着恶意讲这

话的。是因为我杀了你父亲吗？创伤，你要是懂得这个词有多正确，那该多好！（改变语气）只有仇恨才能使人聪明起来。

西皮翁　（态度僵硬）我是回答你关于大自然的问话。

〔卡利古拉坐下，凝视西皮翁，接着，突然抓住他的双手，把他硬拉到自己脚下，并用手捧起他的脸。

卡利古拉　背诵你的诗作给我听听。

西皮翁　求求你，陛下，不必了吧。

卡利古拉　为什么？

西皮翁　诗稿没带在身上。

卡利古拉　你回想不起来了吗？

西皮翁　回想不起来了。

卡利古拉　把诗中的内容告诉我，总还可以吧？

西皮翁　（始终僵硬地，仿佛遗憾地）我在诗中谈到……

卡利古拉　谈到什么？

西皮翁　不行，我忘记了……

卡利古拉　说说看……

西皮翁　我谈到某种和谐，即土地和……

卡利古拉　（打断西皮翁的话，全神贯注地）……土地和脚的和谐。

西皮翁　（感到意外，犹豫一下，继续说）对，大致是这样……

卡利古拉　说下去。

西皮翁　以及罗马丘峦的线条、黄昏带来的短暂的、令人心潮翻腾的平静……

卡利古拉　……以及湛蓝天空中雨燕的叫声。

西皮翁　（心情进一步放松）对，还有。

卡利古拉　还有什么？

西皮翁　还有那微妙的瞬息间，天空发生的变幻：看上去还是万道金霞的天空，猛然翻转过去，向我们显示它星斗灿烂的另一副面孔。

卡利古拉　还有炊烟、树木、水汽的气味，从大地袅袅升上夜空。

西皮翁　（完全陶醉地）……蝉声入耳，暑气减退，狗吠声，迟归马车的隆隆声、庄户的话语声……

卡利古拉　……黄连木和橄榄树中的道路，隐没在暮霭中……

西皮翁　对，对，正是这样！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卡利古拉　（紧紧地搂住西皮翁）不知道。也许，我们喜爱相同的真实事物吧。

西皮翁　（激动地，把头埋在卡利古拉的胸前）噢！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身上的一切都体现着爱。

卡利古拉　（一直抚摩西皮翁）西皮翁，这是伟大的心的品德。我哪怕能洞烛你的心灵也好哇！我深深了解我热爱生活的力量，它不会满足于大自然。这是你所理解不了的。你属于另外一个

世界。你在善中是纯粹的人，而我在恶中是纯粹的人。

西皮翁　我能够理解。

卡利古拉　不能。我这心事、这一片死寂、这腐烂的草。(突然改变声调)你的诗一定很优美，但是，你要想听听我的看法……

西皮翁　(同上)嗯。

卡利古拉　这一切缺少血腥气味。

〔西皮翁猛地向后一仰，恐怖地看着卡利古拉。他接连后退几步，凝视着卡利古拉，声音低沉地。

西皮翁　啊！魔鬼，吃人的恶魔。你又在装腔作势。你刚才是演戏吧，嗯？你非常自鸣得意啦？

卡利古拉　(语调有点儿悲伤地)你的话有几分对。我是作戏了。

西皮翁　(同上)你的心该有多卑鄙，沾有多少血污啊！哼！该有多少邪恶与仇恨折磨着你呀！

卡利古拉　(轻轻地)现在，你住口吧。

西皮翁　我多么可怜你，又多么恨你呀！

卡利古拉　(生气地)住口。

西皮翁　你的孤独，该是多么邪恶的孤独啊！

卡利古拉　(发作，扑向西皮翁，揪住他的脖领摇晃)孤独！你，领教过吗，孤独？诗人和无能之辈的孤独。孤独？然而什么样的孤独呢？哼！你并不知道，单独一个人，从来不是孤单的！未来和

过去的同样的压力，无处不伴随我们！被杀害的人的冤魂追逐我们。仅仅是这些，还好对付。然而还有你爱过的人、你没爱过但却爱过你的人、悔恨、欲念、辛酸与甜美、妓女与神仙。（放开西皮翁，退向他的座位）单独一个人！啊！哪管能在我这幽灵纠缠的孤独中，尝尝真正的孤独，尝尝一棵树的沉默和抖瑟，那也好哇！（坐下，陡然疲倦地）孤独！哪里啊，西皮翁。孤独中充斥着咬牙切齿的声音，回荡着逝去的嘈杂喧哗声。还有，就在我抚摩着的女人身边，当夜幕把我们笼罩起来，当我脱离我的欲念终于满足的肉体，认为可以捕捉一下生死之间的我的时候，我的整个孤独，却充满了交欢后的汗臭气味，那是还躺在我身边昏昏欲睡的女人腋下发出的。

〔他显得精疲力竭。长时间冷场。

〔年轻的西皮翁转到卡利古拉的身后，靠上前去，动作迟疑，然后伸出手，搭在卡利古拉的肩上。卡利古拉没有回头，用一只手握住西皮翁的手。

西皮翁　在生活中，所有人都有一段温情。这能帮助他们生活下去。当他们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他们就缅怀那段温情。

卡利古拉　说得对，西皮翁。

西皮翁　在你的生活中，难道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

吗？珠泪盈眶啦，寂静的寄托之所啦？

卡利古拉 怎么没有呢。

西皮翁 到底是什么？

卡利古拉 （缓慢地）蔑视。

——幕　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幕启前，鼓钹声大作。幕启，布景类似集市的一个表演台。台中央挂一道帷幔，帷幔前有一个小讲台，埃利孔和卡索尼娅站在上边。鼓钹手分列两侧。几位元老院元老、年轻的西皮翁，都背对着观众，坐在各自的座位上。

埃利孔　（以卖艺人的油腔滑调）靠近点儿！靠近点儿！（钹声）神仙再次降临大地。卡伊乌斯，皇帝和神仙，浑号卡利古拉，把自己纯粹人的外形借给了他们。靠前点儿，粗俗的世人，神仙就要在你们的眼前显灵了。多亏万民称颂的卡利古拉统治的特殊恩赐，神灵的秘密才让所有人的眼睛看到。（钹声）

卡索尼娅　上前来，先生们！瞻仰吧，拿出你们的金钱。今天，凡是有钱的人，都能看到上天的秘

密。（钹声）

埃利孔　奥林波匹①和它的幕后、它的阴谋、它的安逸和它的辛酸。上前来！上前来！来看你们神仙的全部真相啦！（钹声）

卡索尼娅　瞻仰吧，拿出你们的金钱吧。靠前来，先生们，演出就要开场了。

〔钹声。奴隶们纷纷把各种道具搬上讲台。

埃利孔　这是真相的一次惊人的重现，一次空前的显露。神威的壮观的布景搬到了人间，这是一次无比精彩的演出。闪电（奴隶点燃火硝），雷鸣（奴隶滚一只装有石子的木桶），命运之神踏着胜利的步伐。靠前来，观赏吧！

〔埃利孔拉开帷幔，现出卡利古拉。卡利古拉一身维纳斯女神的滑稽打扮，站在台座上。

卡利古拉　（亲切地）今天，我是维纳斯。

卡索尼娅　礼拜开始。全体跪下。（除了西皮翁，众人全跪下）跟着我念献给卡利古拉—维纳斯的祷词：

“痛苦与舞蹈的女神……”

众贵族　“痛苦与舞蹈的女神……”

卡索尼娅　“生于波涛，在盐和浪花泡沫中，滚了一身粘液和苦涩味……”

众贵族　“生于波涛，在盐和浪花泡沫中，滚了一身粘液和苦涩味……”

① 古希腊人的神山，是神仙荟萃的地方。

卡索尼娅 “你，宛如嫣然一笑和一声惋惜……”

众贵族 “你，宛如嫣然一笑和一声惋惜……”

卡索尼娅 “宛如一缕辛酸和一股激情……”

众贵族 “宛如一缕辛酸和一股激情……”

卡索尼娅 “教给我们使爱复活的冷漠态度吧……”

众贵族 “教给我们使爱复活的冷漠态度吧……”

卡索尼娅 “向我们启示人世根本没有的真理吧……”

众贵族 “向我们启示人世根本没有的真理吧……”

卡索尼娅 “赋予我们生活的力量吧，以使我们无愧于那独一无二的真理……”

众贵族 “赋予我们生活的力量吧，以使我们无愧于那独一无二的真理……”

卡索尼娅 停顿！

众贵族 停顿！

卡索尼娅 （继续）“赐给我们天赋吧，在我们的脸上撒下你不偏不倚的残忍、你完全客观的仇恨。在我们眼睛上方，张开你满是鲜花和凶杀的双手。”

众贵族 “……你满是鲜花和凶杀的双手。”

卡索尼娅 “收容你这些迷途的孩子吧，把我们收养在失掉你冷漠痛苦之爱的避难所里。赐给我们你那没有对象的激情、你那丧失理智的痛苦，和你那毫无前途的欢乐……”

众贵族 “和你那毫无前途的欢乐……”

卡索尼娅 （声音很高地）"你，那么空虚，又那么灼热，没有人性，却又那么世俗，用和你质地相同的酒把我们灌醉吧，使我们在你咸的黑心中永远餍足吧。"

众贵族 用和你质地相同的酒把我们灌醉吧，使我们在你咸的黑心中永远餍足吧。"

〔当贵族们念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一直伫立不动的卡利古拉开始抖动身体，以宏亮的声音说：

卡利古拉 赐予你们，我的孩子，你们的愿望将得到满足。

〔他盘腿坐在台座上。贵族们一个接着一个下跪，往外倒钱，退场前排列在舞台右侧。最后一名由于心慌，忘记给钱就要走开。但见卡利古拉一跃而起。

喂！喂！过来，我的小伙子。敬神，固然好，但是，让神发财就更好了。谢谢。这就对了。如果神只有世人的爱，而得不到财富，那么，他们就会象卡利古拉一样清贫了。诸位先生，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可以到城里传布你们看到的惊人的奇迹：你们看到了维纳斯，所谓看到，就是指你们用肉眼看到的，而且，维纳斯还对你们讲了话。去吧，先生们。

〔贵族们动起来。

等一等！出去的时候，请走左边走廊。我

在右边走廊布置了卫士，要刺杀你们。

〔贵族们有些慌乱，匆匆退场。奴隶与乐工也退下。〕

第 二 场

〔埃利孔用手指威胁西皮翁。

埃利孔 西皮翁，你又闹无政府主义！

西皮翁 （对卡利古拉）你亵渎神灵，卡伊乌斯。

埃利孔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西皮翁 你血洗大地之后，又玷污上天。

埃利孔 这位年轻人热衷于伟大的字眼儿。

〔他过去躺到一张沙发上。

卡索尼娅 （非常平静地）小伙子，你也太过火了。此刻就在罗马，有人因为煽动力小得多的言论丧了命。

西皮翁 我决意向卡伊乌斯讲老实话。

卡索尼娅 喂，卡利古拉，这副品德高尚的形象，正是你的统治缺少的。

卡利古拉 （关切地）西皮翁，你信神吗？

西皮翁 不信。

卡利古拉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你如此敏感，一眼就看出来是渎神呢？

西皮翁 我可以否认一样东西，但不一定非得诋毁它，或者剥夺别人相信的权利。

卡利古拉　其实，你这样讲，是出自谦虚，出自真正的谦虚！啊！亲爱的西皮翁，我多么为你高兴啊。要知道，我还羡慕你呢……因为，这也许是我感受不到的唯一感情。

西皮翁　你不是嫉妒我，而是嫉妒神仙。

卡利古拉　你要是愿意的话，这一点就将做为我的统治的大秘密，永远是个谜。现今，别人能对我提出责难的，无非是我在威力和自由的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小步。对一个崇尚权力的人来说，有神的竞争，总有点儿令人恼火。我取缔了这种竞争。我已经向那些虚幻的神灵证明，一个人要是想干，用不着求师，就能操起他们可笑的行当。

西皮翁　这就是亵渎，卡伊乌斯。

埃利孔　不对，西皮翁，这是英明。我大体上也懂得，要想和神仙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办法：同神一样残酷无情。

西皮翁　只要成为暴君就成。

卡利古拉　什么是暴君呢？

西皮翁　有一颗迷惘的心灵。

卡利古拉　不见得，西皮翁。其实，暴君就是为自己的思想或野心而牺牲黎民百姓的人。而我呢，我没有思想，在荣誉和权力上，我再也没有任何渴求。我运用这个权力，也是为了补偿。

西皮翁　补偿什么？

卡利古拉　补偿神的愚蠢和仇恨。

西皮翁 仇恨不能补偿仇恨。权力解决不了问题。要抵消世间的敌意，我看只有一种方式。

卡利古拉 什么方式？

西皮翁 穷困。

卡利古拉 （修自己的脚）这个方式我也应当尝试一下。

西皮翁 可是目前，许多人在你周围死去。

卡利古拉 屈指可数，说真的，西皮翁。我避免了几次战争，你知道吗？

西皮翁 不知道。

卡利古拉 三次。再问你，我为什么拒绝发动这几次战争，你知道吗？

西皮翁 因为罗马强大不强大，你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卡利古拉 不对，是因为我尊重人命。

西皮翁 你在戏弄我呀，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至少可以这样讲，我把人命看得重于征伐的理想。当然，我没有把别人的性命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这也是真的。我之所以草菅人命，是因为我视死如归。你说的不对，我越考虑，越坚信我不是个暴君。

西皮翁 这话顶什么，反正你给我们造成的危害就等于你是暴君。

卡利古拉 （颇不耐烦）你要是会计算，就能算得出来，一个理智的暴君从事的规模最小的战争，也

比我随心所欲使你们付出的代价高出千倍。

西皮翁　然而，那起码在情理之中，关键在于人能理解。

卡利古拉　人不理解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神的那副又愚蠢、又不可理解的面孔。刚才，你的那些同僚学会崇拜的，就是这种面孔。

西皮翁　这就是大逆不道，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不，不，西皮翁，这是戏剧艺术！所有这些人的谬误，就在于不大相信舞台效果。要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明白，谁都可以演天国悲剧，谁都能成为天神。只要炼就一副铁石心肠就行。

西皮翁　也许是这样吧，卡伊乌斯。然而，果真如此，那我就认为你在自掘坟墓，终有一天要落到四面楚歌的境地，而一批批神人起来，他们也变得如狼似虎，把你这昙花一现的神威浸在血泊中！

卡索尼娅　西皮翁！

卡利古拉　（明确而生硬地）让他说，卡索尼娅。你想不到说得多好，西皮翁：我是在自掘坟墓。然而，你说的那一天，我难以想象出来，不过有几次出现在我的梦中。凄苦的黑夜里，幽灵出现，一张张面孔，因仇恨和惶恐而狰狞，看到这些我感到欣喜，认出这是我在世上崇拜过的唯一的神：象人心一样残忍与卑怯。（发火）现在，走

吧，你说的话实在太多了。（改变口气）我还要染红我的脚趾呢，这事儿非常急迫。

〔西皮翁和卡索尼娅下。只有埃利孔还围着卡利古拉转，专心给他染脚趾。〕

第　三　场

卡利古拉　埃利孔！

埃利孔　什么事？

卡利古拉　你的差事有进展吗？

埃利孔　什么差事？

卡利古拉　还用问！……月亮呗！

埃利孔　有进展，还要耐心等待。不过，我想跟你谈谈。

卡利古拉　我也许会耐心，可我没有许多时间了。一定要快办，埃利孔。

埃利孔　我对你说过，我尽力去办。可是，我有严重的事情要先告诉你。

卡利古拉　（仿佛没有听见）要知道，我已经把她弄到手了。

埃利孔　谁呀？

卡利古拉　月亮。

埃利孔　对，当然了。可是，有人想谋杀你，你知道吗？

卡利古拉　我甚至完全把她弄到手了。倒也是，只

有两三回，可毕竟还是到了我的手。

埃利孔　我早就想同你谈了。

卡利古拉　那还是去年夏天的事。我凝神看着她，在花园亭柱上抚摸她，后来她终于理解了。

埃利孔　停止这场游戏吧，卡伊乌斯。即使你不愿意听，我的职责也还是要讲。你听不进去活该。

卡利古拉　（一直忙着染脚趾）这种涂料一钱不值。还是谈月亮吧，那是八月的一天美好的夜晚。（埃利孔生气地扭过头去不讲话，站着不动）当时，她还扭扭捏捏。我已经上床安歇了。开头，她在地平线上，整个是血红色。接着，她开始上升，越来越轻捷，速度也加快了。她越升越明亮，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中，象一泓乳白色的湖水。于是她发情了，一丝不挂，显得那么温柔，轻盈，步履款款地跨进我的门槛，走到我的床前，悄悄钻进锦衾，使我沐浴在她的盈盈笑容和光辉之中。——这种涂料实在一钱不值。要知道，埃利孔，不是夸耀，我占有了她。

埃利孔　威胁你的是什么，你想不想听我说，想不想知道？

卡利古拉　（停住手，定睛看埃利孔）我只需要月亮，埃利孔。我事先就知道会被什么杀掉。我还没有用尽一切我赖以生存的东西。因此，我要月亮。没有给我搞到月亮，你别来见我。

埃利孔　那好，我一定尽职，但也要把话讲出来。有

人策划阴谋反对你，舍雷亚是主谋。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书板，你一看就能了解主要的情况。我放在这儿了。

〔埃利孔把书板放在一张椅子上，退下。

卡利古拉 上哪儿去，埃利孔？

埃利孔 （停在门口）给你寻找月亮去。

第 四 场

〔有人轻轻地敲对面的门。卡利古拉猛然回头，发现老贵族。

老贵族 （迟疑地）可以进来吗，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不耐烦地）那就进来吧！（看看老贵族）喂，我的美人儿，又来看维纳斯啦！

老贵族 不，不是这事。嘘！哦！对不起，卡伊乌斯……我想说……你是知道的，我非常爱你……再说，我只求平平安安地结束我的晚年……

卡利古拉 快说！快说！

老贵族 嗯，好。是这么回事儿……（很快地）总而言之，事情非常严重。

卡利古拉 不，并不严重。

老贵族 什么事啊，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啊，我的宝贝？

老贵族 （看看周围）就是说……（他用尽气力，终于

迸发出来)一起反对你的阴谋……

卡利古拉　瞧瞧，说的就是这个嘛，一点儿也不严重。

老贵族　卡伊乌斯，他们企图杀害你。

卡利古拉　(朝老贵族走过去，抓住他的双肩)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你吗？

老贵族　(做个赌咒的姿势)我以所有的神灵发誓，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低声地，把老贵族一步步推向门口)别发誓，千万别发誓，还是听听我说吧。假如你的话是真的，我就不得不推测，你出卖朋友，对不对？

老贵族　(颇为窘迫地)可以这样说，卡伊乌斯，由于我爱戴你……

卡利古拉　(依然低声地)而我不能做出这种推测。我对卖友求荣的人憎恶透了，碰到就杀，从来不轻饶。你的品德，我非常了解。不用说，你既不想出卖朋友，也不想找死。

老贵族　那当然了，卡伊乌斯，那当然了！

卡利古拉　瞧瞧，我没信你的话，就是有道理嘛。你不是卑怯的人，对吧？

老贵族　哦！不是……

卡利古拉　也不是卖友求荣的人。

老贵族　那还用说，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因此，没有人搞阴谋，你说，你刚才那话

纯粹是开玩笑吧?

老贵族 （脸色陡变）是开玩笑，纯粹是开玩笑……

卡利古拉 没有人要谋杀我，这是显而易见的吧?

老贵族 没有人，当然没有人了。

卡利古拉 （急促地喘息，然后慢吞吞地）那就走开吧，我的美人儿。一个正派人是人世极为罕见的动物，看我时间长了会叫我受不了的。我要一个人留下来，好玩味这个伟大的时刻。

第 五 场

〔卡利古拉凝视一会放在椅子上的书板，抓起来看了看，用力呼吸，叫来一名卫士。

卡利古拉 把舍雷亚带来。

〔卫士欲下。

等一等。

〔卫士站住。

对他客气点儿。

〔卫士下。卡利古拉来回走了走，又朝镜子走去。

你下过决心，白痴，一定遵循逻辑。唯一的问题，就是要看看这会到达什么地步。（挖苦地）如果把月亮给你送来，一切就会变样，对吧?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变成可能，一切就会骤然改观。为什么不会呢，卡利古拉?谁能知道呢?

(环视周围)真奇怪，我周围的人越来越少。(对着镜子，声音低沉地)杀人如麻，杀人如麻，人数因此减少了。即使把月亮给我送来，我也不能后退了。即使在阳光的抚摩下，死人重新活动起来，杀人的事实也不会因此而不存在了。(怒冲冲地)逻辑，卡利古拉，必须照逻辑干下去。掌权就要掌握到底，弃权就要放弃到底。不，不能走回头路，必须一直走到终结！

〔舍雷亚上。〕

第　六　场

〔卡利古拉仰坐在椅子上，脖颈缩进披风里，一副疲惫的神情。

舍雷亚　你叫我吗，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声音微弱地)对，舍雷亚。卫士！拿蜡烛来！(冷场。)

舍雷亚　有什么特别事情要对我讲吗？

卡利古拉　没有，舍雷亚。(冷场。)

舍雷亚　(颇为恼火地)你肯定我有必要来吗？

卡利古拉　完全肯定，舍雷亚。

〔又冷场片刻。

〔忽然热情地。

请原谅，我心不在焉，接待你不周到。坐在这张椅子上，咱俩促膝谈谈。我渴望同一个

聪明人聊聊。

〔舍雷亚坐下。

〔仿佛从本剧开场以来，卡利古拉的声调第一次显得自然。

舍雷亚，假如两个人的心灵和自豪感不分高下，你认为他俩在一生当中，起码能有一次剖腹相见吗？——二人仿佛面对面，身上一丝不挂，剥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成见、私利和谎言。

舍雷亚 我想这是可能的，卡伊乌斯。不过，我认为你办不到。

卡利古拉 你说得对。我不过要了解一下，你同我想的是否一致。那好，让我们戴上面具吧，运用谎言吧，让我们全身披挂，谈话就象搏斗一样。舍雷亚，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舍雷亚 因为，你身上没有一丝可爱之处，卡伊乌斯。因为，这种事情不能强迫命令。还有一个原因，我对你了解极深，况且，自己也不会喜欢自己竭力掩饰的一副面孔。

卡利古拉 为什么恨我呢？

舍雷亚 这点你误会了，卡伊乌斯。我并不恨你。我认为你有害、残酷、自私和爱虚荣。然而，我不能恨你，因为我看你并不幸福。我也不能鄙视你，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卑怯的人。

卡利古拉 那么，为什么你要杀害我呢？

舍雷亚 我对你说过：我认为你有害。我喜欢也需

要安全感。大多数人也同我一样。在他们生活的天地中，如果最荒唐的思想能刹那间进入现实，而且往往象匕首刺入心脏，他们就难以活下去。我也同样，不愿意在这种世界里生活。我喜欢自己牢牢地掌握自己。

卡利古拉 安宁与逻辑不可能并行不悖。

舍雷亚 的确如此。我的想法不合逻辑，但是正确。

卡利古拉 说下去。

舍雷亚 我没有什么要讲的了。我不愿意进入你的逻辑。对我做人的职责，我另有想法，同时也了解，你的臣仆大多和我想的一致。你妨碍大家，当然应该谢世。

卡利古拉 这番话都十分清楚，也十分合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这甚至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对你则不然。你是聪明人；聪明，要么付出很高代价，要么否定自身。我么，我付出代价。可是你呢，为什么既不否认聪明，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呢？

舍雷亚 因为我渴望生活，渴望幸福。我认为，彻底推行这种荒谬逻辑，既无法生活，也不会幸福。同所有人一样，为了感到本身的自由，我有时咒我爱的人死去，我也觊觎一些女人，而这又是伦理或友谊所不容的。如果按照自己的逻辑干下去，我就应该杀掉我爱的人，占有那些女人。但是，我认为这类模糊的念头不值一提。假如大

家都要实现这类念头，那我们就无法生活，也谈不上幸福。再说一遍，我看重的就是这个。

卡利古拉　听这话音，你必定相信一种高尚思想。

舍雷亚　我相信有些行为比另外一些高尚。

卡利古拉　我认为所有行为全是半斤八两。

舍雷亚　我知道你持这种看法，因此，我并不恨你。然而，你是障碍，是障碍就应当清除。

卡利古拉　说得对极了。但是，为什么对我直言，甘冒生命危险呢？

舍雷亚　因为别人会接替我，因为我不爱说谎。（冷场。）

卡利古拉　舍雷亚！

舍雷亚　嗯，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假如两个人的心灵和自豪感不分高下，你认为他俩在一生当中，起码能有一次剖腹相见吗？

舍雷亚　我认为我们刚才就是这样做的。

卡利古拉　对，舍雷亚。可是，刚才你还认为我做不到。

舍雷亚　我看错了，卡伊乌斯，我认错，谢谢你。现在，我等待你的判决。

卡利古拉　（心不在焉地）我的判决？哦！你是说……（从披风里拿出书板）你认识这件东西吗，舍雷亚？

舍雷亚　我知道它在你手里。

卡利古拉　（冲动地）对，舍雷亚，你的坦率也是装出来的。两个人并没有剖腹相见。不过，这无所谓。现在，我们停止这种佯装坦率的游戏，重新象以往那样生活吧。你还得尽量理解我以后对你讲的话，还得忍受我的凌辱和怒火。你听着，舍雷亚，这个书板是唯一的证据。

舍雷亚　我告便，卡伊乌斯。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我看腻了。这一套我实在太熟悉，因此不想再看了。

卡利古拉　（声调依然冲动而关切地）再留一下。这是唯一的证据，对吧？

舍雷亚　我并不以为你杀人需要证据。

卡利古拉　这是真的。但是，我要破一次例，来个自相矛盾。这不妨碍任何人。不时地自相矛盾一下，这可大有好处，可以养神。我需要休息，舍雷亚。

舍雷亚　我不懂，对这种复杂的感情，我也不感兴趣。

卡利古拉　当然了，舍雷亚。你么，是个健全的人，你不追求任何特殊的东西！（放声大笑）你想要生活和幸福。仅仅这些！

舍雷亚　我看，谈话最好到此为止。

卡利古拉　再谈谈，耐心点儿好吧？瞧，这个证据在我手中。我打算这样：没有这个证据，我就不能处决你。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休息。喂！瞧

瞧，证据到了皇帝的手里会怎么样。

〔他把书板举向烛火。舍雷亚走上前。二人在蜡烛两侧。书板开始焚化。

瞧吧，谋反者！它焚化了，随着它逐渐化为灰烬，清白的晨曦便升上你的面颊。舍雷亚，你纯洁的额头多令人景仰。一个清白的人，多美啊，多美啊！赞扬我的威力吧。即使神仙降世，不经过惩罚，他也不能还给人一个清白。而你的皇上，只需要一点儿烛火，就能宽恕你，鼓起你的勇气。继续干吧，舍雷亚，把你这番妙论演绎到底。你的皇上等待安息。这是他独有的生活与幸福的方式。

〔舍雷亚愕然地看着卡利古拉。他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有所领悟，张了张嘴，又突然下场。卡利古拉一直把书板举在烛火上，笑吟吟地目送舍雷亚。〕

——幕　落

第四幕

第一场

〔舞台光线昏暗。舍雷亚和西皮翁上。舍雷亚向右侧走去，又走向左侧，回到西皮翁身边。

西皮翁　（沉思地）找我有什么事？

舍雷亚　时间紧迫。在要做的事情上，我们要坚定。

西皮翁　谁对你说我不坚定了？

舍雷亚　我们昨天的聚会，你就没有来参加。

西皮翁　（扭过头去）这倒是，舍雷亚。

舍雷亚　西皮翁，我比你年老，而且没有向人救援的习惯。然而，我确实需要你。这次谋杀，要有令人尊敬的担保人，而我们这些人当中，唯有你我的动机是纯洁的，其他人只是因为伤了虚荣心和吓破了胆。我知道，即使你抛弃我们，你也绝不会出卖。可是，这已经无所谓了。但愿你能继续同我们在一起。

西皮翁　我理解你，但是我明确告诉你，这事办不到。

舍雷亚　难道你站在他那一边吗？

西皮翁　不是，然而我不能反对他。（停顿，然后低沉地）我要是杀掉他，至少我的心会站在他那一边。

舍雷亚　可是，他杀害了你父亲啊！

西皮翁　是啊，一切以此为开端，一切又以此为终结。

舍雷亚　他否认你所承认的。他嘲弄你所敬重的。

西皮翁　的确如此，舍雷亚。不过，我身上有与他相似的东西，我们心中燃烧着同样的火焰。

舍雷亚　有的时候，必须做出抉择。我呀，我就压下去身上可能与他相似的东西。

西皮翁　我无法选择，因为，除我感到痛苦的事情外，使他感到痛苦的，也使我痛苦。我的不幸在于完全理解了。

舍雷亚　这么说，你认定他有道理了。

西皮翁　（高叫一声）噢！求你别这样讲，舍雷亚。在我看来，任何人，任何人也永远不会再有道理了！

〔停顿。二人对视。

舍雷亚　（激动地，朝西皮翁走过去）你恐怕不知道，只因为他使我变成这个样子，我更仇恨他了。

西皮翁　对，他教会我要求一切。

舍雷亚 不,西皮翁,他使你陷入绝望。使一颗年轻的心灵丧失希望,就是犯罪,这桩罪过,比他迄今犯下的所有罪过都严重。我向你发誓,就凭这一条罪状,我也非宰了他不可。

〔舍雷亚朝门口走去。埃利孔上。〕

第 二 场

埃利孔 刚才我找你来着,舍雷亚。卡利古拉要在这里组织一次小型友好聚会。你得恭候他。(转身对西皮翁)不过,我的鸽子,这里用不着你。你可以走了。

西皮翁 (临走时,转向舍雷亚)舍雷亚!

舍雷亚 (非常温和地)嗯,西皮翁。

西皮翁 要尽量领会啊。

舍雷亚 (非常温和地)不,西皮翁。

〔西皮翁与埃利孔下。〕

第 三 场

〔后台传来武器撞击声。两名卫士押着老贵族和贵族甲从台右侧上。两个贵族吓得魂不附体。

贵族甲 (竭力以坚定的声调对卫士)深更半夜,找我们到底干什么?

卫士 坐那儿。(他指了指台右侧的座位。)

贵族甲 假如要象处死别人一样处死我们，那就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卫士 坐那儿去吧，老驴。

老贵族 咱们坐下吧。这个人什么也不知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卫士 对，我的美人儿，这是显而易见的。

〔卫士下。

贵族甲 当初我就知道，应当赶快下手。现在，等待我们的是酷刑。

第 四 场

舍雷亚 (坐下，平静地)发生什么事啦？

贵族甲与老贵族 (齐声)密谋败露了。

舍雷亚 怎么样呢？

老贵族 (抖成一团)要受酷刑啊。

舍雷亚 (无动于衷地)我记得一个奴隶偷了东西，受刑也没有逼出来，卡利古拉赏给他八万一千小银币。

贵族甲 我们算是有的便宜吃了。

舍雷亚 话不是这么讲，可这证明他喜欢勇气。这一点，你们不可小视。(对老贵族)你的牙齿不这样打战就不行吗？这种声音我讨厌极了。

老贵族 这是……

贵族甲 算了。咱们这是玩命呢。

舍雷亚 （不假思索地）卡利古拉有句口头禅，你们知道吗？

老贵族 （眼泪汪汪地）知道。他总是对刽子手说："慢慢杀他，让他品尝死的滋味。"

舍雷亚 不对，还有一句更妙的。他看完一次处决，就打着呵欠，严肃地说："我最赞赏的，是我的冷漠态度。"

贵族甲 你们听见了？

〔传来武器声响。

舍雷亚 这句话暴露了他是个软弱的人。

老贵族 你不高谈阔论就不行吗？我听着讨厌。

〔一个奴隶上，他抱着几件兵器，排在远台的一张椅子上。

舍雷亚 （没看见来的那个奴隶）起码要承认，这个人有不可置疑的影响。他迫使人思考，迫使所有人思考。把人置于朝不虑夕的处境，这就发人深省。因此，他引起那么多人的仇恨。

老贵族 （浑身颤抖）看哪。

舍雷亚 （看见兵器，声调有点儿变）你刚才的话也许对。

贵族甲 本来应该赶快下手。我们等待得太久了。

舍雷亚 对。这是个教训，可惜迟了些。

老贵族 好没道理。我不愿意死。

〔老贵族站起身，企图逃跑。两名卫士上，

掴了他耳光，把他按住。贵族甲吓得在椅子上缩成一团。舍雷亚嘀咕了几句，但是听不清。突然，后台响板和钹声大作，刺耳跳跃的音乐非常奇特。三个贵族默默地瞧着。卡利古拉身穿舞女的短裙，头插鲜花，象演中国皮影戏一样出现在屏幕上，表演了几个可笑的舞蹈动作，随即消失了。继而，一名卫士庄严地宣布："演出结束。"与此同时，卡索尼娅悄悄上场，走到几个看客的身后。她以平淡的声调讲话，仍不免使他们一悸。

第 五 场

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派我来告诉你们，到现在为止，他召你们来总是商谈国事，可是今天邀请你们来，是要一起交流艺术感受。（停顿，接着，声调依然平淡地）他还补充说，谈不出来的人就要砍头。

〔三人沉默不语。

请原谅我强调这点。我必须问一问，你们觉得这个舞蹈优美不优美。

贵族甲 （犹豫一下）很优美，卡索尼娅。

老贵族（不胜感激地）嗯！对，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 你看呢，舍雷亚？

舍雷亚 （冷淡地）这是伟大的艺术。

卡索尼娅　好了，我这就可以去回复卡利古拉。

第　六　场

〔埃利孔上。

埃利孔　你说，舍雷亚，果真是伟大的艺术吗？

舍雷亚　在一定意义上，是这样。

埃利孔　我明白。你很有本事，舍雷亚，象正人君子一样虚伪，但确实有本事。我么，本事不大。然而，我绝不会让你碰卡利古拉一根毫毛，即使那是他本人的愿望。

舍雷亚　你这番话叫我摸不着头脑。不过，你这样忠心耿耿，可喜可贺。我喜欢好奴仆。

埃利孔　你实在太得意了，嗯？对，我侍奉一个疯子。可是你呢，侍奉谁？侍奉美德吗？让我给你抖一抖老底吧。美德的乐曲，君子，我早先是在皮鞭下舞来着。卡伊乌斯，他没有对我夸夸其谈，而是解放了我，把我收入宫里。就这样，我有了机会观察你们，观察你们这些有德行的人。我看到你们一个个囚首垢面，俗不可耐，有一股从来没有经过丝毫苦难艰险的人的乏味。我看到你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脸贪婪相，一双虚设的手。就你们，还要审判别人？你们开设美德商店，梦想平安无事，就象少女憧憬爱情一样，可是，你们即将在恐怖中死去，临死还

不知道自己一生都在说谎。就你们这种人，还妄图审判那个忍受痛苦而不计较、每天都有上千个伤口流血的人吗？放心吧，你们先得除掉我！藐视奴隶吧，舍雷亚！这个奴隶在你的品德之上，因为他还能爱他的濒于绝境的主人，保护他的主人，以免被你们高尚的谎言、虚伪的誓言伤害。

舍雷亚　亲爱的埃利孔，你显示了口才。坦率地讲，你从前的情趣倒还高雅些。

埃利孔　实在遗憾。这就是同你们接触过多的缘故。老夫老妻终生厮守，到头来长相就一样了，连耳毛数来都相等。不过，我会变回去的，请你宽心，我会变回去的。只奉告一点……瞧，你看到这张脸了吧？好，仔细端详端详。很好。现在，你算看到了你的仇敌。（下。）

第　七　场

舍雷亚　现在，应当赶快下手。你们俩留在这里。今天晚上，我们要有一百人。（下。）

老贵族　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我呀，我还想走呢。（嗅嗅）这里有一股死尸味儿。

贵族甲　或者说谎言味儿。（悲伤地）我说了那个舞蹈优美。

老贵族　（劝解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优美的，它就

是优美的。

〔好几名贵族与骑士一阵风似的上场。〕

第　八　场

贵族乙　出了什么事？你们知道吗？皇上召我们来。

老贵族　（心不在焉地）也许是看舞蹈吧。

贵族乙　什么舞蹈？

老贵族　嗯，就是艺术感受呗。

贵族丙　有人告诉我，卡利古拉病得很重。

贵族甲　他是病了。

贵族丙　什么病？（兴高采烈地）诸神保佑，他要死了吗？

贵族甲　我可不这样看。他的病死不了，别人的命可难保。

老贵族　恕我们冒昧。

贵族乙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难道他就没有轻一点儿的、对我们有利的病吗？

贵族甲　没有。这种病容不得别的病竞争。失陪了，我要去找舍雷亚。

〔贵族甲下。卡索尼娅上。冷场片刻。〕

第　九　场

卡索尼娅　（漠不关心的神情）卡利古拉胃疼，他吐

血了。

〔众贵族忽地围拢过来。

贵族乙 啊！万灵的神呀，我许愿：如果他能康复，我就向国库捐赠二十万银币。

贵族丙 （夸张地）朱庇特① 啊，让我做他的替身吧。

〔卡利古拉上场有一会工夫，在一旁听贵族们许愿。

卡利古拉 （走向贵族乙）我接受你的捐赠，卢西乌斯，谢谢你。我的财政官明天到贵府上去。（走向贵族丙，拥抱他）你难以想象我是多么感动。（停顿，亲切地）这么说，你爱我喽？

贵族丙 （慨然地）哦！陛下，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奉献。

卡利古拉 （再次拥抱他）嗳！你的许愿太大了，卡西乌斯，我不配这样深厚的爱。（卡西乌斯做了个谦让的手势）不，不，跟你说，我受之有愧。（叫来两名卫士）把他带走。（对卡西乌斯，温和地）去吧，朋友，要记住，卡利古拉把心给你了。

贵族丙 （颇感不安）可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卡利古拉 还用问，去死呀。你许了性命，当我的替身。我呢，现在感觉好多了。我的嘴里甚至没有血腥味了。你治好了我的病。卡西乌斯，能把生命献给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又叫卡利古拉，你感到幸运吗？现在，我又有精神参加所有

① 罗马神话中的大天神。

欢宴了。

〔卫士把贵族丙拖下。贵族丙挣扎嚎叫着。

贵族丙 我不干，这不过是开玩笑呀。

卡利古拉 （沉思地，在贵族丙的嚎叫声中）大海的道路，即将铺满含羞草。女人将穿上罗纱裙。辽阔的天空将明澈碧透，卡西乌斯！那是生活的微笑！

〔卡西乌斯到门口时，卡索尼娅轻轻地推他一把。卡利古拉转过身去，突然严肃地。

生命，朋友，你要是对生命有足够的爱，就不会把它当成儿戏了。

〔卫士把卡西乌斯拖下。卡利古拉回到桌子旁。

赌输了就得付钱。（停顿）过来，卡索尼娅。（转向其他人）对了，我有个好主意，要征得你们的赞赏。我登基至今，天下实在太清平了，既没有发生蔓延全国的瘟疫，也没有宗教的残杀，甚至连一次政变都没有，总之，没有发生任何使你们作古的事件。正因为如此，我想稍微弥补一下谨慎的命运。我的意思是……不知道你们明白没有（微微一笑）说穿了，就是由我来代替瘟疫。（改变声调）不许讲话。舍雷亚来了。看你的了，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下。舍雷亚和贵族甲上。〕

第 十 场

〔卡索尼娅急忙朝舍雷亚迎上去。

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驾崩了。

〔她扭过头去，好象在哭泣，眼睛却盯着其他人。他们都沉默不语，表情愕然，但是原因各异。

贵族甲 你……你这个噩耗，确实吗？不可能啊，刚才他还跳舞来着。

卡索尼娅 恰恰是这个缘故，这一劳累就要了他的命。

〔舍雷亚快步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又回身朝卡索尼娅走过来。众人沉默。

〔缓慢地。

你一句话不讲，舍雷亚。

舍雷亚 （同样缓慢地）这是天大的不幸，卡索尼娅。

〔卡利古拉突然上场，走向舍雷亚。

卡利古拉 演得好，舍雷亚。（原地转了一圈，扫视其他人，生气地）算了！失败了。（对卡索尼娅）别忘了我对你讲的。（下。）

第 十 一 场

〔卡索尼娅默默望着卡利古拉下。

老贵族 （始终抱有希望）他会生病吗，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 （仇恨地注视他）不会的，我的美人儿。然而，这个人夜里只睡两个钟头，余下的时间躺不住，他就在宫殿的走廊里游荡，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从半夜到太阳重新升起，在这几个死寂的时辰里，这个人究竟在考虑什么，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也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生病？不，他没有病，除非你给他心灵上的累累溃疡起个名称，发明出药物。

舍雷亚 （好象受了感动地）你说得对，卡索尼娅。我们不是不知道卡伊乌斯……

卡索尼娅 （更快地）对，你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同一切毫无心肝的人一样，你们容不得心肠太好的人。心肠太好！这就妨碍你们了，对不对？于是，你们就说这是一种病：迂腐的人便有了理，得意扬扬了。（改换口气）舍雷亚，难道你懂得爱吗？

舍雷亚 （恢复常态）我们年纪都老了，卡索尼娅，因此学不会了。况且，卡利古拉也不见得给我们时间。

卡索尼娅 （平静下来）这倒是。（坐下）我差点儿把卡利古拉吩咐的事忘了。要知道，今天是艺术日。

老贵族 是根据历书吗？

卡索尼娅 不是，是卡利古拉的意思。他召集了几名诗人，由他命题即席赋诗。他希望你们中间

的诗人要专诚助兴，还特地指定年轻的西皮翁和梅泰卢斯参加。

梅泰卢斯 可是，我们没有准备。

卡索尼娅 （好象没有听见，语调平淡地）自然要有奖赏了，也有惩罚。（众人退缩半步）我可以把底儿交给你们，惩罚不太重。

〔卡利古拉上，他的表情越发阴沉。〕

第十二场

卡利古拉 全准备好了？

卡索尼娅 全好了。（对一名卫士）传诗人进来。

〔十二名诗人一对一对齐步上场，走到台右侧。

卡利古拉 还有呢？

卡索尼娅 西皮翁和梅泰卢斯！

〔二人加入诗人行列。卡利古拉、卡索尼娅和众贵族在台左侧入座。冷场片刻。

卡利古拉 命题：死亡。限时：一分钟。

〔诗人都在书板上急书。

老贵族 谁裁决？

卡利古拉 我。这不够吗？

老贵族 哦！够了，足够了。

舍雷亚 你也参加赛诗吗，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没必要，我以此为题的文章早就作成了。

老贵族 （谄媚地）可以拜读吗？

卡利古拉 我天天以自己的方式朗诵。

〔卡索尼娅惴惴不安地注视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 （粗暴地）你讨厌我的脸吗？

卡索尼娅 （轻轻地）请你原谅。

卡利古拉 哦！求求你，别这样恭顺，千万别这样恭顺。你呀，本来就叫我于心不忍，再这样恭顺！

〔卡索尼娅渐渐平静下来。

〔对舍雷亚。

我接着说。那是我唯一的作品，不过它足以证明，罗马有史以来，我是唯一的艺术家，明白吧，舍雷亚，唯一做到思想和行为一致的艺术家。

舍雷亚 这仅仅是权力问题。

卡利古拉 确实如此。别人创作，是因为手中无权。而我呢，用不着写东西：我生活。（粗暴地）喂，你们这些人，作好了吗？

梅泰卢斯 我想作好了。

众诗人 作好了。

卡利古拉 好，听清楚了。你们一个一个出列。我吹一声哨子，第一个人就开始念，再听到哨声，必须停止，第二个开始。以此类推。优胜者，自然是诗没有被哨声打断的人。准备。（头扭向舍雷亚，机密地）任何事物，甚至包括艺术，都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吹哨。）

第一个诗人 死亡，当它从漆黑的岸边……

〔哨声。第一个诗人走到台左侧。其他诗人照例，场面机械地进行。

第二个诗人 帕尔卡之女神① 在洞中……

〔哨声。

第三个诗人 我呼唤你，死亡啊……

〔哨声大作。第四个诗人走上前，摆出朗诵的姿势，尚未开口，便响起哨声。

第五个诗人 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

卡利古拉 （喊叫）算了！一个蠢货的童年，同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关系何在，你能告诉我吗？

第五个诗人 可是，卡伊乌斯，我还没念完呢……

〔刺耳的哨声。

第六个诗人 （走上前，清清嗓子）无情的死亡，漫步在……

〔哨声。

第七个诗人 （神秘地）晦涩而冗长的诔词……

〔一连串哨声。西皮翁上前，他手中没有诗稿。

卡利古拉 该你了，西皮翁，你没有书板？

西皮翁 我不需要。

卡利古拉 好吧。（嘴叼着哨子蠕动）

西皮翁 〔逼近卡利古拉，但没有看他，仿佛倦怠地。

追求那种造就纯洁之人的幸福，

① 罗马神话中掌管生、死、命运的三女神。

天空中高悬着光芒四射的太阳，

唯一的野蛮庆宴、我无望的妄想！……

卡利古拉 （轻轻地）停下吧，好吗？（对西皮翁）你还太年轻，理解不了死亡的真正教训。

西皮翁 （凝视卡利古拉）我这么年轻，不该丧父。

卡利古拉 （猛然掉过头去）好了，你们这些人，排好队。碰到冒牌诗人，太叫我扫兴了。我本来一直考虑，想把你们当成盟友留在身边，我有时甚至想象，你们将组成保卫我的最后一个方阵。然而，这种希望化为泡影，我要把你们抛到我的敌人的营垒去。诗人反对我，我就可以说该收场了。排好队出去！你们要在我的面前走过，用舌头舔自己的诗稿，抹掉你们的耻辱痕迹。注意！齐步——走！

〔有节奏的哨声。诗人一边舔着不朽的诗稿，一边齐步从台右侧下。

〔声音低沉地。

全都出去。

〔舍雷亚走到门口，一把抓住贵族甲的肩膀。

舍雷亚 时机到了。

〔年轻的西皮翁听到舍雷亚的话，站在门口犹豫一下，又朝卡利古拉走过来。

卡利古拉 （恶狠狠地）你就不能象你父亲现在这样，让我安静吗？

第十三场

西皮翁　算了，卡伊乌斯，这一套不顶事，我已经知道你做出了选择。

卡利古拉　走开。

西皮翁　我是要走开的，因为我觉得理解你了。我同你十分相象，无论对你还是对我，再也无路可走了。我要动身到遥远的地方，寻觅这一切的道理。（停顿。看着卡利古拉，加重语气地）别了，亲爱的卡利古拉。等到一切完结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爱过你。

〔西皮翁下。卡利古拉目送他出去，要招招手，可是身子剧烈地晃了晃，又回到卡索尼娅身边。

卡索尼娅　他说什么了？

卡利古拉　他的话超出你的理解力。

卡索尼娅　你想什么呢？

卡利古拉　想他，也想你。不过，这是一码事儿。

卡索尼娅　有什么好想的？

卡利古拉　西皮翁走了。我同友谊已经了结。可是你呢，我心里不禁发问，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卡索尼娅　因为你喜欢我。

卡利古拉　不对。假如我叫人杀掉你，我想我会明白的。

卡索尼娅　这倒是一个办法。那就干吧。可是话又

说回来，你就不能尽情地生活吗？哪管一分钟也好啊！

卡利古拉　我练习自由地生活，算起来已经有几个年头了。

卡索尼娅　我指的不是你那样。好好理解我的意思。怀着一颗纯洁的心生活和爱，那该多么美好。

卡利古拉　要达到自己的纯洁，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就是在主要的问题上锲而不舍。尽管如此，我也可能让人杀掉你。（笑）那我的生涯就会圆满结束了。

〔卡利古拉站起来，旋转镜子。接着，他双臂下垂，几乎没有动作，象一头野兽似地转圈走。

真奇怪，我不杀人的时候，便觉得孤单。活人填不满这世界，也驱散不掉烦闷。当你们大家全在这儿的时候，我反觉得无限的虚空，目不忍睹。只有在我那些死鬼当中，我才觉得好受。（面对观众伫立，身子略微前倾，把卡索尼娅置于脑后）他们是真实的。他们同我一样。他们等候我，催促我去呢。（摇头）我同曾经哭喊着求我饶命、并由我命令割掉舌头的人，却谈得很投机。

卡索尼娅　过来，躺在我的身边，把头枕在我的双膝上。（卡利古拉依言而行）这样你就好受了。现在万籁俱寂。

卡利古拉　万籁俱寂！你夸张了。你没有听见兵器的撞击声吗？（传来武器撞击声）表明仇恨在伺机以动的种种细微的喧声，你没有辨别出来吗？（传来嘈杂声）

卡索尼娅　谁也不敢……

卡利古拉　不对，还有愚蠢。

卡索尼娅　愚蠢不会导致杀害，只能使人安分守已。

卡利古拉　愚蠢能够害人，卡索尼娅。愚蠢以为受了冒犯的时候，就要置人死地。哼！将来刺杀我的人，绝不是被我杀掉儿子或者父亲的那些人。他们领悟了，同我站到一起，他们嘴里的味道和我嘴里的相同。可是其他人，那些被我嘲笑戏弄的人，他们的虚荣心却是我抵挡不住的。

卡索尼娅　（激烈地）我们来保卫你，我们爱你的人还很多。

卡利古拉　你们的人数越来越少了，为此该做的我全做了。还有，说句公道话，我不仅有股反对自己的蠢劲，而且有追求幸福的人的那种忠诚和勇气。

卡索尼娅　（同上）不，他们杀害不了你。他们要是胆敢如此，苍天有眼，他们没等碰到你就得完蛋。

卡利古拉　苍天！根本没有苍天，可怜的女人。（坐下）咦，为什么突然情意缠绵起来，咱俩通常不这样啊？

卡索尼娅　（站起来，踱步）看到你杀害别人，难道不足以明白你将被杀吗？当我接待你时，看见你冷酷无情，心痛欲裂，当你伏在我身上时，闻到你的凶杀气味，难道我不足以明白这一点吗？我每天都发现，你身上人的形象死去一部分。（回身朝他走去）我知道我年纪老了，容貌要变丑了。但是，由于替你担心，现在，我的心情发生变化，倒不在乎你爱不爱我，只盼望看到你治好了病，你还是个孩子嘛。你面前还有一世的生活啊！你还追求什么呢，难道那比一生一世还重要吗？

卡利古拉　（站起来，看着她）你在这里的时间够久的了。

卡索尼娅　真的。不过，你还要把我留在身边，对吧？

卡利古拉　不清楚，我仅仅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只因为你与我度过了那些寻欢作乐，但并无欢乐的夜晚，只因为你对我有一些了解。

〔他伸出双臂搂住她，用手搬她的头，使其稍向后仰。

我二十九岁，年龄不大。但是，我觉得走过的生途实在漫长，满布尸体，总之到了穷途末路，此刻只剩下你这最后一个见证人了。对你这半老徐娘，我不禁有一股羞愧的柔情。

卡索尼娅　说呀，你愿意把我留在身边！

卡利古拉　不清楚，我仅仅意识到，这种羞愧的柔情，是生活至今给我的唯一纯洁的感情，而这也是最可怕的。

〔卡索尼娅摆脱他的双臂。卡利古拉跟上去。卡索尼娅后背倚着他，他搂住她。

最后一个见证也消失，不是更好吗？

卡索尼娅　这没有关系。听了你对我讲的话，我非常高兴。为什么我就不能和你共享这种幸福呢？

卡利古拉　你怎么知道我不幸福呢？

卡索尼娅　幸福是慷慨的，不是以毁灭为生。

卡利古拉　其实有两类幸福，我选择了杀戮者的幸福，因为我是幸福的。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达到了痛苦的极限。其实不然！还可以走得更远。在这痛苦区域的尽头，是贫瘠而美好的幸福。

〔卡索尼娅扭头面向他。

这几年，全罗马人都忌讳提德鲁西娅的名字；一想到这一点，卡索尼娅，我就哑然失笑。因为，这几年全罗马都误解了。爱情并不能令我满足，当时我悟出的就是这个道理。今天面对着你，我弄明白的还是这个道理。爱一个人，就是同他白头偕老，这种爱情我无法接受。德鲁西娅变成老太婆，还不如趁早死掉。别人总以为一个人痛苦，是他所爱的人一日之间逝去的缘故。然而，他真正的痛苦价值要高些：那就是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甚至痛苦也丧失了

意义。

你瞧，我是没有托辞的，甚至一点爱情、一丝忧郁的辛酸也没有。我是没有借口的。今天，我比前几年更自由了，因为我摆脱了记忆和幻想。（亢奋地笑起来）我知道什么也不久远。领悟这个道理！纵览历史，真正得到这种验证，实现这个荒唐幸福的，只有我们两三人而已。卡索尼娅，这出引人入胜的悲剧，你一直观看到终场。对你来说，幕布该落下了。

〔他走到卡索尼娅的身后，用小臂卡住她的喉咙。

卡索尼娅 （恐惧地）这种令人恐怖的自由，难道就算是幸福吗？

卡利古拉 （用小臂渐渐卡紧卡索尼娅的喉咙）不必怀疑，卡索尼娅。没有这种自由，我本来会成为心满意足的人。多亏这种自由，我赢得了孤独者的非凡洞察力。（他越来越亢奋，渐渐用力勒卡索尼娅的喉咙。她任其所为，并不反抗，双手略微抬起来。他附耳对她说）我生活，我杀戮，我行使毁灭者的无限权力。同这种权力相比，造物主的权力就象耍猴戏。生活幸福，就是这样。这种难以容忍的解脱、这种目空一切、鲜血、我周围的仇恨、这种盯着自己一生的人绝无仅有的孤独、这种不受惩罚的凶手的无穷乐趣、这种把人的生命辗成齑粉的无情逻辑，这就是

幸福。(笑)卡索尼娅，这种逻辑也要把你辗碎，以使我渴望的永世孤独最终完善。

卡索尼娅　(无力地挣扎)卡伊乌斯!

卡利古拉　(越来越亢奋)不，别来儿女情长那一套。该结束了，时间紧迫，时间非常紧迫，卡索尼娅!

〔卡索尼娅在倒气。卡利古拉把她拖到一张床上。

〔他神态失常地凝视她，声音沙哑地。

你也一样，当初是有罪的。但是，屠杀不是办法。

第十四场

〔卡利古拉神色惊慌，原地转了一圈，然后朝镜子走去。

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你也一样，你也一样，你有罪呀。其实，罪过只是轻点儿重点儿罢了!然而，在这个没有法官、没有清白人的世上，谁敢判我的罪啊!(紧贴着镜子，以极其悲痛的声调)你看得很清楚，埃利孔没有返回，我得不到月亮了。可是，自己有道理，又不得不走到末日，这多么叫人辛酸啊!我确实害怕末日。武器声响!那是无辜的人在准备取胜。我多么希望处于他们的地位呀!我怕。原先鄙视别人，现在感到自己的心灵同样怯懦，这多叫人厌恶啊!不

过，这也没什么。恐惧同样不会持久。我又会进入那巨大的空虚，心将得到安息。

〔他后退两步，又走到镜子前，神情显得平静了一些。他继续独白，但声音低沉而压抑。

一切都看似那么复杂，其实又那么简单。如果我得到月亮，如果爱情能使我满足，一切就会改观。可是，到哪儿能满足这如焚的口渴？对我来说，哪个人的心、哪路神仙会有一湖水的深度？（跪下，哭泣）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与我等量齐观。其实我明明知道，你也知道（哭着把双手伸向镜子），只要不可能的事实现就成。不可能的事！我走遍天涯海角，在我周身各地寻觅。我伸出过双手（喊），现在又伸出双手，碰到的却是你，总是你在我的对面，我对你恨之入骨。我没有走应该走的路，结果一无所获。我的自由不是好的。埃利孔！埃利孔！杳无音讯！还是杳无音讯。噢，今宵多么沉重！埃利孔不会回来；我们将永远有罪！今宵沉重得象人类的痛苦。

〔武器与低语声从幕后传来。

埃利孔　（在远台出现）当心，卡伊乌斯！当心哪！

〔一只隐蔽的手用匕首刺中埃利孔。

〔卡利古拉站起来，操起一只矮凳，气喘吁吁地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观察，模拟地向前一跳，朝着镜中他的同样动作的身影，把矮凳飞

掷过去，同时喊叫：

卡利古拉 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

〔镜子破碎。与此同时，携带兵器的谋反者从四面八方上。卡利古拉对他们一阵狂笑。老贵族击中他的后背，舍雷亚刺中他的脸。卡利古拉由笑转为抽噎。众人一齐上手打击他。他笑着、倒着气，咽气时狂叫一声：

我还活着！

——剧 终

正 义 者

（五幕剧）

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于 1905 年 2 月在莫斯科组织一次暗杀行动，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正义者》就是取材于这次暗杀事件及其前后的独特氛围。剧中的一些背景情况，不管显得多么特殊，仍然具有历史意义。这不等于说《正义者》是历史剧，读者也自然会明白这一点。不过，剧中人物都确有其人，他们的行为正如我描述的这样。我仅仅要把史实写得尽量逼真罢了。

我甚至保留了主人公卡利亚耶夫这个真名实姓。我这样做并不是懒于想象，而是出于对那些男女的敬佩，因为他们在最残酷的任务中，未能消除良心的不安。诚然，后来社会有进步，象无法容忍的痛苦一样压在那些心灵上的仇恨，也变成了一种适意的制度。这就更有理由追念那些伟大的亡灵、他们的正义反抗、他们的艰难友情、他们为同意暗杀而做的超乎寻常的努力——并以此表明我们的忠诚所在。

阿尔贝·加缪

“我的爱情啊！我的生命啊！不，你不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死亡中的爱情！①

——《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四幕第五场

① 原引文为英文。

人物表

多拉·杜尔波夫
大公夫人
伊万·卡利亚耶夫
斯切潘·费德罗夫
波里斯·安南科夫
阿列克赛·乌瓦诺夫
斯库拉托夫
弗卡
狱卒

第 一 幕

恐怖分子的房间　早晨

〔幕启，一片寂静。多拉与安南科夫在台上一动不动。门铃响了一声。多拉要说话，被安南科夫制止了。门铃又连续响了两声。

安南科夫　是他。

〔安南科夫下。多拉始终纹丝不动地等待着。安南科夫搂着斯切潘的肩膀，一同上场。

安南科夫　是他！斯切潘来了。

多拉　（朝斯切潘走去，握住他的手）见到你多高兴，斯切潘！

斯切潘　你好，多拉。

多拉　（打量斯切潘）已经三年了。

斯切潘　对，三年了。那天，我要来找你们，不料被他们逮捕了。

多拉　当时我们正等着你。时间过去了，我的心越来越难受，我们都不敢抬头相互看了。

安南科夫　迫不得已，只好改变了地点。

斯切潘　我知道。

多拉　那里怎么样，斯切潘？

斯切潘　那里？

多拉　苦役犯监狱？

斯切潘　逃出来了。

安南科夫　对。听说你逃到瑞士，我们很高兴。

斯切潘　瑞士也是一座监狱，波里斯。

安南科夫　你说什么？他们至少是自由人。

斯切潘　大地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受奴役，自由就是监狱。我在那里是自由的，可我总想俄罗斯和它的奴隶。

〔冷场。

安南科夫　党派你到这里来，斯切潘，我非常高兴。

斯切潘　应当如此。我感到憋闷。要行动，行动，总之……

〔他凝视安南科夫。

我们将杀掉他，对吧？

安南科夫　这我完全相信。

斯切潘　我们将杀掉那个刽子手。你是队长，波里斯，我听你指挥。

安南科夫　我用不着你的许诺，斯切潘。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斯切潘　要有纪律。在监狱里，我明白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需要纪律。我们遵守纪律，就能够干

掉大公，推翻暴政。

多拉　(朝斯切潘走去)坐下吧，斯切潘。长途旅行，你一定很疲劳。

斯切潘　我从来不疲劳。

〔冷场。多拉走过去坐下。

斯切潘　全妥当了吗，波里斯？

安南科夫　(改变声调)一个月以来，我们有两个人观察大公的活动。多拉收集必要的物质材料。

斯切潘　声明拟定了吗？

安南科夫　拟定了。全俄罗斯都会知道，为了加快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革命党行动队用炸弹处决了塞尔日大公。朝廷也将得知，我们决心实行恐怖行动，直到土地还给人民为止。对，斯切潘，对，全准备好了！行动的时刻快到了。

斯切潘　我干什么呢？

安南科夫　你先给多拉当助手。茨维特泽尔原先同她一起工作，现在由你来代替。

斯切潘　他牺牲了吗？

安南科夫　对。

斯切潘　怎么牺牲的？

多拉　一次事故。

〔斯切潘目视多拉。多拉移开目光。

斯切潘　以后呢？

安南科夫　以后再说吧。你应当准备好，必要时代

替我们，并保持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

斯切潘　我们都有哪些同志？

安南科夫　你在瑞士见过乌瓦诺夫。尽管他年轻，我很信赖他。还有雅奈克，你不认识。

斯切潘　雅奈克？

安南科夫　卡利亚耶夫，我们也称他诗人。

斯切潘　这名字跟恐怖分子可不相称。

安南科夫　雅奈克的看法正相反。他说诗歌具有革命性。

斯切潘　只有炸弹才是革命的。（冷场）多拉，你看我能帮上手吗？

多拉　能啊。不过要当心，别碰断雷管。

斯切潘　雷管要是碰断呢？

多拉　茨维特泽尔就是这样死的。（停顿）你笑什么，斯切潘？

斯切潘　我笑了吗？

多拉　对。

斯切潘　我有时会这样。（停顿。他仿佛在思考）多拉，要炸毁这座楼房，一颗炸弹够吗？

多拉　一颗不够，但是能严重毁坏它。

斯切潘　要炸毁莫斯科，需要多少炸弹呢？

安南科夫　你疯啦？你这是什么意思？

斯切潘　没什么。

〔有人按一下电铃。他们注意听着。电铃又响了两下。安南科夫走到过厅，又带着乌瓦

诺夫回来。

乌瓦诺夫　斯切潘!

斯切潘　你好。

〔二人握手。乌瓦诺夫走到多拉面前，吻了她。

安南科夫　一切都顺利吗，阿列克赛?

乌瓦诺夫　顺利。

安南科夫　从皇宫到剧院的路线，你察看了吗?

乌瓦诺夫　现在我都能画出来。瞧。(他画起来)这儿处是拐弯，这儿段路面狭窄，这儿处经常阻塞……马车要从我们窗下经过。

安南科夫　这两个十字标志什么?

乌瓦诺夫　一处是小广场，马车经过那里要放慢速度，一处是剧院，是他们停车的地点。依我看，这两个地点最适合。

安南科夫　给我看看!

斯切潘　暗探呢?

乌瓦诺夫　(犹豫一下)有很多。

斯切潘　你感到他们挺吓人的?

乌瓦诺夫　我感到不自在。

安南科夫　在他们面前，谁也不会感到自在。你不要心慌。

乌瓦诺夫　我什么也不怕。我不惯于说谎话，仅此而已。

斯切潘　人人都说谎。谎话要说得圆，关键是要做

到这一点。

乌瓦诺夫　这不容易。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不善于掩饰，我常受到同学的嘲笑。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最后学校把我开除了。

斯切潘　为什么？

乌瓦诺夫　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问我，彼得大帝是怎样建造起圣彼得堡的。

斯切潘　问得好。

乌瓦诺夫　用鲜血和皮鞭建造起来的，我回答说。于是，我被开除了。

斯切潘　后来呢……

乌瓦诺夫　我明白了揭露社会不公是不够的，必须舍命剪除不公。现在，我很高兴。

斯切潘　然而你说谎了。

乌瓦诺夫　我说谎了。等我投炸弹那天，我就不再说谎了。

〔有人按电铃，先是两下，然后一下。多拉跑出去。

安南科夫　雅奈克来了。

斯切潘　信号不一样。

安南科夫　雅奈克一时开心就改了，他有自己的信号。

〔斯切潘耸耸肩膀。从过厅传来多拉的讲话声。多拉和卡利亚耶夫挽着胳膊上，卡利亚耶夫一副笑脸。

多拉 这是雅奈克。这是斯切潘，他代替茨维特泽尔。

卡利亚耶夫 欢迎你，兄弟。

斯切潘 谢谢。

〔多拉和卡利亚耶夫面对其他人坐下。

安南科夫 雅奈克，你有把握认出那辆马车吗？

卡利亚耶夫 有把握，我从从容容地见过两次。它只要在天边一出现，就是夹杂在上千辆车中间，我也能认出来。我记下了所有特点。比如，左面车灯的一块玻璃有缺口。

乌瓦诺夫 暗探呢？

卡利亚耶夫 成群结队。不过，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他们买我的香烟。（笑）

安南科夫 巴维尔证实了所得到的情况吗？

卡利亚耶夫 这个星期，大公要去看戏。巴维尔不久就会了解到确切日子，把情报交给门房。（朝多拉转过身去，笑）我们的运气真好，多拉。

多拉 （注视卡利亚耶夫）你不再是小贩啦？现在成了大贵族，你真帅。你舍得那件羊皮袄吗？

卡利亚耶夫 （笑）这倒是真的，我穿着羊皮袄挺得意。（对斯切潘和安南科夫）我用两个月观察小贩，又在我的小房间里练了一个多月。我那些同行从来没有怀疑过，还常常说："这小伙子真能干。甚至沙皇的马他都能卖。"他们还要学我的样子呢。

多拉　不用说，你常常笑了。

卡利亚耶夫　你还不知道，我憋不住啊。乔装打扮、新的生活……我全觉得开心。

多拉　我呀，我可不喜欢伪装。（指着身上的衣裙）瞧，这件华丽的破烂货！波里斯本来应当给我找件别的。装扮成演员！我的心可是单纯的。

卡利亚耶夫　（笑）你穿着这条裙子多美。

多拉　美！美，我当然高兴，不过，不要往这上面想。

卡利亚耶夫　为什么？你的眼睛总是这么忧郁，多拉。应当快活，应当自豪。美存在！快乐也存在！“在静谧的地方，我的心向你祝愿……”

多拉　（微笑）我沐浴在永恒的夏天……

卡利亚耶夫　啊！多拉，你还记得这些诗句。你笑啦？我多高兴……

斯切潘　（打断卡利亚耶夫）我们在浪费时间。波里斯，我看，是不是要通知一下门房？

〔卡利亚耶夫惊奇地注视斯切潘。

安南科夫　对，多拉，你下楼说一声好吗？别忘了给小费。等一下，乌瓦诺夫帮你把材料集中到房间里来。

〔多拉和乌瓦诺夫分头下。斯切潘脚步坚决地走向安南科夫。

斯切潘　我要投炸弹。

安南科夫　不行，斯切潘，人已经确定了。

斯切潘　求求你，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安南科夫　不行。照章办事。（冷场）我也不投嘛，到时候我等在这里。规章是严格的。

斯切潘　谁投第一枚炸弹？

卡利亚耶夫　我。乌瓦诺夫投第二枚。

斯切潘　你？

卡利亚耶夫　你感到意外吗？难道你不信任我吗？

斯切潘　要有经验。

卡利亚耶夫　经验？你非常清楚，只能投一次，然后就……从来没有人投过两次。

斯切潘　要有果敢的手。

卡利亚耶夫　（伸出手）瞧，你认为它会发抖吗？

〔斯切潘扭过头去。

卡利亚耶夫　它不会发抖的。怎么！暴君来到我的面前，我还会迟疑吗？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即使我的胳膊发抖，我也有万无一失的办法干掉大公。

安南科夫　什么办法？

卡利亚耶夫　冲到马蹄子下边去。

〔斯切潘耸耸肩膀，走到远台坐下。

安南科夫　不，没有这个必要。要尽量逃走。组织需要你，你应当保存自己。

卡利亚耶夫　我服从，波里斯！对我来说，这是多大的荣誉，多大的荣誉啊！哦！我绝不辜负。

安南科夫　斯切潘，在雅奈克和阿列克赛守候那辆马车的时候，你到街上去，定时经过我们的窗

前，我们规定一个暗号。多拉和我在这里等着散发声明。我们要是运气好点儿，大公就会一命呜呼。

卡利亚耶夫 （冲动地）对，我会干掉他！要是成功了，那真幸运！大公还不算什么。应当打击更高的人物！

安南科夫 先拿大公开刀。

卡利亚耶夫 要是不成功呢，波里斯？依你看，要不要效法日本人。

安南科夫 你这话什么意思？

卡利亚耶夫 在战争中，日本人不投降，不得已就自杀。

安南科夫 不，不要考虑自杀。

卡利亚耶夫 那考虑什么？

安南科夫 考虑恐怖，重新进行恐怖行动。

斯切潘 （在远台讲话）必须有强烈的自爱，才会自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自爱。

卡利亚耶夫 （猛然回头）真正的革命者？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怎么惹着你了？

斯切潘 我不喜欢因为无聊而投身革命的人。

安南科夫 斯切潘！

斯切潘 （站起身，朝他们走来）是的，我说话太粗暴。然而，在我看来，仇恨不是游戏。我们行动不是为了自我欣赏。我们行动是为了成功。

卡利亚耶夫 （轻轻地）你为什么要拿话刺我呢？你

怎么知道我是因为无聊呢？

斯切潘 我不知道。你改变暗号，喜欢扮演小商贩的角色，朗诵诗句，要冲到马蹄下边，现在呢，又要自杀……（凝视卡利亚耶夫）我信不过你。

卡利亚耶夫 （克制自己）你不了解我，兄弟。我热爱生活，并不寂寞。正因为热爱生活，我才投身革命。

斯切潘 我不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之上的正义。

卡利亚耶夫 （显然克制地）大家各尽其力，效命于正义。应当接受我们的差异。我们应当相爱，如果可能的话。

斯切潘 我们不能相爱。

卡利亚耶夫 （勃然火起）那你在我们中间干什么？

斯切潘 我来这里是为了杀个人，而不是为了爱他，也不是为了向他的差异致敬。

卡利亚耶夫 （气冲冲地）你单枪匹马，师出无名，就杀不掉他。你同我们一起，以俄国人民的名义，才能除掉他。这样，你才名正言顺。

斯切潘 （气冲冲地）我用不着。三年前，在监狱里，一夜之间，我就取得了永远正当的身分。我不能容许……

安南科夫 住口！你们都疯啦？还记得我们是什么人吗？是兄弟，我们融为一体、致力铲除暴君，以便解放全国！我们一起行动，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冷场，安南科夫注视二人）走，斯切

潘，我们应当确定暗号……

〔斯切潘下。

安南科夫 （对卡利亚耶夫）没什么。斯切潘受过折磨。我劝劝他。

卡利亚耶夫 （脸色苍白）他伤害我了，波里斯。

〔多拉上。

多拉 （看见卡利亚耶夫）怎么回事儿？

安南科夫 没什么。（下）

多拉 （对卡利亚耶夫）怎么回事儿？

卡利亚耶夫 我们已经发生了冲突。他不喜欢我。

〔多拉默默无语，走过去坐下。冷场。

多拉 我看他谁也不喜欢。等到大事成功，他会高兴起来的。你别伤心。

卡利亚耶夫 我是感到伤心。我需要得到你们大家的爱。我离开了一切，参加了组织，怎么能够忍受弟兄们不理睬我呢？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不理解我。这怪我吗？我知道，我这人太迂拙……

多拉 他们爱你，也理解你。斯切潘不一样。

卡利亚耶夫 不对，我知道他的想法。茨维特泽尔就说过："太特殊，不能成为革命者。"我很想向他们解释我并不特殊。他们觉得我有点儿胡来，有点儿任性。然而，我象他们一样有思想信仰。象他们一样，我要献身。我也可以变得机灵、沉默寡言、不露锋芒、精明强干。不过，我始终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我喜爱美，喜爱幸福！正

因为如此，我才憎恨专制政权。如何向他们解释呢？革命，毫无疑问！可是，革命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给生活增添希望，你明白吗？

多拉 （冲动地）明白……（停顿一下，压低声音）然而，我们要制人于死命。

卡利亚耶夫 谁，我们？哦，你是说……这不是一码事儿。哪里呀！这不是一码事儿。再说，我们谋杀，是为了创建一个永远不再有杀人的世界！我们情愿成为凶手，就是要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

多拉 结果要不是这样呢？

卡利亚耶夫 住口，你非常清楚不可能。要是那样，斯切潘就是对的了。那就应当向美的面孔上吐唾沫了。

多拉 我参加组织的时间比你长。我知道什么都不简单。但是，你有信仰……我们大家都要有信仰。

卡利亚耶夫 信仰？没有。只有一个人有过。

多拉 你有魄力。你可以排除一切，勇往直前。为什么你要求投第一枚炸弹呢？

卡利亚耶夫 空谈恐怖行动而不参加，这行吗？

多拉 不行。

卡利亚耶夫 应当站在头一排。

多拉 （若有所思）对，有第一排，也有最后的时刻。我们应当考虑到。这就是勇气、豪情，我们需

要……你也需要。

卡利亚耶夫 一年来，我没有想别的。我活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一时刻。现在我清楚，我要当场就义，和大公同归于尽。流完最后一滴血，或者在爆炸的火焰中一下子焚毁，在我身后什么也不留下。我为什么要求投炸弹，现在你明白了吧？为思想而死，这是唯一达到思想高度的办法。这样就名正言顺了。

多拉 我也一样，渴望这样的死。

卡利亚耶夫 对，这是值得羡慕的幸福。夜里，我躺在小贩的草垫上，有时翻来覆去睡不着，受到一种念头的折磨：他们把我们变成了凶手。不过，我同时又想，我也要死的，于是，我的心就平静下来。瞧，就象这样，我微笑了，如同孩子一般重新入睡。

多拉 正是这样，雅奈克。杀人并且牺牲。不过，依我看，还有一个更大的幸福。（停顿。卡利亚耶夫看着她。她垂下目光）绞刑架。

卡利亚耶夫 （热烈地）我也想过。谋杀时当场牺牲，还有不足的地方。相反，在谋杀和绞刑架之间，却有永生，对人来说，也许是唯一的永生。

多拉 （抓住他的双手，声调热切地）这种思想一定能帮助你。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

卡利亚耶夫 你要说什么？

多拉 我们杀人是被迫的，对吧？我们毅然牺牲生

命，牺牲唯一的生命？

卡利亚耶夫　对。

多拉　但是，走向谋杀，再走向绞刑架，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

卡利亚耶夫　对，这就是死两次。谢谢，多拉。谁也不能对我向提出任何指责。现在，我对自己信心十足。

〔冷场。

你怎么了，多拉？怎么一句话不讲？

多拉　我还想帮助你。不过……

卡利亚耶夫　不过？

多拉　不，我真胡来。

卡利亚耶夫　你信不过我吗？

多拉　哦，不，亲爱的，我信不过自己。自从茨维特泽尔死后，我时常起些怪念头。再说，也轮不到我告诉你困难在哪儿。

卡利亚耶夫　我就喜欢困难。你要是看得起我，那就讲吧。

多拉　（凝视着他）我知道，你很勇敢。正是这一点令我担心。你欢笑，振奋，满怀激情地走向牺牲。但是，几个钟头之后，就必须从这种幻想中走出来，付诸行动。也许事先讲一讲好……免得到时候感到意外，心虚气短……

卡利亚耶夫　我不会心虚气短。说说你的想法。

多拉　是啊，谋杀、绞刑架，死两次，这是最容易的。

你有足够的勇气。但是，站在第一排……（她住了口，注视他，仿佛犹豫不决）站在第一排，你就要看见他……

卡利亚耶夫 谁？

多拉 大公。

卡利亚耶夫 不过一秒钟的工夫。

多拉 在一秒钟里，你要看他！喂！雅奈克，应当让你知道，应当事先告诫你！毕竟都是人。大公也许有一对和善的眼睛。你会看见他搔耳朵，或者开心地微笑。天晓得，他脸上也许被刮胡刀割了一个小口子。恰巧在那时，他要是看你呢……

卡利亚耶夫 我杀的不是他，而是专制政权。

多拉 当然了，当然了，专制政权该杀。我制造炸弹，在上雷管的时候，要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刻，神经高度紧张，然而，我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幸福感。是的，我不认识大公，如果在制造过程中，他坐在我的对面，那事情就不容易了。你呢，你要在近处看见他。靠得非常近……

卡利亚耶夫 （激烈地）我不会看见他。

多拉 为什么？你要闭上眼睛吗？

卡利亚耶夫 不是。然而，上帝保佑，在节骨眼上，仇恨一定会来遮住我的眼睛。

〔有人按门铃，只响一声。他们没有动弹。斯切潘与乌瓦诺夫上。

〔前厅传来说话声。安南科夫上。

安南科夫 是门房。大公明天去看戏。(看着他们)要全部准备就绪。

多拉 (声音低沉地)好。(慢慢走下。)

卡利亚耶夫 〔目送多拉出去，转身对斯切潘，声调温和地。

我要杀掉他。而且胜任愉快！

——幕 落

第　二　幕

次日傍晚　在原来地点

〔安南科夫站在窗口。多拉在桌子旁边。

安南科夫　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斯切潘点着了香烟。

多拉　大公几点钟经过这里?

安南科夫　随时会到。听,是不是马车声?不是。

多拉　坐下吧,耐心点儿。

安南科夫　炸弹怎么样?

多拉　坐下吧。现在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啦。

安南科夫　哪里。可以羡慕他们。

多拉　你的岗位是在这里。你是队长。

安南科夫　我是队长。但是,雅奈克比我强,他也许……

多拉　大家都冒同样的风险,不管是投炸弹的人,还是不投炸弹的人。

安南科夫　风险最终是一样的。但是眼下,雅奈克和阿列克赛是在火线上。我知道我不应该同他

们在一起，然而，我有时害怕轻易接受我的角色。被迫同意不投掷炸弹，归根结底是容易办到的。

多拉 即使这样，又有什么？关键是你按需要行动，并且坚持到底。

安南科夫 你多冷静啊！

多拉 我并不冷静：我害怕。我同你们在一起有三年了，制造炸弹有两年了。我执行了全部命令，看来我什么也没有忘记。

安南科夫 当然了，多拉。

多拉 告诉你，我害怕了三年，这种怕在睡觉的时候也不离开，早晨醒来便记忆犹新。因此，我必须习惯。我练就了一种本领：在最害怕的时刻冷静。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安南科夫 正相反，应当骄傲。我呢，一点儿也没有克己。要知道，我还留恋从前的日子、显赫的生活、女人……对，我曾经沉溺于酒色，那些无止无休的夜晚。

多拉 这我看出来了，波里斯，因此我特别喜欢你。你的心没有泯灭。即使它还渴望欢乐，它也强似可怕的缄默，而这种缄默有时就占据了呼喊的位置。

安南科夫 你说什么？你？这怎么可能？

多拉 听。

〔多拉霍地站起来。一辆四轮马车的隆隆

声，随后又宁静下来。

多拉　不对，不是他。我的心怦怦直跳。瞧，我什么也没有练好。

安南科夫　（走向窗口）注意。斯切潘打了个暗号。正是他。

〔果然，隆隆车声从远处传来，马车越来越近，经过窗下，又渐渐远去。长时间冷场。

安南科夫　再过几秒钟……

〔二人谛听。

安南科夫　时间真长。

〔多拉摆了摆手。长时间冷场。

〔远处传来钟声。

安南科夫　不可能啊。雅奈克应当投了炸弹……马车可能到剧院了。还有阿列克赛呢？瞧呀！斯切潘返回来，朝剧院跑去。

多拉　（朝他扑过去）雅奈克被捕了。他被捕了，毫无疑问。应当想点儿办法。

安南科夫　等一等。（谛听）不是。完了。

多拉　怎么会这样呢？雅奈克，还一事无成就被捕啦！我知道，他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他情愿入狱，受审判。然而那应该在干掉大公之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安南科夫　（望着窗外）乌瓦诺夫！快点儿！

〔多拉去开门。

〔乌瓦诺夫上，他的神色异常。

安南科夫　阿列克赛，快点儿，说。

乌瓦诺夫　我什么也不知道。当时，我等第一枚炸弹爆炸，却望见马车拐弯了，一点儿动静没有。我昏了头，还以为你在最后时刻改变了计划，于是犹豫起来。接着，我就一直跑回来……

安南科夫　雅奈克呢？

乌瓦诺夫　我没有看见他。

多拉　他被捕了。

安南科夫　（一直望着窗外）他回来了！

〔多拉去开门。卡利亚耶夫上，他泪流满面。

卡利亚耶夫　（神态失常）弟兄们，饶恕我吧。我未能做到。

〔多拉走到他的面前，握住他的手。

多拉　这没什么。

安南科夫　怎么回事？

多拉　（对卡利亚耶夫）这没什么。到最后时刻，往往前功尽弃。

安南科夫　这绝不可能。

多拉　别追究了。雅奈克，这情况不止你一个人。茨维特泽尔第一次也没做到。

安南科夫　雅奈克，你害怕了吗？

卡利亚耶夫　（猛地一跳）害怕，不对。你无权讲这话！

〔有人按规定的暗号敲门。在安南科夫示意下，乌瓦诺夫出去。卡利亚耶夫匍伏在地。斯

切潘上。

安南科夫 怎么回事儿？

斯切潘 大公车上有儿童。

安南科夫 儿童？

斯切潘 对，是大公的侄儿和侄女。

安南科夫 根据奥尔洛夫的情报，大公应当一个人啊。

斯切潘 还有大公夫人。我想，这样，人就太多了，我们的诗人受不了。幸亏暗探什么也没有发现。

〔安南科夫低声对斯切潘讲话。众人目光集中在卡利亚耶夫身上。卡利亚耶夫抬眼望着斯切潘。

卡利亚耶夫 （神态失常地）我万万没有料到……孩子，尤其是孩子。你注意看过孩子吗？他们时常有的那种严肃的眼神……然而，一秒钟之前，我躲在小广场的暗角里，心里还感到很幸运呢。我一望见车灯在远处闪耀，便高兴得心怦怦直跳，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车轮声越来越响，我的心也跳得越来越厉害。这颗心在我身上咚咚作响，我真想跳起来。我相信当时我笑了。我还说"对，对"……你明白吗？

〔他从斯切潘身上移开目光，又恢复颓丧的姿势。

我朝马车跑去。就在那时，我看见他们

了。他们哪，没有笑，而且端正地坐着，眼睛凝视空处。他们的神情多忧伤啊！他们穿着宽大的礼服，坐在车门的两侧，上身僵直，双手放在大腿上！我没有看见大公夫人，只看见他们了。假如他们朝我看看，我想我就会投出炸弹。至少也要扑灭那忧伤的眼神啊。可是，他们一直注视前方。

〔他抬眼望着其他人。冷场。他的声音更低。

于是，我自己也莫名其妙，胳膊软了，双腿也发抖了。一秒钟之后，已经太迟了。（冷场。他看着地面）恰巧那时候，我好象听见钟声，多拉，我那是做梦吗？

多拉 不是，雅奈克，你没有做梦。

〔多拉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他抬起头，看见大家一齐转向他。他站起来。

卡利亚耶夫 看着我，弟兄们，看着，波里斯，我不是懦夫，没有退缩。我没想到会碰见他们。这一切都是转瞬间发生的。那两张严肃的小脸，而我手中，却是这可怕的重物。是要往他们身上投啊。就是这样，直投过去。噢，不行！我没有做到。

〔他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向另一个人。

从前，在我们家乡乌克兰，我赶车的时候，象风一样快，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唯独怕

撞倒孩子。我想象撞着的情景，那颗小脑袋跌下去，摔到路上……

〔他住了口。

帮帮我……

〔冷场。

我本想自杀，但是回来了，因为我想到我有责任向你们汇报，只有你们才是我的审判官，你们会对我说我做得错还是对，你们是不会看错的。可是，你们却一言不发。

〔多拉走上前，几乎触到他。

〔他看着众人，声音低沉地：

下面是我的建议。如果你们决定必须杀死那两个孩子，我就守候在剧院门口，独自把炸弹投到车上。我有把握，一投准中。只要你们作出决定，我服从组织。

斯切潘 组织早就命令你干掉大公。

卡利亚耶夫 的确如此。但是，它没有命令我杀害儿童。

安南科夫 雅奈克说得对。这种情况没有预料到。

斯切潘 他本来应当执行命令。

安南科夫 这是我的责任。本来一切情况都应当估计到，任何人对所执行的任务也不能犹豫。现在只需要决定，我们是完全放过这个机会，还是命令雅奈克守候在剧院门口。阿列克赛？

乌瓦诺夫 我不知道。换了我，我也会象雅奈克那

样。不过，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声音降低)我的双手发抖。

安南科夫　多拉呢？

多拉　(激烈地)我会象雅奈克一样退缩。我本人都干不了的事情，能建议让别人干吗？

斯切潘　这项决定意味什么，你们清楚吗？避开了巨大的危险，跟踪了两个月，完全白费了。伊戈尔白白被捕，里科夫白白被绞死。还得从头开始？在重新发现有利时机之前，还要经过多少星期的监视，策划，保持紧张状态？你们发疯啦？

安南科夫　你非常清楚，过两天，大公还要去看戏。

斯切潘　耽误两天，我们就可能被逮捕，这话是你自己讲的。

卡利亚耶夫　我去。

多拉　等一等！(对斯切潘)斯切潘，你能睁着眼睛，枪口顶着一个孩子开枪吗？

斯切潘　组织要是命令我，我就能开枪。

多拉　你为什么闭上眼睛？

斯切潘　我？我闭上眼睛啦？

多拉　对。

斯切潘　那也是为了更好地想象那种场面，据实回答。

多拉　睁开眼睛吧，要知道，组织那怕有片刻容忍儿童死于我们炸弹之下，也要丧失它的能力和

影响。

斯切潘 我可没有心思听这种傻话。我们什么时候忘掉儿童，到了那一天，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革命就将胜利。

多拉 到了那一天，革命就将受到全人类的憎恨。

斯切潘 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深深地爱全人类，我们就能把革命强加给它，并把它从它自身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多拉 如果全人类抛弃革命呢？如果你为之战斗的全国人民不同意杀儿童呢？也要打击全国人民吗？

斯切潘 对，如果必要的话，直到使他们明白。我也一样，热爱人民。

多拉 爱不是这副面孔。

斯切潘 谁说的？

多拉 我，多拉。

斯切潘 你是女人，对爱的理解糟糕透了。

多拉 （激烈地）然而，对于什么是羞耻，我却有正确的看法。

斯切潘 只有一次我感到羞耻，那还是别人的过错。就是在鞭打我的时候。是的，我挨过鞭子。挨鞭子是什么滋味，你们知道吗？维拉当时就在我旁边，她进行抗议，自杀了。而我呢，我却活下来了。现在，我还有什么可羞愧的？

安南科夫 斯切潘，这里所有人都爱你，尊敬你。然

而，不管你提出什么理由，我都不能容许你什么话都可以出口。我们数百名兄弟牺牲，就是要让人知道并不是一切都是允许的。

斯切潘 只要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禁止。

安南科夫 （气愤地）要照伊夫诺建议的那样，回到警察局，脚踏两只船，这能允许吗？你会干吗？

斯切潘 可以，如果真有必要的话。

安南科夫 （站起来）斯切潘，考虑到你为我们做的，以及和我们一起做的事，我们将忘掉你刚才讲的话。不过，你不要忘记这一点。现在是要决定，过一会儿我们是否炸那两个孩子。

斯切潘 孩子！你们嘴里只有这个词。难道你们什么也不明白吗？就因为雅奈克没有干掉那两个，成千上万的俄国儿童，还要在几年当中饿死。你们见过饿死的儿童吗？要跟饿死相比，炸死还算是幸运呢。然而，雅奈克没有见过他们，他只看见了大公的那两个受过训练的狗崽子。难道你们不是人吗？你们只生活在这片刻时间里吗？那好，你们就选择慈善，仅仅医治每天的病痛吧，不要选择要医治现在和将来所有病痛的革命。

多拉 雅奈克愿意干掉大公，因为大公之死，能使俄国儿童不再饿死的时代加速到来。这件事已经不容易了。可是，炸死大公的侄儿侄女，并不能阻止任何儿童饿死。即使在破坏中，也有个顺

序，也有个限度。

斯切潘 （激烈地）没有限度。其实，你们并不相信革命。（除了雅奈克，所有人站起来）你们并不相信革命。如果你们完全彻底地相信，如果你们确信，我们通过牺牲和胜利，定会建起一个摆脱专制主义的俄国，而这片自由的土地终将覆盖全世界，如果你们不怀疑到那时候，从主人手中和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人，将向天空仰起真正神的面孔，那么，两个孩子的死又有多大分量呢？那么，你们就会认为自己有一切权利，一切，你们听清楚了。如果你们顾惜他俩的性命，裹足不前，这就表明你们对自己的权利没有把握。你们不相信革命。

〔冷场。卡利亚耶夫站起来。

卡利亚耶夫 斯切潘，我感到惭愧，可是，我不能让你讲下去。我接受谋杀，是为了推翻专制政权。然而，我看你的话里显露了一种专制主义，它一旦确立起来，就会把我变成杀人凶手，而我却极力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

斯切潘 如果实现了正义，即使由杀人凶手实现了正义，你是不是伸张正义的人又有什么关系。你和我，都无足挂齿。

卡利亚耶夫 我们有一定的价值，这你非常清楚，因为你今天还倚仗傲气讲话。

斯切潘 我的傲气只关系我自己。但是，人的傲气、

他们的反抗、他们所遭受的非正义，这些，却是我们大家的事。

卡利亚耶夫 人不仅仅靠正义活着。

斯切潘 当他们被夺走面包的时候，他们不靠正义，又靠什么活着呢？

卡利亚耶夫 靠正义和清白。

斯切潘 清白？我也许了解它。然而，我决意无视它，还让成千上万的人无视它，以便有一天它具有更大的意义。

卡利亚耶夫 只有确信那一天一定能到来，才会否认使人乐意生活的一切。

斯切潘 我确信。

卡利亚耶夫 你不可能确信。要想分出你我谁对，也许得牺牲几代人，经过几次战争、猛烈的革命。等到这种血雨在大地上干了的时候，你我早已化为尘埃。

斯切潘 后继有人，我要向他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卡利亚耶夫 （叫嚷）后继有人……对！可是我，我热爱今天跟我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我要向他们致敬。我是为他们战斗，为他们牺牲。为了一个我没有把握的遥远的国度，我不会迎面打击我的兄弟们。我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压低声音，但语气坚决地）弟兄们，我愿意开诚布公，至少告诉你们最纯朴的农民都会说的话：屠杀孩子不光

彩。假如有一天，我还活在世上，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如果你们做出决定，我一会儿就到剧院门口去，但是，我要冲到马蹄下面。

斯切潘　荣誉是件奢侈品，专留给有马车的人。

卡利亚耶夫　不对。它是穷人的最后财富。这你十分清楚，而且你也知道，革命中有荣誉，就是我们愿意为之牺牲的荣誉，就是使你，斯切潘，当日在鞭子下昂首挺胸、今天还讲话的荣誉。

斯切潘　（叫嚷）住口，我不准你提这个。

卡利亚耶夫　（气愤地）我为什么住口呢？我都让你说我不相信革命了。你那就等于对我说，我可以无端杀害大公，我是个杀人凶手。我让你讲了，并没有搧你耳光。

安南科夫　雅奈克！

斯切潘　杀得不够，往往就等于无端杀人。

安南科夫　斯切潘，这里没人同意你。决定已经做出。

斯切潘　那我服从。不过我还要说，文雅的人，不适于搞恐怖行动。我们是杀人者，我情愿当杀人者。

卡利亚耶夫　（怒不可遏）不对。我情愿牺牲，是为了让凶杀不能得逞。我选择做清白的人。

安南科夫　雅奈克、斯切潘，都别讲了！组织决定，杀害那些孩子毫无意义。必须重新跟踪。我们

要做好准备，过两天再行动。

斯切潘 如果车上再有孩子呢？

安南科夫 我们就等待新的机会。

斯切潘 如果大公夫人陪同大公呢？

卡利亚耶夫 我不会放过她。

安南科夫 听。

〔隆隆车声。卡利亚耶夫情不自禁地走向窗口。其他人等待着。马车驶近，从窗下经过，渐渐消逝。

乌瓦诺夫 （看着朝他走来的多拉）重新行动，多拉……

斯切潘 （鄙夷地）对，阿列克赛，重新行动……总得为荣誉做点儿事情啊！

——幕　落

第三幕

两天之后　地点时间同上

斯切潘　乌瓦诺夫怎么回事？他应当到了。

安南科夫　他需要睡觉。我们还有半个钟头呢。

斯切潘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安南科夫　不必。应当少冒风险。

〔冷场。

安南科夫　雅奈克，你怎么一句话不讲？

卡利亚耶夫　我没什么可讲的，不要担心。

〔门铃响了。

卡利亚耶夫　他来了。

〔乌瓦诺夫上。

安南科夫　你睡了么？

乌瓦诺夫　哦，睡了一会儿。

安南科夫　你睡了一夜？

乌瓦诺夫　没有。

安南科夫　应当睡。还是有办法睡着的。

乌瓦诺夫　我试过了，可是我实在太累。

安南科夫　你的手发抖。

乌瓦诺夫　没有。

〔众人看他。

你们这样看着我干什么？还不能累吗？

安南科夫　累当然可以。我们都关心你。

乌瓦诺夫　（突然激烈地）前天就该关心了。两天前要是投了炸弹，我们现在就不会累了。

卡利亚耶夫　原谅我，阿列克赛。行动更加困难了，这怪我。

乌瓦诺夫　（声音降低）谁这样讲了？为什么更困难了？我感到疲乏，仅此而已。

多拉　现在，一切都会很快的。过一个钟头，就全结束了。

乌瓦诺夫　是啊，就全结束了。过一个钟头……

〔他扫视周围。多拉走上前拉住他的手。他任凭她拉着手，继而又猛地抽回来。

乌瓦诺夫　波里斯，我想同你谈谈。

安南科夫　单独吗？

乌瓦诺夫　单独。

〔众人面面相觑。卡利亚耶夫、多拉、斯切潘下。

安南科夫　什么事儿？

〔乌瓦诺夫沉默不语。

求求你，跟我讲呀。

乌瓦诺夫 我感到惭愧，波里斯。

〔冷场。

乌瓦诺夫 我感到惭愧。我应当对你讲实话。

安南科夫 你不愿意投炸弹了？

乌瓦诺夫 我不能投了。

安南科夫 你害怕了吗？是不是怕了？这没有什么可耻的。

乌瓦诺夫 我害怕，并为害怕而感到羞耻。

安南科夫 可是前天，你高高兴兴的，浑身是劲，出发的时候，眼睛还闪闪发光。

乌瓦诺夫 我始终害怕。前天，我鼓起了全身勇气，不过如此。当时，听到远处马车行驶的声响，我心中暗道："算了！只有一分钟了"我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我要把炸弹猛投过去，砸也能把大公砸死。我等待第一声爆炸，好把我积聚在身上的力量全部施放出来。过一会儿，却不见有任何行动。马车驶到我面前。它跑得多快呀！它过去了。我这才明白，雅奈克没有投炸弹。我立时感到不寒而栗。接着，我突然浑身发软，象个孩子一样。

安南科夫 这没什么，阿列克赛。过后还会振作起来的。

乌瓦诺夫 这两天，我没有振作起来。刚才我说了假话，其实我一夜没睡着。我的心跳得太厉害。噢！波里斯，我完全丧失了信心。

正主者
14

安南科夫 你不应该丧失信心。起初，我们大家都跟你一样。这次你别投炸弹了。到芬兰去休息一个月，然后再回到我们中间来。

乌瓦诺夫 不，那是另一码事儿。要是现在投不了，就永远投不了。

安南科夫 为什么？

乌瓦诺夫 我不适合搞恐怖行动。现在我知道了，最好还是离开你们。我可以到委员会里战斗，搞宣传工作。

安南科夫 危险是一样的。

乌瓦诺夫 对，但是，那可以闭上眼睛干，什么也不知道。

安南科夫 这话什么意思？

乌瓦诺夫 （激动地）什么也不知道。参加会议，讨论形势，然后传达行动命令，这很容易。当然也冒着生命危险，可那是在摸索中，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当夜色笼罩城市的时候，自己伫立在那里，周围的行人脚步匆匆，家里有滚烫的菜汤，有孩子，有温情的妻子等着他们，自己却伫立在那里，一声不响，手里拿着沉甸甸的炸弹，知道再过三分钟，再过两分钟，再过几秒钟，就要迎着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冲上去，那才令人恐怖呢。现在我清楚，我要是再次行动，就会感到完全丧失勇气。是的，我无地自容，自己太好高骛远了。我应该老老实实在自己的位置上干。一

个小小的位置，我配得上的唯一的位置。

安南科夫 并不存在小小的位置。终点总是监狱和绞刑架。

乌瓦诺夫 但是，监狱和绞刑架是看不见的，只能凭想象。而要被谋杀的人却在眼前。幸运的是，我没有想象力。（神经质地笑起来）我一直不相信真的有秘密警察。对于一个恐怖分子来说，这是怪事儿吧，嗯？等肚子上挨了一脚，我才会相信。不经事不相信。

安南科夫 一旦入狱呢？在牢房里，就会知道，就会看到了，再也不会忘却。

乌瓦诺夫 在牢房，就用不着做决定了。对，正是这样，用不着再做决定！心里用不着再考虑："喂，看你的，你应当决定什么火候冲上去。"现在我就可以肯定，我要是被捕，不会设法越狱。要想越狱，就还得打主意，就得发挥主动性。如果不考虑越狱呢，那就是别人保持主动，绞尽脑汁。

安南科夫 他们绞尽脑汁，恐怕是要绞死你。

乌瓦诺夫 （绝望地）恐怕是这样。然而，死倒不算难，难的是手心里掌握着自己和另一个人的性命，要决定把这两条命推进火焰里的时刻。不行，波里斯，我只有一种赎罪的办法，就是有自知之明。

〔安南科夫沉默不语。

即使懦夫，也可以为革命效力，只要他们位

置适当。

安南科夫　这样说来，我们全是懦夫。但是，我们并不总有机会证实。你怎么办，随你的便。

乌瓦诺夫　我希望马上离开。我好象不能面对面看他们了。不过，你可以告诉他们。

安南科夫　我同他们讲。

〔他朝乌瓦诺夫走去。

乌瓦诺夫　你跟雅奈克说，这不怪他。还有，我爱他，如同我爱你们大伙一样。

〔冷场。安南科夫拥抱他。

安南科夫　别了，兄弟。一切都会结束。俄罗斯必将幸福。

乌瓦诺夫　（匆匆离去）哦，对。愿它幸福！愿它幸福！

〔安南科夫朝房门走去。

安南科夫　都进来。

〔众人和多拉上。

斯切潘　什么事儿？

安南科夫　乌瓦诺夫不能投炸弹了。他精疲力竭，投也没有把握。

卡利亚耶夫　这是我的过错，对吧，波里斯？

安南科夫　他让我转告你，他爱你。

卡利亚耶夫　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安南科夫　可能见到。眼下，他离开我们了。

斯切潘　为什么？

安南科夫 委员会更用得着他。

斯切潘 是他要求的吗？他害怕了吗？

安南科夫 不是。全是我的决定。

斯切潘 在即将行动的时刻，你又减掉了我们一个人？

安南科夫 在即将行动的时刻，我必须独自决定。没有时间争论了，我代替乌瓦诺夫。

斯切潘 应该轮到我。

卡利亚耶夫 （对安南科夫）你是队长。你的职责是呆在这里。

安南科夫 队长有时有权当懦夫，但是有个条件，他必须适时考验自己的坚定性。我已经决定了。斯切潘，在这段时间，你代替我。来，你应当了解各种指示。

〔二人下。卡利亚耶夫走过去坐下。多拉走到他面前，伸过去一只手，但又改变主意。

多拉 不是你的过错。

卡利亚耶夫 我挫伤了他，挫伤得很厉害。那天他对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多拉 他反反复复地说他很幸福。

卡利亚耶夫 对，不过他对我讲，离开我们的集体，他就没有幸福可言。他说："有我们，组织，此外都不值一提，这是骑士会。"多可怜哪，多拉！

多拉 他一定能回来。

卡利亚耶夫 不会。我想象得出来，我处在他的地

位上会有什么感觉。我会痛不欲生的。

多拉 现在呢，你不是痛不欲生吗？

卡利亚耶夫 （悲伤地）现在？我同你在一起，我象他原来那样，也感到幸福。

多拉 （缓慢地）这是很大的幸福。

卡利亚耶夫 这是巨大的幸福。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吗？

多拉 我跟你想的一样。那么，你为什么忧伤呢？两天前，你的脸容光焕发，仿佛去参加盛大的舞会。今天……

卡利亚耶夫 （站起来，情绪十分冲动）今天，我知道了原先不知道的事情。那时你说得对，这并不那么简单。我原以为暗杀很简单，有思想指导就行，还有胆量。然而，我并不那么高大，现在我知道，仇恨中没有幸福。这种痛苦，这种痛苦，在我身上，在别人身上。谋杀、卑怯、非正义……唔，我必须，必须干掉他……我一定走到底！走得比仇恨还要远！

多拉 还要远？那空无一物。

卡利亚耶夫 有爱。

多拉 爱？不对，不需要这个。

卡利亚耶夫 嗳，多拉，你怎么说出这种话，你的心我了解……

多拉 流血太多，暴力行为太多。真正热爱正义的人，是没有权利爱的。他们都训练成我这样，昂

首挺胸，目不转睛。在这些自豪的心中，哪有爱的容身之处？爱，雅奈克，就是微微低下头。而我们，我们的脖颈都是僵直的。

卡利亚耶夫 但是我们爱人民。

多拉 的确，我们爱人民。不过，我们对人民的爱没有凭依，是博大的、不幸的。我们远远脱离人民，关在自己房间里，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而人民呢，他们爱我们吗？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吗？人民默然无声，多么寂静，多么寂静……

卡利亚耶夫 然而这正是爱，全部奉献，全部牺牲，不图报答。

多拉 可能吧。这是绝对的爱、纯洁而孤独的幸福，这正是使我神魂颠倒的爱。然而有时候，我心里不禁琢磨，爱会不会是另外的样子，是不是能停止单方表白，并时而得到回答。我想象这种情景，瞧：阳光灿烂，头微微低下，心摆脱骄傲，胳臂张开。啊！雅奈克，要是能忘掉人世的悲惨，哪管忘掉一个钟头，尽情生活也好哇！只给私心短短的一个钟头，这你能够想见吗？

卡利亚耶夫 能，多拉，这叫作温情。

多拉 你什么都能推测出来，亲爱的，这叫作温情。不过，你真有体会吗？你怀着温情热爱正义吗？

〔卡利亚耶夫沉默不语。

你热爱人民，是这样心驰神往，温情脉脉，还是相反，怀着复仇与反抗的怒火呢？（卡利亚

耶夫始终沉默）怎么样？（她朝地走去，声音微弱地）对我呢，你深情地爱我吗？

卡利亚耶夫　（沉默片刻）任何人爱你，也永远不会象我爱你这样。

多拉　我知道。不过，跟大家一样爱不是更好吗？

卡利亚耶夫　我不是随便什么人。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你。

多拉　你爱我胜过爱正义，胜过爱组织吗？

卡利亚耶夫　这几样我不分开，你、组织和正义。

多拉　对，不过回答我，求求你，回答我。你会在孤独中，怀着温情，怀着私心爱我吗？如果我不是正义者，你也爱我吗？

卡利亚耶夫　如果你不是正义者，而我又能够爱你，那我爱的就不是你。

多拉　你还是没有回答。只求你告诉我，如果我不在组织里，你会爱我吗？

卡利亚耶夫　那你在哪儿呢？

多拉　我还记得念大学的时代。那时，我活泼欢乐，人也漂亮，好散步，好梦想，一过就是几个钟头。我那样轻佻、无忧无虑，你也会爱我吗？

卡利亚耶夫　（犹豫一下，然后声音很低地）我真想对你说是。

多拉　（欢叫一声）那就说是吧，亲爱的，既然你这样想，而这又是真的。面对正义，面对苦难和被囚禁的人民，说声是。求求你，说是，是，尽管有人

被绞死，有人被鞭打得死去活来……

卡利亚耶夫　住口，多拉。

多拉　不，至少要让心畅诉一次。我期待你呼唤我，多拉，期待你超越这个被非正义毒化的世界呼唤我……

卡利亚耶夫　（粗暴地）住口。我的心向我诉说的不仅仅是你。况且，过一会儿，我不应当发抖。

多拉　（惊慌失措地）过一会儿？对，我忘记了……（她笑起来，仿佛哭一般）不，这很好，亲爱的。别生气，刚才我不理智，这是疲惫的缘故。换作我，我也不能说这个是字。我以同样的爱爱你，这种爱有点儿专注，尽管是在正义和监牢中。夏天，雅奈克，你记得吗？哦，不对，我们处于漫漫无期的冬季，不属于人世，因为我们是正义者。有温暖，却不是给我们的。（扭过头去）噢！可怜可怜正义者吧！

卡利亚耶夫　（极为痛楚地看着多拉）对，这就是我们的份额，爱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一定干掉大公，那样一来，对你我来说，就有安宁了。

多拉　安宁！什么时候我们能得到安宁呢？

卡利亚耶夫　（生硬地）第二天！

〔安南科夫和斯切潘上。多拉和卡利亚耶夫分开。

安南科夫　雅奈克！

卡利亚耶夫　这就走。（深呼吸）总算盼到了，总

算……

斯切潘 （朝他走去）别了，兄弟，我同你在一起。

卡利亚耶夫 别了，斯切潘。（转身对多拉）别了，多拉。

〔多拉朝他走来，二人离得很近，但是没有接触。

多拉 不，不说别了。说再见。再见，亲爱的，我们会重新见面的。

〔卡利亚耶夫看着她。冷场。

卡利亚耶夫 再见。我……俄罗斯将是美好的。

多拉 （眼泪盈眶）俄罗斯将是美好的。

〔卡利亚耶夫对着圣像划个十字。他同安南科夫下。

〔斯切潘走到窗口。多拉伫立不动，眼睛一直望着房门。

斯切潘 他走路挺得多直啊。喏，我原来错了，不该不信任雅奈克。当时，我不喜欢他那种热情。他划十字了，你看见了吗？他是信徒吗？

多拉 他不参加宗教仪式。

斯切潘 然而，他有一颗虔诚的心灵。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产生分歧。我非常清楚，我比他激烈。对我们不信上帝的人来说，要么争取完全的正义，要么绝望。

多拉 对他来说，正义本身也是痛苦绝望的。

斯切潘 对，是一颗脆弱的心灵，但是手却坚定有

力。他的手比心灵强。毫无疑问，他会干掉大公。这就好，甚至很好。毁坏，就要如此。怎么，你一言不发？（打量多拉）你爱他吧？

多拉　爱需要时间。我们的时间刚够施行正义。

斯切潘　说得对。事情太多；必须彻底摧毁这个世界……然后……（走到窗口）望不见他们了，他们到了。

多拉　然后……

斯切潘　我们再相爱。

多拉　假如我们还活着。

斯切潘　别的人会相爱的。这是一码事儿。

多拉　斯切潘，说“仇根”。

斯切潘　什么？

多拉　“仇根”这两个字，你说一说。

斯切潘　仇根。

多拉　很好。雅奈克说得就很糟糕。

斯切潘　（沉默片刻，然后走近她）我明白：你鄙视我。然而，你有把握这是对吗？（沉默片刻，口气更加激烈地）你们所有人，就是念念不忘你们凭肮脏的爱所做的事。而我呢，我什么也不爱，我恨，对，恨我的同胞！我要他们的爱干什么。三年前，在监狱里，我体味了这种爱。三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你希望我的心软下来，拿炸弹象拖个十字架一样？不！不！我走得太远，所知的事情太多……瞧……

〔他撕破衬衣。多拉往前迈一步，看到鞭痕又后退了。

这是烙印！他们爱的烙印！你现在还鄙视我吗？

〔多拉走上前，突然拥抱他。

多拉 谁会鄙视痛苦呢？我也爱你。

斯切潘 （凝视着她，声音低沉地）原谅我，多拉。（停顿。扭过头去）也许这是疲惫的缘故。战斗多年，担惊受怕，暗探，监狱……最后还有这个。（指着鞭痕）我上哪儿能找到爱的力量？可我至少还剩下恨的力量。这比麻木不仁要好。

多拉 对，这比麻木不仁要好。

〔斯切潘看着她。钟打七点。

斯切潘 （猛然返身。）大公要到了。

〔多拉走向窗口，脸贴在玻璃上。长时间冷场。然后，远处传来马车声。它越驶越近，过去了。

斯切潘 他要是一个人……

〔马车驶远。巨大的爆炸声。多拉惊抖一下，双手抱住脑袋。长时间冷场。

斯切潘 波里斯没有投弹！雅奈克成功了。成功啦！人民啊！欢乐啊！

多拉 （泪流满面扑向他）是我们杀了他！是我们杀了他！是我。

斯切潘 （喊）我们杀了谁？雅奈克？

多拉 大公。

——幕 落

第四幕

布梯尔基监狱普加切夫塔楼的一间牢房　早晨

〔幕启时，卡利亚耶夫在牢房望着门。狱卒和一名囚犯抬一只桶上。

狱卒　打扫，快点儿干。

〔他走到窗前站住。

〔弗卡没有看卡利亚耶夫，开始打扫。冷场。

卡利亚耶夫　你叫什么名字，兄弟？

弗卡　弗卡。

卡利亚耶夫　你判刑了？

弗卡　好象是。

卡利亚耶夫　你干什么了？

弗卡　杀人了。

卡利亚耶夫　是因为饿吗？

狱卒　低点儿。

卡利亚耶夫　什么？

狱卒　低点儿。尽管有禁令，我还是让你们说话。说

也得声音低点儿，学老头儿这样。

卡利亚耶夫　是因为饿吗？

弗卡　不是，是因为渴。

卡利亚耶夫　那就？

弗卡　就是，正好有一把斧头，我全劈倒了，好象劈死三个。

〔卡利亚耶夫凝视他。

弗卡　怎么样，老爷，你不再叫我兄弟了吧？这下子凉了吧？

卡利亚耶夫　没有。我也杀了人。

弗卡　杀几个？

卡利亚耶夫　你要想知道，兄弟，我就告诉你。不过，先回答我，你后悔了，对吧？

弗卡　当然了，二十年，是够受的。想想是有些后悔。

卡利亚耶夫　二十年。我入狱二十三岁，出去头发就该灰白了。

弗卡　嗳！你的运气可能好些。法官，情绪有起伏。这要看他结没结婚，老婆是什么人。再说，你是老爷，跟穷鬼的价码可不一样。你会过关的。

卡利亚耶夫　我不信，也不愿意。忍受二十年耻辱，我做不到。

弗卡　耻辱？什么耻辱？算了，反正这是老爷的想法。你杀了多少？

卡利亚耶夫　只有一个。

弗卡　说什么？这不值一提。

卡利亚耶夫　我杀了塞尔日大公。

弗卡　大公？哎呀！真敢干哪。瞧这些老爷！告诉我，这事儿严重吗？

卡利亚耶夫　严重。可非干不可。

弗卡　为什么？你在朝廷吗？是为了争女人，是吗？你这样漂亮的人……

卡利亚耶夫　我是社会党人。

狱卒　低点儿。

卡利亚耶夫　（提高声音）我是社会革命党人。

弗卡　这就麻烦了。有什么必要当你说的那种党人呢？只要老老实实呆着，就会万事如意。大地是给老爷预备的。

卡利亚耶夫　不对，是给你预备的。苦难太深重，犯罪太多。等苦难减轻，犯罪也就少了。如果大地自由了，你就不会呆在这里了。

弗卡　难说呀。自由不自由，不管怎样，多喝酒，从来不是好事。

卡利亚耶夫　从来不是好事。不过，人喝酒，是因为受屈辱。总有那么一天，再也用不着喝酒了，再也没有耻辱了，既没有老爷，也没有穷鬼了。到那时，大家都是兄弟，正义使我们的心清明透亮。你知道我讲的吗？

弗卡　知道，这是天国。

狱卒　低点儿。

卡利亚耶夫 不要这样讲，兄弟。上帝帮不了一点儿忙。正义是我们的事！（冷场）你不懂吗？圣德米特里的传说，你知道吗？

弗卡 不知道。

卡利亚耶夫 他跟上帝约好，在大草原上见面，正急急忙忙往那儿赶，却碰见一个农民的车陷在泥里，就上前帮忙。泥又稠，坑又深，忙乎了一个钟头，帮完忙，圣德米特里跑到约会地点。可是，上帝已经不在那里了。

弗卡 怎么样呢？

卡利亚耶夫 怎么样，有些人赴约会，总是要迟到，因为陷在泥里的车太多，要救护的兄弟太多。

〔弗卡倒退几步。

卡利亚耶夫 怎么了？

狱卒 低点儿。还有你，老头儿，快点儿。

弗卡 我就有点儿怀疑。这套话不对劲。谁也不会有这种念头，为了圣徒和大车这种鬼话就蹲班房。再说，还有别的事……

〔狱卒笑。

卡利亚耶夫 （注视弗卡）还有什么？

弗卡 怎么处置杀大公的人呢？

卡利亚耶夫 绞死他们。

弗卡 啊！

〔弗卡走开，狱卒笑得更厉害了。

卡利亚耶夫 别走，我怎么惹你了？

弗卡　你一点儿也没惹我。尽管你是老爷，我也不愿意骗你。这样闲聊，打发时间可以，但是，如果你得被绞死，那就不好了。

卡利亚耶夫　为什么？

狱卒　（笑）喂，老家伙，说呀……

弗卡　因为，你不能象对兄弟一样跟我讲话。绞死犯人，要由我来干。

卡利亚耶夫　你不也是苦役犯吗？

弗卡　正因为我是。他们向我提议干这种事，绞死一个，就减掉我一年徒刑。这是件便宜事儿。

卡利亚耶夫　他们为了饶恕你的罪行，又让你犯新的罪？

弗卡　嗳！这不算犯罪，反正绞死的是判了死罪的人。再说，这对他们左右是一回事儿。依我看哪，他们不是基督教徒。

卡利亚耶夫　已经干了几次了？

弗卡　两次。

〔卡利亚耶夫后退。狱卒推着弗卡走到门口。

卡利亚耶夫　这么说你是刽子手了？

弗卡　（在门口）那么，老爷，你呢？

〔弗卡下。传来脚步声、口令声。斯库拉托夫由狱卒陪同上，他衣着非常华丽。

斯库拉托夫　你走吧。您好。您不认识我吧？我呀，我可认识您。（笑）成了名人了，嗯？（注视卡利

亚耶夫)我可以自我介绍吗?(卡利亚耶夫一言不发)您一句话不讲。我明白。单独关押,嗯?在单人囚室关了一周,这很难熬。今天,我们取消了单独关押,会有人来看您的。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我已经把弗卡给您打发来了。这个人不一般吧,对不对?派来时我就想,您对他会感兴趣的。您满意吗?隔离了一个星期,看看人的面孔挺快意吧,不对吗?

卡利亚耶夫 一切都取决于面孔。

斯库拉托夫 接得妙。看来您胸有成竹。(停顿)如果我听得明白,您讨厌我的面孔了?

卡利亚耶夫 对。

斯库拉托夫 您瞧这多叫我失望。其实,这是误会。首先,这里光线很暗。在地下室里,谁的面孔也不显得和善。其次,您还不认识我。有时候,面孔令人讨厌,可是,等了解了心……

卡利亚耶夫 够了。您是何人?

斯库拉托夫 斯库拉托夫,警察署长。

卡利亚耶夫 一个奴仆。

斯库拉托夫 为您效劳。不过,我要是您,就不会显得这么傲慢。您以后也许能做到。开头要求正义,最后组织警察。况且,真理也吓不倒我。我要同您开诚相见。我对您感兴趣,要向您提供获得赦免的办法。

卡利亚耶夫 赦免什么?

斯库拉托夫　还问赦免什么？我是提供给您一条生路。

卡利亚耶夫　谁向您提出请求了？

斯库拉托夫　亲爱的，生命是不能请求的，而是能接受的。您从来没有饶恕过任何人吗？（停顿）想一想么。

卡利亚耶夫　我完全拒绝您的赦免。

斯库拉托夫　至少听一听么。不管表面如何，我不是您的仇敌。我也承认，您的想法有道理。除开行凶杀人……

卡利亚耶夫　我不准您用这种词。

斯库拉托夫　哦！神经脆弱，嗯？（停顿）我要诚心诚意地帮助您。

卡利亚耶夫　帮助我？我准备付出必要代价。您对我这种亲热态度，我实在不能忍受了。走吧。

斯库拉托夫　对您的控告……

卡利亚耶夫　我纠正。

斯库拉托夫　什么？

卡利亚耶夫　我纠正。我是战犯，而不是被告。

斯库拉托夫　随您怎么讲。可是，总归造成了损害，对不对？姑且不说大公和政治，至少是一条人命案吧。死得多惨啊！

卡利亚耶夫　我是往你们专制上，而不是往人身上投炸弹。

斯库拉托夫　当然了。不过，挨炸的总是人。这一

次，还是他遭了殃。要知道，亲爱的，尸体找到了，却没有脑袋。脑袋不见了！至于身子，也只有一只胳膊、一截腿还认得出来。

卡利亚耶夫 我是执行判决。

斯库拉托夫 也许，也许吧。并没有指责您这种判决。可是，判决又是什么呢？这个词，可以讨论上几天几夜。要指责您的……不，您可能不喜欢这个词……这样讲吧，是做事马虎，不大有条理，其后果，是不容置疑的，有目共睹。可以问问大公夫人嘛。血溅街头，知道吗，血肉横飞。

卡利亚耶夫 住口。

斯库拉托夫 好吧。我只是想说明，如果您坚持讲判决，说是党，仅仅党做的审判与处决，大公不是死于炸弹之下，而是死于一种思想之下，那么，您就不求宽赦。然而，假如我们承认事实，假如是您炸飞了大公的脑袋，那情况就截然不同，对不对？您就会要求宽赦。我愿意拉您一把。请相信，这纯粹出于同情心。（微笑）有什么办法，我呀，我对思想不感兴趣，对人感兴趣。

卡利亚耶夫 （声色俱厉）我这个人，比您和您的主子高尚。你们可以杀掉我，但是不能审判我。我知道您用意何在。您寻找弱点，期待我愧疚，流泪，痛悔。您什么也得不到。我如何，与您不相干。与您相干的，是我们的仇恨，我的和我兄弟们的仇恨。只有它为您效劳。

斯库拉托夫 仇恨？又是一种思想。不成为思想的，就是杀人的事实。当然，还有后果。我是讲悔痛与惩罚。这点，才是问题的核心。而且，正是为此目的，我当了警察。为了处于事物的核心。看来，您不愿意听知心话。（停顿。慢慢靠近卡利亚耶夫）

我要讲的全部意思，就是您不应当佯装忘却大公的脑袋。您要是看重它，就会觉得思想再也靠不住了。比方说，对自己的行为，您会感到愧恨，而不是感到自豪。一旦愧恨，您就要求生，以图赎罪。最重要的是您决定活下去。

卡利亚耶夫 我要是这样决定呢？

斯库拉托夫 那就赦免您和您的同志。

卡利亚耶夫 你们逮捕他们了吗？

斯库拉托夫 没有，恰恰没有。不过，您要是决定活下去，我们就逮捕他们。

卡利亚耶夫 我完全听懂了吗？

斯库拉托夫 当然了。先别发火，考虑考虑。从思想角度讲，您不能供出他们。反之，从事实方面讲，供出来就是帮他们的忙。您会使他们避免新的麻烦，从而把他们从绞刑架上抢救下来。首要的，您得到内心安宁。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一本万利的事。

〔卡利亚耶夫一声不响。

斯库拉托夫 怎么样？

卡利亚耶夫　不久，我的兄弟们就会回答您。

斯库拉托夫　又要犯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志向。算了，我的使命结束了。我很伤心，知道您坚持自己的思想。我无法把您同思想分开。

卡利亚耶夫　您无法把我同我兄弟们分开。

斯库拉托夫　再见。（欲下，又转过身来）既然这样，您为什么姑息大公夫人和她的侄儿侄女？

卡利亚耶夫　谁告诉您的？

斯库拉托夫　为你们搜集情报的人，也向我们提供情报。至少，部分情报……请问，您为什么姑息他们呢？

卡利亚耶夫　这与您无关。

斯库拉托夫　（笑）真的吗？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吧。一种思想可以谋杀一个大公，却难以杀戮儿童。这就是您所发现的。随之提出来一个问题：既然思想不能容忍杀戮儿童，它值得让人杀害大公吗？

〔卡利亚耶夫要开口讲话。

斯库拉托夫　嗳！别回答，千万别回答我！您向大公夫人回答吧。

卡利亚耶夫　大公夫人？

斯库拉托夫　对，她要见您。我来主要是看看，你们的谈话是否可能。是可能的。一场谈话甚至会使您改变看法。大公夫人是基督教徒。要知道，医治心灵，这是她的专长。

〔他笑起来。

卡利亚耶夫　我不愿意见她。

斯库拉托夫　遗憾，她一定要见。说起来，您还欠她面子。听说自从死了丈夫，她的精神不完全正常。我们不想拂她的意。（站在门口）您要是改变看法，别忘了我的建议，我还要来的。（停顿。倾听）她来了。继警察之后，又来宗教！显然太高看您了。不过，一切都环环相扣。想象一下没有监狱的上帝。那该多么孤寂啊！

〔斯库拉托夫下。传来说话声与口令声。

〔大公夫人上，她伫立不动，默默无言。

〔牢门敞着。

卡利亚耶夫　您来干什么？

大公夫人　（摘下面纱）看一看。

〔卡利亚耶夫沉默不语。

大公夫人　许多事物，都随同一个男子逝去了。

卡利亚耶夫　我知道。

大公夫人　（自然地，但声音细微而苍老地）杀人凶手不知道。假如知道，他们怎么还会杀害呢？

〔冷场。

卡利亚耶夫　我见过您。现在我想独自呆着。

大公夫人　不行。我还得看看你。

〔卡利亚耶夫倒退。

大公夫人　（坐下，仿佛精疲力竭）我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了。从前，我要是感到痛苦，他能来看我。

那时，痛苦也是快意的。现在……不行了，我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不能沉默……可是同谁讲呢？别人不体会。他们装出悲伤的样子。他们悲伤一两个小时，又照样去吃饭，去睡觉。尤其睡觉……我想到，你一定同我一样。我敢说，你不睡觉。除了向凶手，还能向谁谈罪恶呢？

卡利亚耶夫 罪恶？我只记得一次正义行动。

大公夫人 一个调子！你同他一个调子。一提起正义，所有男人都是一个腔调。他常说："这是正义的！"于是谁也不能讲话了。也许是他弄错了，也许是你弄错……

卡利亚耶夫 他体现了最大的非正义，几个世纪以来使俄国人民痛苦呻吟的非正义。他得以享受特权，不过是这个原因。即便我错怪了，牢房和死亡就是我的报应。

大公夫人 对，你受折磨。而他呢，却被你杀害了。

卡利亚耶夫 他不意骤然身亡。这样死不算什么。

大公夫人 不算什么？（声音更低）是这样。你立刻被押走了。好象你在警察中间还讲演了。我明白。这可以支撑你。我呢，几秒钟之后就赶到了。我看见了，把能拾起的残骸都放到担架上。多少血啊！（停顿）当时我穿一条白裙子……

卡利亚耶夫 住口。

大公夫人 为什么？我讲的是事实。死之前两小时他干什么了，你知道吗？他躺在沙发椅上，双

脚搭在一张椅子上……象往常一样……在残忍的黄昏，他睡觉了，而你，你却在等待他……(哭)现在，帮帮我吧。

〔卡利亚耶夫态度僵硬，步步后退。

大公夫人 你年轻，心肠不会坏的。

卡利亚耶夫 我没有青春。

大公夫人 为什么这样僵硬？你从来不可怜自己？

卡利亚耶夫 从来不。

大公夫人 你错了。这有安慰作用。我呀，我现在只可怜自己了。(停顿) 我难过。不应当放过我，应当把我同他一起炸死。

卡利亚耶夫 我姑息的不是您，而是同您在一起的孩子。

大公夫人 我知道。我不大喜爱他们。那是大公的侄儿侄女。他们不是跟自己的叔父一样有罪吗？

卡利亚耶夫 不对。

大公夫人 你认识他们吗？我侄女心肠不好，不肯把施舍亲手给穷人，怕碰着他们。这不是没有正义感吗？她不是正义的。大公至少还喜爱农民。他同他们一起喝酒。你却把他杀害了。毫无疑问，你也不是正义的。大地空无一人。

卡利亚耶夫 这是枉费心机。您极力使我放松力量，使我陷入绝望。您不会得逞。走开吧。

大公夫人 你不愿意和我祈祷吗，不愿意痛悔吗？那

我们就不孤单了。

卡利亚耶夫　让我准备死吧。我不死，就成为杀人凶手了。

大公夫人　（站起来）死？你想死？不行。（极其冲动地走向卡利亚耶夫）你必须活下去，并承认是杀人凶手。你不是把他杀害了吗？要由上帝来替你辩护。

卡利亚耶夫　哪个上帝，我的还是您的？

大公夫人　尊奉上帝的教会的上帝。

卡利亚耶夫　这里用不着那个教会。

大公夫人　可它侍奉的主人，也曾蹲过监狱。

卡利亚耶夫　时代变了，那个教会在它主人的衣钵中有过选择。

大公夫人　选择，你这指什么？

卡利亚耶夫　它把恩典留给自己，让我们去行善。

大公夫人　我们，谁？

卡利亚耶夫　（喊）所有被你们绞死的人。

〔冷场。

大公夫人　（轻轻地）我不是您的仇敌。

卡利亚耶夫　（惨痛地）您是我的仇敌，您的族类、您的集团的所有人，都是我的仇敌。有一种事情比犯罪还要卑鄙，就是迫使不会犯罪的人犯罪。瞧瞧我。我可以断然告诉您，我生来不适于杀人。

大公夫人　同我讲话不要象对待仇人那样。瞧。（走

过去关上门）我完全信赖您。(哭)鲜血把们我隔开。然而，您可以在上帝那里，就在不幸的地点同我会面。至少和我祈祷吧。

卡利亚耶夫　我拒绝。(朝她走去)我对您只有同情之感，您刚刚打动了我的心。现在您会理解我，因为我对您不再有丝毫隐瞒。我不指望同上帝相会了。但是，我死的时候，将准时去赴同我热爱的人的约会；他们是我的兄弟，此刻正想念我。祈祷无异于背叛他们。

大公夫人　您要说什么？

卡利亚耶夫　(亢奋地)没什么，只是说我会幸福的。还要长期斗争，我必须挺住，我能坚持下去。不过，等到宣布判决，准备执刑的时候，我站在绞刑架下，就会掉头离开你们，离开这个丑恶的世界，我将沉醉于充满心中的爱。

大公夫人　远离上帝就谈不上爱。

卡利亚耶夫　不然。对人的爱。

大公夫人　人是卑鄙的。除了毁灭人或者饶恕人，还能做什么呢？

卡利亚耶夫　同归于尽。

大公夫人　人都是独自死去。他就是单独死的。

卡利亚耶夫　(惨痛地)同归于尽！今天相爱的人要想相聚，必须同死。非正义使人离异、耻辱、痛苦，对别人的危害、罪恶，都使人离异。生活就是受刑，既然生活使人离异。

大公夫人　上帝使人团聚。

卡利亚耶夫　那不是在大地上。我的约会是在大地。

大公夫人　这是狗的约会，它们鼻子贴地，嗅个不停，总是失望。

卡利亚耶夫（转向窗户）我不久就会知道了。（停顿）但是，两个放弃一切欢乐的人，除了痛苦的约会不能定别的约会，现在不就可以想象他们在痛苦相爱吗？（凝视大公夫人）现在不就可以想象，同一条绳索会把这两个人系在一起吗？

大公夫人　哪有这种可怕的爱？

卡利亚耶夫　您和您的一伙人，向来不准我们有别种爱。

大公夫人　我也爱您杀害的那个人。

卡利亚耶夫　我理解。正因为如此，我原谅您和您的一伙人对我的伤害。（停顿）现在，您离开吧。

〔长时间冷场。

大公夫人　（重新站起来）我走。其实，我来这里，是要指引您回到上帝身边。现在我明白了，您要自行审判，自救。这您办不到。如果您活着，上帝可以办到。我将请求宽恕您。

卡利亚耶夫　求求您，不要那样做。让我死吧，否则，我会恨死您了。

大公夫人　（站在门口）我向人和上帝请求宽恕您。

卡利亚耶夫 不行，不行，我不准您那样干。

〔他跑到门口，猛然撞见斯库拉托夫。卡利亚耶夫退了几步，闭上眼睛。冷场。他重新睁眼看斯库拉托夫。

卡利亚耶夫 刚才我就需要您。

斯库拉托夫 您瞧见我高兴极了。为什么需要我呀？

卡利亚耶夫 我需要重新鄙视。

斯库拉托夫 可惜。我是来听答复的。

卡利亚耶夫 现在您得到答复了。

斯库拉托夫 （改变口语）没有，我还没有得到。请听仔细。我成全这次同大公夫人的会面，是要明天在报上发消息。除了一点，整个过程将如实报道，但指出您翻悔了。您的同志会想您出卖了他们

卡利亚耶夫 （平静地）他们不会相信。

斯库拉托夫 只要您供认，我就不发这样消息。您有一夜时间作决定。

〔他朝牢门走去。

卡利亚耶夫 （更有力地）他们不会相信。

斯库拉托夫 （转身）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干过错事？

卡利亚耶夫 您不了解他们的爱。

斯库拉托夫 对。不过，我知道人不能一整夜坚信友谊，没有一分钟动摇。我等待动摇。（走出四

室，关上门）您不必着急，我有耐心。

〔二人对面站着。〕

——幕　落

第 五 幕

另一套房间，但风格相同　一周之后　夜晚

〔冷场。多拉来回踱步。

安南科夫　歇一歇，多拉。

多拉　我感到冷。

安南科夫　过来躺一躺，盖上点儿。

多拉　（一直踱步）夜真长。我太冷了，波里斯。

〔有人敲门，先一下，后两下。

〔安南科夫去开门。斯切潘与乌瓦诺夫上。乌瓦诺夫走向多拉，拥抱她。她紧紧搂住他。

多拉　阿列克赛！

斯切潘　奥尔洛夫说，可能就在今天夜里。凡是不值勤的下级军官都召集起来。这样，到时候他会在现场。

安南科夫　你到哪儿同他见面？

斯切潘　他在索菲斯卡娅大街饭店等我们，等我和乌瓦诺夫。

多拉 （精疲力竭，已经坐下）就是今天夜里了，波里斯。

安南科夫 还有希望，要由沙皇决定。

斯切潘 如果雅奈克请求宽赦，那就由沙皇决定。

多拉 他没有提出请求。

斯切潘 要不是为了得到宽赦，他为什么见大公夫人呢？大公夫人让人到处讲他翻悔了。如何了解事实真相呢？

多拉 我们知道他在法庭上讲的，以及他给我们的信上说的。雅奈克不是说，他可惜只有一条命可抛出去，作为向专制的挑战吗？讲过这样话的人，能乞求赦免，能翻悔吗？不能，他视死如归，原来如此，现在也如此。他的事迹是不容否认的。

斯切潘 他不该见大公夫人。

多拉 该与不该，要由他自己判断。

斯切潘 照规矩，他不应当见。

多拉 我们的规矩是杀人，仅此而已。现在，他自由了，他终于自由了。

斯切潘 还没有。

多拉 他自由了。临死的时候，他有权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因为，他要死了，你们高兴吧！

安南科夫 多拉！

多拉 就是。如果他被赦免，你们该多么得意啊！那就证明大公夫人说得对，是不是，证明他悔罪

了，背叛了。如果他死了，那正相反，你们就会相信他，还能爱他。（她注视众人）你们的爱要价很高。

乌瓦诺夫 （走向多拉）不对，多拉，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多拉 （来回踱步）对……也许……原谅我。可是，归根到底，争这些又有什么用！反正今天夜里，我们就要知道……唉！可怜的阿列克赛，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乌瓦诺夫 接替他。读到他的辩词，我流下眼泪，也感到自豪。当我读到："我的死，就是对充满血泪的世界的最后抗议……"我浑身颤抖起来。

多拉 充满血泪的世界……他讲过这话，是的。

乌瓦诺夫 他讲过……啊，多拉，多大的勇气啊！还有最后，他高呼："如果说我站在人类的高度抗议暴力，那就让死亡给我的事业冠以思想的纯洁吧。"于是，我决定来了。

多拉 （双手抱住脑袋）的确，他追求纯洁。然而，那是多么可怕的荣冠啊！

乌瓦诺夫 不要哭，多拉。他要求谁也不要为他的死哭泣。唔，现在，我完全理解他了。我不能怀疑他。我痛苦过，因为那时我怯懦。后来，我在梯夫利斯投了炸弹。现在，我同雅奈克没有差别。我一听到他判处死刑，就只有一个念头：接替他的位置，既然我未能在他身边。

多拉 今天晚上，谁能接替他的位置！他将孤单一人，阿列克赛。

乌瓦诺夫 我们要以自豪感支持他，同时，他做出榜样支持我们。不要哭。

多拉 瞧，我的眼睛是干的。不过，兄弟，哦，不，我再也不能自豪了！

斯切潘 多拉，不要把我看得太糟。我祝愿雅奈克保住性命。我们需要他那样的人。

多拉 他可没这种愿望。而且，我们只能希望他死。

安南科夫 你疯了！

多拉 我们只能这样希望。我了解他的心。他死了才会心安。对呀，让他死吧！（声音更低）但让他快些死。

斯切潘 我去了，波里斯。走，阿列克赛，奥尔洛夫等我们呢。

安南科夫 好吧，快点儿回来。

〔斯切潘和乌瓦诺夫朝房门走去。斯切潘朝多拉那边望望。

斯切潘 我们去了解一下。照看她点儿。

〔多拉呆在窗口。安南科夫注视她。

多拉 死亡！绞架！又是死亡！噢！波里斯！

安南科夫 对，小妹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多拉 不要这样讲。如果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亡，那我们就没有走在正路上。正路就是通向生活、通向太阳之路。人不能总是冻得瑟瑟发抖……

安南科夫 那条路也通向生活。是别人的生活。俄罗斯将生活，我们的子孙将生活。记住雅奈克说的话:“俄罗斯将是美好的。”

多拉 别人、我们子孙……对。然而雅奈克关在监狱，绳索又冰冷。他要死去，也许已经死了，好让别人生活。噢！波里斯，如果别人也活不了呢？如果他白白死去呢？

安南科夫 住口。

〔冷场。

多拉 真冷，可是已到春天了。监狱院内有树，我知道。他一定看见了。

安南科夫 等着听消息吧。不要这样发抖。

多拉 我冷极了，就象已经死了一样。(停顿)这一切使我们老得特别快。我们再也不会成为孩子了，波里斯。一旦杀人，童年便逃逝。我投掷炸弹，喏，转瞬间，整整一生就流逝。对，从今以后，我们可以死了。我们走完了生途。

安南科夫 那我们也要象人一样，在斗争中死去。

多拉 你们走得太快了，已经不成其为人了。

安南科夫 不幸与苦难进展得也非常快。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耐心与成熟的位置了。俄罗斯步履匆匆。

多拉 我知道。我们承担起人世的不幸。他也承担过。多大的勇气啊！不过，我有时心里想，正是这种骄傲将受到惩罚。

安南科夫　为了这种骄傲，我们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谁也不可能走得更远了。我们有权骄傲。

多拉　我们就这样有把握，谁也不可能走得更远吗？有时，我听斯切潘说话，不禁毛骨悚然。也许再来别的人，他们命令我们杀人，自己却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安南科夫　那就是怯懦，多拉。

多拉　天晓得？也许那就是正义。而且再也没人敢正面看它了。

安南科夫　多拉！

〔多拉默然。

安南科夫　难道你动摇了？你完全变了。

多拉　我冷。我想他，他为了不显得害怕，一定挺住不颤抖。

安南科夫　你不再同我们一起了？

多拉　（扑到他身上）啊，波里斯，我和你们在一起。我要走到底。我仇恨专制政权，也知道我们别无他法。然后，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作出这种选择，却怀着忧伤的心情坚持。这就是差别。我们是囚徒。

安南科夫　全俄罗斯都在监狱里。我们要炸飞监狱的围墙。

多拉　只要让我去投炸弹，你就会看到。就是走在火海里，我的脚步也会平稳如初。有了矛盾，死比生容易，容易千百倍。你爱过吗，真的爱过吗，

波里斯?

安南科夫　爱过，很久了，都想不起来了。

多拉　多长时间了?

安南科夫　四年。

多拉　你领导这个组织有几年了?

安南科夫　四年(停顿)现在，我爱的是组织。

多拉　(走向窗口)爱，对，可是被人爱!……不行，应当前进。自己想停下。走啊! 走啊! 自己想伸出双臂，随心所欲。可是，肮脏的非正义象胶一样粘住我们。走啊! 我们命里注定要比自身伟大。人、面孔，这就是人想爱的。宁要爱而不要正义! 不行，应当前进。前进啊，多拉! 前进啊，雅奈克! (哭)可是他，已经快到目的地。

安南科夫　(搂住多拉)他会被赦免的。

多拉　(凝视他)你知道不可能，你也知道不必要。

〔安南科夫移开目光。

多拉　也许他已经到了院子。他一出现，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但愿他不感觉冷。波里斯，你知道怎样绞死人吗?

安南科夫　在绞索的一端。别说了，多拉!

多拉　(不假思索地)刽子手跳到肩膀上。脖子格格响。这不可怕吗?

安南科夫　可怕，在某种意义上。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是幸福。

多拉　幸福?

安南科夫 临死感到一个人的手。

〔多拉扑到一张沙发椅上。

〔冷场。

安南科夫 多拉，完事应当离开，我们去休息一下。

多拉 （失去常态）离开？和谁？

安南科夫 和我，多拉。

多拉 （凝视他）离开！（转向窗户）天亮了。可以肯定，雅奈克已经死了。

安南科夫 我是你的兄弟。

多拉 对，你是我的兄弟，你们全是我热爱的兄弟。（传来雨声。天渐大亮。多拉低声说话）可是手足之情，有时是多么可怕的情趣啊！

〔有人敲门。乌瓦诺夫和斯切潘上。所有人伫立不动，多拉身子摇晃，显然竭力支撑住。

斯切潘 （低声地）雅奈克没有背叛。

安南科夫 奥尔洛夫看到了？

斯切潘 看到了。

多拉 （坚定地走上前）坐下，讲一讲。

斯切潘 何必呢？

多拉 从头至尾讲一讲。我有权了解。我要求你叙述。详详细细。

斯切潘 我办不到。再说，现在应该走了。

多拉 不行，你得讲。什么时候通知他的？

斯切潘 晚上十点钟。

多拉 什么时候绞死的？

斯切潘　凌晨两点。

多拉　隔了四个钟头，他等待了？

斯切潘　对，一句话没讲。接着急转直下。现在，已经结束。

多拉　四个钟头没讲话？等一等。他衣着怎么样？穿大衣了吗？

斯切潘　没有。他一身黑衣裳，没穿大衣，但是戴一顶黑毡帽。

多拉　天气怎么样？

斯切潘　夜很黑，雪很肮，雨一浇又化作粘泥。

多拉　他发抖了吗？

斯切潘　没有。

多拉　奥尔洛夫同他的目光相遇了吗？

斯切潘　没有。

多拉　他看什么？

斯切潘　奥尔洛夫说他看所有人，又视而不见。

多拉　后来呢，后来呢？

斯切潘　行了，多拉。

多拉　不行，我要了解。他的死亡至少属于我。

斯切潘　有人向他宣读判决书。

多拉　那工夫，他干什么呢？

斯切潘　什么也没干。只有一次，他摆了摆小腿，好把溅在鞋上的一点儿泥甩掉。

多拉　（双手抱住脑袋）一点儿泥！

安南科夫　（突如其来地）你怎么知道？

〔斯切潘默然。

安南科夫 你全向奥尔洛夫打听了？为什么？

斯切潘 （移开目光）雅奈克和我之间有过问题。

安南科夫 什么问题？

斯切潘 我嫉妒过他。

多拉 后来呢，斯切潘，后来呢？

斯切潘 弗洛兰斯基神父走上前，递给他耶稣受难像。他拒绝吻像，并且声明："我对你们说过，我已经同生活一刀两断，现在要同死亡清帐。"

多拉 他的声音怎么样？

斯切潘 同平时完全一样，但不象你们所熟识的那样激烈急促。

多拉 他的神情幸福吗？

安南科夫 你疯了？

多拉 是的，是的，我确信，他的神情一定幸福。他拒绝了生活中的幸福，以便义无返顾，甘愿牺牲，要是没有同时得到幸福和死亡，那就太不公正了。他神态安祥，稳步走向绞架，对不对？

斯切潘 他走上前。当时，河上有人拉手风琴唱歌。还有狗叫。

多拉 于是他登上去……

斯切潘 他登上去，消失在夜色中，只隐约看见刽子手把他整个裹起来的布。

多拉 后来呢，后来呢……

斯切潘 只听见沉闷的声音。

多拉　沉闷的声音。雅奈克！后来呢……

〔斯切潘默然。

多拉　（粗暴地）后来呢，问你哪。（斯切潘沉默不语）说呀，阿列克赛，后来呢？

乌瓦诺夫　骇人的一声响。

多拉　哎哟。（扑到墙上。）

〔斯切潘扭过头去。安南科夫默默哭泣。多拉转过身，靠墙注视他们。

多拉　（声音改变，失去常态）不要哭。唉，唉，你们不要哭！要知道，这是杀身成仁的日子。此刻有种东西飞升，就是为我们所有起义者作出的证明：雅奈克不再是杀人凶手。骇人的一声响！只需骇人的一声响，他就恢复童年的快乐。你们还记得他的笑容吗？有时，他无缘无故就笑起来。他多年轻啊！现在，他一定在笑。他脸伏在地上，一定在笑！

〔她走向安南科夫。

多拉　波里斯，你是我兄弟吧？你说过要帮助我吧？

安南科夫　对。

多拉　那好，答应我一件事。把炸弹给我。

〔安南科夫凝视她。

多拉　对，下次，我要投弹。我要第一个投弹。

安南科夫　你非常清楚，我们不愿意让妇女站在前排。

多拉　（一声喊叫）现在我还是女人吗？

〔众人看他。冷场。

乌瓦诺夫　（轻轻地）同意吧，波里斯。

斯切潘　对，同意吧。

安南科夫　本来轮到你了，斯切潘。

斯切潘　（凝视多拉）同意吧。现在，她十分象我。

多拉　你给我了，对不对？我要投出去。然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

安南科夫　好吧，多拉。

多拉　（哭泣）雅奈克！一个寒冷的夜晚，同一根绞索。现在，一切都更容易了。

——幕　落

——剧　终

作者简介

李玉民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维多蒙镇的一个农业工人家庭，祖籍是法国阿尔萨斯，母亲是西班牙人。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其时加缪年仅一岁；孤儿寡母迁至阿尔及尔的贫民区艰难度日。加缪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受到系统教育，在阿尔及尔大学专修哲学，获学士学位。十七岁得了肺结核，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他后来未能参加教师衔级考试，丧失了在大学执教的希望。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不久，加缪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一九三四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在穆斯林居民区从事宣传工作，一九三五年，因法共改变了对阿拉伯人的政策而退党。他组建"劳动剧团"，免费为群众演出。一九三七年，他成为《阿尔及利亚共和报》记者，写了不少抨击政府和法律的文章，揭露殖民统治与压迫。同年五月，发表

散文集《反与正》，追述童年生活，其中贫穷与欢乐的对立，成为他后来创作的基本源泉。一九三九年发表《婚礼集》，以浓郁的抒情笔调，讴歌人与大自然的结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缪担任新创办的《共和晚报》的主编，撰文揭露反动派之间的战争；因拒绝新闻检查，触怒当局，一九四〇年《共和晚报》被封，他不得不到法国本土，在《巴黎晚报》社谋个位置。此后又失业，他回到奥兰，致力创作，完成《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和《卡利古拉》，并开始酝酿长篇小说《鼠疫》。一九四一年，他参加抵抗运动，在法国北方解放运动的"战斗"组织中负责情报和地下报纸。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相继出版，加缪遂一举成名。次年，他担任了《战斗报》驻全国抵抗运动的代表。巴黎解放后，他成为《战斗报》主编之一，撰写许多社论，主张实行政治经济改革，要求在殖民地实行民主。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他陆续发表《鼠疫》、《戒严》、《正义者》和《反抗者》。《反抗者》的发表，在加缪和萨特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导致二人关系的彻底破裂。此后，加缪渐渐不过问政治问题，埋头创作，一九五五年回到新闻界，出任《快报》独立记者；次年发表中篇小说《堕落》，后又发表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和几部改编的剧本。

一九五七年十月，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

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加缪不幸遭车祸，盛年丧生。